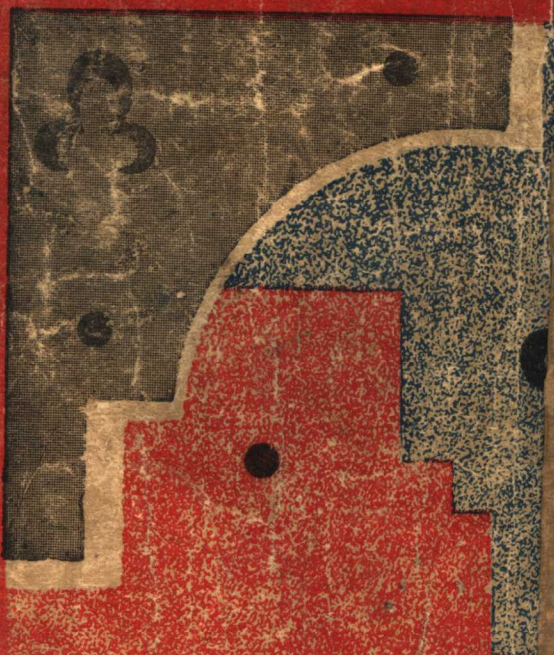


伍 蠡 甫

伍 蠡 甫



BY PEARL S. BUCK

版 出 局 書 明 黎

B
9
2
2

編 續 之 地 福

們 子 兒

S O N S

BY PEARL S. BUCK

譯 甫 蠡 伍

版 出 兩 書 明 黎 海 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再版發行

不 翻
黎 書
明 局
准 印

實價二元二角

(外埠郵費不折) (實價不折)

分發行所

北平 佩文齋書店
南京 中南書莊
開封 豫都文書莊
安慶 景文書局
成都 普益書局

廣州 濟南書局
保定 西定書局
南京 西定書局

共和書局
東方書社
直隸書局
大東書局

天津 會友書局
杭州 武林書房
南昌 掃葉山房
重慶 北新書局
無錫 大同書局

福地之
續編
兒子們

著者 P. S. Buck

譯者 伍蠡甫

出版者 黎明書局

發行者 徐毓源

總發行所 黎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
中市二五四號

謹以這譯本贈與
人海中的知己

一九三二，一一・三。

福地的提綱

耕着一塊薄田的江北農民王龍，娶了城裏黃公館丫頭阿蘭，生下三個兒子，一個啞女兒。夫妻努力耕作，維持着艱苦的生存。一年，旱荒鬧得兇，王龍帶着全家，逃到江南一大城，在那裏，丈夫拉車，女人，孩子討飯吃。不久，城裏發生暴動，王龍擠在羣衆裏，混進一個闖人家的，拿了許多財寶。於是，一家又同故鄉來，重整旗鼓，勤勤懇懇地經營，收買那日在沒落中的黃家的地，先後建了許多新房子，——王公館終於取得以前黃公館的地位而更上之了。王龍飽食暖衣，不免逸居無傲，討茶家娼妓荷花做妾，絲毫不曾引起和順驚人的阿蘭的反感。等到阿蘭平平穩穩地死過了，王龍又弄到婢女梨花做小星。不過，這梨花却同時被王龍的小兒子——王老虎。兒子們主角的王老虎——看上了；小兒子一氣，就脫離家庭，南下投軍。王龍倒也不在意，因為他起身田間，福氣在田間，世上最可保貴的，不是兒子，而是田。雖然他還有兩個兒子在身邊，他們也和他一天天地隔得遠，大的是個不能守家的闖公子，二的却巴巴結結地做了一個刻薄寡恩的闊人。而王龍只想他能用這貴田主義支配着他們。他在奄奄一息時，還說田是福地，千萬賣不得，如果一賣，王家就算一切都完了。全齊東東在：

「爹爹請放心。我們決不會賣掉這些地。」兩個兒子輪流地安慰他。然而，在老人的頭上，兩人互相望着的笑容露了出來。

自從今年春天，譯述巴克夫人的福地，很簡略地批評它，我常在熱望中等着讀者的話語。結果，有幾位朋友忠告我，使我很心折，他們大概是說：

『你的譯文節略得太多了，不能使讀者欣賞原書那些小中現大的關節，雖然你的全文是一氣串貫，不會損及一切的完整。』

『你批評的立場還不是目下能夠取得一般信任的。並且你那些話如想博得大家的了解，也應說得更加詳細些。然而，就一般情形論，文學和社會科學還屬兩個營陣，物觀的文學批評之在今日，不啻強着看小說消遣的人，去念

他所最覺枯燥的理論文，怎會引起他的興趣呢？
還有一位非常真摯地講：

「譯文看看倒嚙哈，一篇批評格末叫做討厭哉！」

我仔細一想，搖着筆桿子的人本來就是一種高等乞丐，不過乞丐也有自己的主張，何必跟在他後面走。這自然也是因為所謂個性畢竟還能作用在今日，我又怎能不被其同化呢？但是取得了了解，終屬一切文章的目的，我幾位朋友的忠告是了解的標準，所以我終於全部採納了。

今年秋天又有機會譯巴克夫人的兒子們——她的福地的續編，也就是又有機會好做一篇批評了，尤其是採納許多美意去做一篇批評了。於是我決定我譯評的新態度：

少刪原文，

少用術語，

少說學者們頭巾氣味的話，

少使讀者思想超離現實太遠。

這四『少』的文字，究竟能否得到讀者同情，而高興進一步地了解我，那或者還須要等巴克夫人的孫子們（？）曾孫們（？）出版後，我是否還有勇氣再去譯評罷？最近我已被人罵做是太過時髦了，然而我却以為在一時代下，何事不是時髦？矯同立異，甚至於挽救頹風又何嘗不是一種時髦呢？

二

如果看水滸傳只是念念不忘於西門慶怎樣私弄潘金蓮，讀了紅樓夢單單愛那悼紅軒原本的卷之六，這好像支解兩部大書，單單嚼了它們小小的斷片。兒子們自然不比水滸、紅樓的偉大，它確把捉了現代中國的幾個剖面，描寫之而又渲染之，在錯綜裏表現中心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辨的。

了解作者的意識，了解作者所描寫的時代，要算讀者的兩樁要務。讀者如果不曾認識作家，無從批評作家意識中的一個時代，一種人生，他便不成其為讀者了。不過，前一種了解，常存於模糊的影子裏。因為作家的眼鏡總有顏色的，創造社會的作家或許是灰白，左翼作家或許是淺紅，普魯作家或許是深紅，第三種人的作

家或許是昏黃的柳綠，要不先認清眼鏡的顏色，那末你先就沒有通過作家設置的兩扇反光玻璃門，你又何從窺見門後一切呢？第一種了解好像是比第二種了解重要些，不過要有第一種了解，還須從第二種上去尋找。時代通過作家意識，造成他眼鏡的顏色，作家戴着不同的眼鏡，分別表現時代的各方面。讀者必歸納一篇作品的中心，尋出它所表現的時代，進而窺見作者意識的主相，和作者眼鏡的顏色，以完成讀者的認識工作。此後讀者如果再有所思，那便涉入批評的園地了。哥德說：『批評困難，機會不長在，』——他暗示了人生意義乃在批評。批評確立人生的行徑，指示人生的路向，但是人生為億萬利那的總和，每一利那都賜給我們批評人生的機會。機會愈多，我們辜負這機會的也愈多。所以要把捉這稍縱即逝的機會，抑即一去不再來的機會，去估量在這一利那間的生存的確是樁難事了。然

而譯者却不敢放棄自身所兼有的讀者的任務，要想認識巴克夫人的內心，更想捉住這不長在的機會，嘗試批評的困難——批評兒子們所再現的人生的困難。於是我寫了下面一篇話。

三

兒子們的作者是位美國太太。他的丈夫巴克先生，聽說是金陵大學的農科主任。他們二位久住在中國，深切了解中國農村狀態。因東西風、青年革命、家福地以及兒子們而成了名作家的巴克夫人的眼鏡的顏色，是要依仿上述的程序，才好推測其大概。不過一般外國人用副白色眼鏡觀察中國人，這已是今日稍具智

識者所能直道其所以，因此巴克夫人的眼鏡問題，倒也不仿先此武斷一下子，因為在讀者這已成公開的祕密吧！

現在且說兒子們所表現的時代。所謂時代的內涵本是社會上層建築的總和，但是在小說裏，爲了反應之力端在對象的單純化，所以兒子們只道着中國社會的幾樁主相，便算表現了中國的某一時代。

據她描寫的中國的時代，還保持着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老子要管兒子，兒子要管孫子，丈夫要管妻子，姨太太有時又可管丈夫。本來，管或是維持社會秩序所必需，所謂道德者，能夠幸免淪亡，全虧它的大力。但是大家現在所最不輕易放棄的自由、個性發揮一類的東西，都又因這一管，就被管得站不住；不過站不住的，一定要站得住，於是乎管和被管起了衝突，演成鬥爭的長篇傑作；終於把人不時

高舉着的一塊文明招牌，結實地打一拳，使它也站立不住了。

換句話，兒子們是代表中國現代的威權的多方作用。不過一個問題或許會接着就盤旋於我們的腦海裏——管既然有利又有弊，那末利是誰的利？弊是誰的弊？去了弊保持着利，那利是否就是我們共享的利呢？翻完了兒子們，覺得這是在巴克夫人的中國觀裏，最爲當前的問題，縱使她未必這般想。

外國人管着中國人。在中國，他們的威風和我們的畏縮，都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們很多這樣想：風紀不墜，也就是因爲有人管理着我們，很像本書太平洋裏的酒保，聽得中國已經多年沒有皇帝了，急得要死似地說：『那末，誰在管着我們呢？』不過，事實上管得住我們的人，却又被洋人管住了。這既是萬難否認的，所以推論起來，洋人就構成我們最高無上的統治層了。中國人雖然是世界上最不

堪的一種人，但是中國人的生命畢竟還算是生命，中國人不能禁止着自己不愛自己的一條老命或一條小命。所以，歷來內戰，最近的九一八、一二八，以及將來的什麼「八」，中國人常不能不逃到洋人的名非實是領土裏，受着他們的保護，也就是受着他們的治理。在愛國的名兒上，這治理固然也是萬分難堪的，但中國人的命畢竟保住了，雖然這保命之責，原屬中華民國代表民意的最高機關的。

然而，這許多成爲莫能否認的事實，在描寫當代中國的兒子們裏，却不會被巴克夫人提到一個字。她只運用非常的氣力，描寫中國老子怎樣管兒子，兒子怎樣管孫子，丈夫怎樣管妻子，姨太太怎樣掉過頭來又能管丈夫。（軍隊的管制詳後）巴克夫人既有井然的系列，何以却把這最高一列——中國的太上皇，抹殺得乾乾淨淨呢？這理由，譯者不敢瞎猜想，不過，如果猜想的話，或是因爲巴克夫人

在中國住久了，和中國人有相當的感情，所以不能不顧到我們所素來尊重的面子之故吧！然而，也就是在此一層上，作者的眼鏡問題，已找到答案了。

現在，且遵守本書的範圍，撇開洋人，單說作者所描寫的中國的一個時代。

四

老虎的爸爸王龍，王龍的爸爸王老頭兒，站在王氏的血脈上，是不是一個聽從一個呢？王龍要進城領娶阿蘭了，還得抑制住自己心裏幾乎不能抑制的火，慢慢替王老頭兒做完清早的功課，才敢進城去。然而，讀者或許還沒有忘記王龍的

火，雖自有了阿蘭，漸漸消滅，但在茶館上遇到荷花，這火重又燒燃了。當這二次熱中時，縱然王老頭兒還不甘放棄他老人家那管的職權，却只敢在院子裏喊了幾聲『野鷄！』並且這幾喊究竟沒用處，因為王龍已不再聽從他的管治了。

不過，等到王龍年紀也大了，他雖也曾幾度違背過老父，却要兒子們王大、王二、王三聽從他的話。他就是到了氣息奄奄的時候，還是這樣講：『一家人家到了末了才賣地——我們從地裏出來——我們一定也得回到地裏去——你們如果守住這塊地，你們才活得了——誰也不能搶掉你們這塊地——』

但是王龍的兒子們却也像王龍納着小星時，一樣地不遵父命。他們把這王龍畢生血汗的結晶——地，幾乎都賣完。同時，他們三位又各人有管理自己的兒子的——王龍的孫子的興致；王大要兒子永遠在身邊，王二要兒子永遠在店裏，

王三要兒子永遠在軍隊裏。然而，這再小一輩的兒子們也是像王大、王二、王三一樣地不聽管；王大的兒子鬧着要投軍，王二的兒子偷着要穿好衣服，學他的大堂兄，王三的兒子更利害，竟想老死在田裏。

年紀小聽人管，年紀大要管人，這表現威權的兩面。管是約制，聽管是受制；沒有主制，便無被制，沒有被制，便也沒有主制。威權的作用是成立在這相對的二極上。羽毛不豐滿，不可以高飛，只得被制於在上的威權，羽毛豐滿了，一飛就想從被制飛到主制上。王氏三代寫真裏，這一脈相承的威權——老子的威權，抑即因為自己有了兒子，兒子總有一天不能不升格做老子，自己的兒子再有了兒子，自己的兒子更不能不立刻升格做老子，而自己便須退為太上老子——這依次遞傳於三代間的老子威權，可算交織兒子們的主幹。而且威權總是獨占一時的勢力。

所以父輩、子輩以及子輩、孫輩間，在格的降升上，對於故日的依戀，和對於當前的希冀，把持，適足形成兩種對立的意識，其勢遂不能不衝突。歷史的大輪，常被衝突，矛盾所推動，於是一部王家史，也便以威權傳遞與衝突，為中心表演了。

五

現在且講兒子們的主人翁王老虎。他在本書裏，可算意志最強的一個。他的威權思想，深刻得驚人，他用時而強硬，時而溫和的手腕，實現他的意志，攫奪，和保持他的威權——他所表現的，已遠遠超過一般老子所需要——在戰爭的逐步進程中，戰爭雖有各種動機，擴大到為了全人社會福利的都叫做戰爭，然而老虎

却除個人的目的外，便一無其他了。父家長制下，一個男子的威權是要擴大到非常驚人的地步的，老虎可以做爲很好的代表。他如此醉心於個人發展，他甚至急得說出這種駭人話：『王龍要是不早死，我可趕不上我的得意的日子了！』他估着豹的地位後，所日常惴惴的，只是這地位的消失，尤其是這地位的停而不進。他以爲澈底幹一下，只有永遠把他已捨得的一切——世上如果有萬壽無疆的老子，那固然是最好，不然也須退而思其次，那末，老子死後，老子的威權應由兒子負責保持着，使這隸屬於老子王老虎的一切威權，決不轉到兒子以外的人的手裏去。

因此兒子在他是必要的。他說：『誰的血會比兒子的血更要忠於任何的個人呢？』但是兒子不是從天而降的，所以老虎不能不借用女人了。在他眼裏，女人

的使命，就是替男人生下幾個忠心耿耿的兒子。

等到兒子養出來，老虎所以爲兒子，亦即所以爲自己的，可算無微不至。他對兒子竟表現種種癡態，他要兒子永遠不脫他的勢力圈，於是他把兒子和兒子的母親隔離開，又和自己的女兒隔離開。他爲此，更把女兒送到學校裏，使兒子無從親近任何人，除了老子他自己。兒子小的時候，不能立刻担負老虎所假定的使命，於是老虎日在癡想，想兒子能夠一天長了好幾歲。兒子真地長大了，不久就要脫離他，老虎便又想兒子還是長得慢些好。他爲了兒子，實行他的誓師詞。他爲了兒子，更冒着絕大危險，槍斃那要求改良膳食的六代表。他爲了兒子，濃眉常鎖住。但是兒子除了兒子外，畢竟也還是個人，他也有他的意志，他更有形成威權觀念的權利，所以一朝南去，兒子就變節，穿了敵人的軍裝，回來見老子。向日如此當心

兒子的老子，竟收回一切溺愛，抽出豹的刀，要把兒子殺死了。他以前一度計畫着要讓兒子學出本領後，就做他的職位，他自己退隱了，却他的暮年。然而這畢竟是他的變態心理，在這抽刀的當口，一齊消滅了。老虎的矛盾是父子間——從死下地下的王龍看來，便是子孫間——威權衝突的一大表現。老虎以前是爲了持續自我威權，才愛兒子的，現在兒子既然不足以負軍閥的大業，甚且就在今生裏，都要和他對立起來了，他又何必再愛兒子呢？不過巴克夫人在最緊張的時候，忽地把筆尖轉向，使老虎到底下不了這毒手，只自己承認：『我太軟弱了，不配做軍閥。』然而作者至少已經暗示軍閥的代價——凡不能忍心殺兒子，便做不到真軍閥。但是事實上，軍閥是很多的，何嘗只活在中國，他們未必只限於宰殺骨肉而後成功，那末巴克夫人當然是用着某種的 *Metaphor* 了。

還有，老虎或者恐怕自己雖有好身手，而和他合作生子的對方，却是一個低能兒。所以他同時接受王大、王二的盛情，娶了兩位夫人。那位文乎文乎的不幸竟

是低能兒，她竟養了一個女兒。女兒是消費的，但在老虎也還有她的用處。她可以犧牲身體，給爸爸拉上一門闊親家，高抬爸爸的地位，她的功績也就等於幫着爸爸打了許多回數的內戰。只可惜巴克夫人或許又是爲了同情於中國人——中國婦女界裏一位王小姐，不會寫出她的歸宿於這篇小說中，使我們對着這見首不見尾的神龍式的小姐，常是悶悶的。

六

這威權的意識確是根深蒂固，它還作用在男女關係間。女子的美德，以受制於男子威權爲主相，可是這美德的代價也不輕，得抹殺了一切自我，才能實現，所以，不是個個女子都具有，本書女角雖然不算少，却只有梨花獨擅此種美。她小時幸免老虎的吞嚙，才得配夫王龍。她受王龍威權之制約，真覺恩深似海，無從報答，她那裏還敢以女子愛男子的愛去愛王龍呢？她只能學着一個叫化子對於施主的大慈悲所表示的虔敬，而出之以感泣涕零了。王龍臨死，以及死後，哀痛最深，只有梨花，那一句話：『老爺，你一輩子只打了我這一趟！』更表現她的誠篤轉化爲非常的奴性了。她崇拜王龍，於是也尊重王龍的話。王龍說地千萬賣不得，她便以未亡人的資格，拼死釘在王大、王二的後面，向他們吵着鬧着，地千萬賣不得。這看去好像近乎癡癲的思想，更使她由尊重王龍的土地，進而尊重地主的威權。她

向王二說：『他們鄉下人罵你的話，我真不要聽！』這幾乎要使人笑煞她。如果不能絲毫同情於受着壓迫的鄉下人，她終天念佛所給她的，又是什麼呢？於是她的奴性，更充分地表露了。

她雖生來一副慘白臉，但據作者描寫，也具相當的姿容，不然，老虎不會一度看上她，王龍也不會納她做小星。作者雖不會正面寫過她的愛的觀念究竟是怎樣？然而從那些宗教狂的描寫上，竟可不言而喻了。人不等到現實給他盡是絕望後，很難和神或上帝發生戀愛的。梨花自從失了她所崇拜的靈物——王龍，現實便和她斷絕往還了。她趕緊投身宗教的園地裏，封閉她那萬一還能奪門而出的凡思，這是她未雨綢繆的辦法，也是她生命史中最為淒涼的一頁。在這史的一頁，寫着她生命上第一次的危險是王龍救他的。於是，她把王龍當做生父看，她

覺得世上愛她的只有王龍式的父親，她所愛的人也只是以這種方式愛着她的，所以她會說：『嫁給小夥子也不好——他們總像兇得很。』她如果能夠接受異性的愛，那愛便只限於爸爸的愛，老子的愛，她所回報的，也只限於女兒的孝行了。她愛王龍，是女兒的行徑，她待遇王氏門裏的一雙殘廢——啞子和駝子，也必用母性的方式，才可以對得起事之以父的丈夫——王龍。

現在常有人說，女子的性格有二重：一位好夫人並不一定就是好母親，而一個好女子也並不一定就是偏向某一性格發展的、或兼擅雙方的人兒。梨花以夫作父，未必能算一個好女子，以別人的孩子當做親生的一般去撫養，雖是母性的表現，然而也還不能算是一個好女子，設使我們爲她評價時，超越了賢母良妻的觀念。但是，無論如何，男性威權確已罩着她的一生，有金鐘罩子的力量。

七

孝——孝之存在、孝之提倡，促進對於威權的順從，它常爲支配者所歡喜，雖然這位支配者在以前被支配着的時候，對於自己老子，也未必一定孝過的。巴克夫人描寫王龍死後，王氏兄弟除孝的一段上，以除孝酒的真快樂，反映出喪時候的假悲哀，頗寓春秋誅伐不孝的深意，還有廢除形式、改重內心的主張。不過，孝的問題究竟是怎樣呢？

威權存在的社會中，凡有享用威權的機會、或有本領利用這機會的人，既可打着孝的旗幟，出兵征討，也可裝聾做啞，把孝珍藏到字典裏的補編之補編。例如，

老虎自小背叛王龍的意志，蔑視王龍的威權，支身南下，開始度那軍閥的生涯，這可算是大大的不孝了。然而他衣錦還鄉的時候，竟到他一向總不願去的王龍的墳上去禮拜，有一次，還強把自己兒子的頭按倒在墳前。他在此並非矛盾的。他衣錦還鄉的時候，就是他對於兒子的希望日漸濃厚的時候，他若不自己做點孝的行動，又怎能責備他的兒子，對他也要有孝的順從呢？

然而，老虎的孩子畢竟不能始終被他範圍在這孝的圈子裏。他竟學會幼年時候的爸爸——他當老虎在日而遠遊，而又遊而不以其方了。這樣看來，威權得失，足以爲孝，亦足以爲不孝，具有威權的老虎不能不言孝，猶之乎不能不提倡服從，失了威權或還沒有奪得威權的小老虎，不得不把孝暫時擱起，讓它休息一會兒，好待將來有了威權之後，拿出來痛痛快快地用一場。假使巴克夫人的孫子們

一旦出版，這小老虎恐怕就要翻到字典的補編，請出那個「孝」字罷！

總而言之，統而論之，管是威權的隊伍，孝是威權的僕從，真愛是威權的囊賊。所謂威權意識的表現原本很複雜，不過巴克夫人的兒子們確已紮着管的中心，寫出許多了。譯者所覺察的全書當前問題，而可以筆之於序上的，也就是上面的一些話。至於現代中國是不是被這種意識支配着？這意識的基礎有沒有動搖？又是一個問題了。

八

所以，兒子們不僅敘述王龍的兒子們，還兼述王龍的孫子們，無意中更點明

了許多的事情吧：

第一，它敘述王氏的三代——王龍、王大、王二、王三，而收束在王老頭兒的會孫上。不過看福地的題名，可以曉得巴克夫人是不見得原本就是這樣打算的。

第二，它描寫這三代中兒子對於老子的行徑，老子對於兒子的手腕。手腕本所以控制人家的行徑，但是行徑之爲行徑，方向委實太多了，不是手腕所能始終籠絡得住的；在一匹野馬般地從主人的韁繩上掙脫之後，這姓王的才能從一方薄田，一所土房子擴充到王三一大半省的地盤，王二數十百倍於王老頭兒的田畝，以及許多屬於王氏產業的大房子，才能從王老頭兒在王龍娶親時委實沒法方始拿出來的幾塊大洋錢，累積到王二的幾家大商店，王三的幾萬兵，王大的許多女人，許多小孩子。

第三，威權意識支配着一切的社會裏，人和人的關係，所謂父子、夫妻，固然是不必提了，就如兄弟也很不高明。王大、王二爲了錢，總是隔得老遠，只有對於王三所抱略取、揩油的主義，才是雙方一致的。兩人都等着老三發達，不過老三忽然風頭不對了，兩人便連合防線，做張秘密文件，把兄弟骨肉之情，一齊掃乾淨。甚至於主僕間也滅不了類似的用心，——荷花待杜鵑可算很不錯，荷花防範鬆懈點，杜鵑的一雙手就要不老實。鷹和老虎如果也能說是僕主的關係的話，那末鷹也只是溫習一次老虎以前的功課——反叛一位統治者。於是乎從父子、夫妻、兄弟，以至主僕間，所表現的人和人的往還，都好像只存着功利，懷着機詐了。自來所謂純潔的感情，竟邈邈乎不知何往了。兒子們的人物雖編在一個個的組織中，彼此却始終冷冰冰，充量表現着洋大人所自以爲最能特別體會的中國人的冰冷冷！

——彼此的確一些兒都不熟。梨花要算全書裏頂頂溫暖的一個角兒，她給人們以安慰，她安慰着王龍——臨死的王龍、淒涼的傻子和駝子，她還安慰過苦悶的王大嫂，以及那一度向她垂涎的王老虎。然而，我們若分析到最後，要王龍不把她當作女兒，而把她當做女人的話，她又未見得向王家後代的幾個人，表現這些溫存罷。似此，巴克夫人描寫的人情，無一不是建基在功利的、互惠的條件上，使我們一般高興譚着精神聖潔、物質卑穢的同志們大大地失望，覺得她的筆下太不替人間留些情致，把風景殺盡了。實在的，由福地讀到兒子們，由王氏的一代看到王氏的四代，誰都應該意識到：生存是一切的基礎，說得難聽點，老命和維持老命的金錢，是一切的基礎。要活着，本來不是不高尚。至於要攫取金錢而後能活着，而在這攫取過程中，却弄出五花八門的把戲來，這是不是高尚，是不是人生的醜惡，那

或爲存心世道的君子、聖人所不能忽視的問題吧！文明是人類自身以及和自然間交涉的累積，可是照着一位學者——恩格斯——的話：『卑鄙的貪慾是從第一日以至今日的文明之主動精神；第一是財富，第二是財富，第三還是財富；這不屬於社會的而屬於弱小的各個人的財富，是文明的唯一而終局的目標。』於是這文明竟比野蠻一些兒也不見得文在何處，明在何處了！巴克夫人或是在無意中揭穿文明的真相，使一切崇、高、純、潔都消失在生存的維繫中了。從梨花一月的幾十塊洋錢直到老虎一月的幾萬塊，直使讀者在人世上不見其它，只見洋錢了。巴克夫人是否以爲文明更進的西方的人間世，也有這末一個大煞風景的生存維繫，却又是我們所急於曉得的。

九

上面已經講過了，文學不止是人生的寫照，文學批評不止是人生的批評。文學須一進步暗示人生以路向，文學批評更應先從一切必然的認識上，找出一個自由的路向，本此路向去批評文學所示的路向。兒子們所寫的是巴克夫人意識中的實在，縱使這實在未必真能囊括中國一個時代的實在。然而巴克夫人所指出的路向——中國人的路向又是如何呢？她這般有系統地寫了福地，又寫兒子們，她對於中國式的生存自然已具某種的覺察。這覺察也許就是這樣的：中國儘有恆河沙數的自私家，中國間或也有慈善家，而中國絕對沒有一位一本大公，以

大無畏精神來救中國的活耶穌。

作者描寫：老虎抽出豹的刀要殺兒子了，却一陣心酸，重又收回去。她又描寫：老虎在攻入劉門神的縣城後，走在街上，那陰慘黑瘦的面孔，蹶在地上的瘦身子，靜悄悄的市場，空無顧客的商店，使他打了寒噤，重又折回門神的官署。她說：杜鵑當她的老主人死後，偷了她的東西，回家去想起老主人，却還會淚下。她又說：耽於酒色的王大，一次竟在亡父墳前，當着飛揚的紙灰，起了大感動。換句話，巴克夫人暗示了伏在人們矛盾的意識後，還有一個永不分解的人格。這人格是孟老爹所謂『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所共具；所以，中國人根本不是壞了心眼的，只可惜時乎未至，中國至今還沒有一位心理改造的大師，還沒有一位活耶穌，來替中國四萬萬人摩頂放踵一下子。巴克夫人的西洋性善觀也是一般地迴避了環

兒子們

福池之續編

譯者序

二九

境，或許是迴避當代處處都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發生密切關係的環境，她只希望中國人不忘自己根本的善性，採用優柔溫良的方策，漸漸地改良自己的生存，形成某種的路向。

至於這中庸主義是否適於今日之中國，乃是讀者當前的第二問題。

十

我太不安分了，譯完兒子們要說上這末許多話，結果又只提出中國時代精神和中庸主義在中國路向上的問題，使讀者彷彿在讀問題劇，找不出答案，我真覺非常地慚愧。不過，有句話也許是對的：問題是路向的提示，如果那問題所從構

成的矛盾性曾經敘述過。假使是如此，那末不佞拉雜的幾段話，已使一個文丐消極地盡其職能了。

讀者放大眼光，着想病源，自會明白這醫治冷冰冰的一劑藥一定不是單單勸人爲善的方子，而是要把人和人的關係——在吃飯過程上的關係，根本改造過，使威權不分散於無政府的狀態下，而消滅在執行社會意志的機關上。這是最值得使二十世紀間的讀者們對於一切當代文學作物所引起的長思。

十一

末了，兒子們的精彩很多，我隨便舉出下面的一些：

茶館裏面掛着梨花肖像，錯綜了王龍的時代、荷花的時代，以及兒子們的時代。王龍的時代是過去的，兒子們的時代是當前的，荷花的時代是從過去而伸入將來的。作者輕輕幾筆，把它們一齊包蘊了。

老虎的色慾盛於幼時，衰於中年，而再盛於殺了豹，奪了他的女人。但是他以軍閥爲畢生事業，這軍閥彷彿就是我們所謂酒色財氣裏的氣慾。氣慾和色慾交戰着；在殺了他以前所不忍殺的豹的女人時，氣慾終於勝利了。然而『她死了，他還愛着她，雖然他殺了她，他自己很歡喜，但是他的熱情還在繞着她。』這起着波浪的慾潮，時常打向每一人生的隄岸，而在喚起每人對於本身經歷的洶湧時，巴克夫人真具強大的手筆。

老虎實現氣慾的工具是殺人。他殺了第一次身所隸屬的軍長、豹、劉門神的說客、豹的女人、六位要求改良飯食的代表，最後他還幾乎殺了自己的兒子。他親手殺的，不爲不多了，但是巴克夫人却給他一句考語：『老虎只有冒上火來的時候才殺人，他不能把殺人存在於自己的下意識中，他不能在冷冰冰的形態下殺人，所以他到底只是一位小軍閥，做不到一位大軍閥。』而陪襯着這殺人的火的是老虎的無聲笑，表現於每次勝利後。作者深具對仗的妙技，却又能脫盡了機械的形式。

『畢竟老虎不願哭！』用做全書的結語，匆匆地收束一個兇橫無識的人，却留下弦外音使讀者默會老虎的全人格——終身不曾哭過的人，總是不願哭，這不願哭象徵老虎之所以爲老虎。在十數萬言的小說的收場，用這一句話，便把老

虎整個印到我們的腦海裏。這一句是有扛鼎之力的。

王大的肥濁，從精微觀察中描寫出。有人說，東方人的肥濁常比西方人格外有豬意。豬的肥濁在形，亦在聲，巴克夫人的觀察真不錯，把東方特有的豬意的肥濁，一一寫出來。

關於王大兒子的陰性、豹女人的陽性、麻子的熱性、王二的冷性，更有驚人的筆墨。

駝子、傻子失却人的一部的機能，行動乃比較近於禽獸了。巴克夫人寫傻子在太陽光裏取暖，以及駝子調戲傻子而避到竹樹林的情景，宛如動物園籠子裏的行爲，不是先有特殊觀察力，是描寫不到這般地步的。

末了，自然的景物，都從人事中間去描寫，便覺格外充實了。農民開始出動的

春天，軍閥蠢然欲試的春天；人的貪慾發揮了，一把火燒殘的豹的山寨所位置的雙龍峯；人事未盡所造成的水災所淹沒了一大半的田埂、長堤、和樹梢；難民們盤繞着的老虎的馬蹄所踐踏着的一條乾路，——凡此都是通過人而後及到的自然，都可以從時間的文學移作空間的圖畫看。

十二

偶然際遇使這譯本早日出世，這是我十二分的欣幸。靈感假若是真有力量的，這就是它的一度表現吧！我只希望它有永久的存在於我生命中。

呂平得、丁錦心兩先生替我校閱印稿，我要謝謝他們。

兒子們

福地之續編

譯者序

三六

一九三二、十二、三、蠡甫。

王龍快要斷氣了，他躺在他許多畝田地中間的一所窄小、黑暗、破壞的土房裏；也就是躺在他和阿蘭結婚所睡的那張牀上，快要斷氣了。周圍是他的田地，他父親的故居，陳設着粗笨無漆的桌凳的一間房子，一頂藍棉布的帳子。王龍死在這許多舊物中，自家覺得很滿意。

兒子們請來城裏的名醫，用着草藥和針灸，又按他的脈，看他的舌頭，末了，他們收拾了藥囊，在臨去前說道：

「老太爺年紀到了，回生是萬分爲難的。」

在這當兒，只有兒子們替他老人家備下的代價六百塊錢的一口硬木棺材，給他一些安慰。他喘息稍住，氣力得來的時候，還會伸出一支乾黃的瘦手，在那黑而且光的木頭上撫摩了一回。

老人這時還不死，兒子們陪他住在這窄小的房子裏，委實有些不耐了。他們覺得他們自己的一切，也要消耗淨盡於老人的跚跚死去中。

一天的深夜裏，周圍黑的一些都不見，王龍猛地睜開雙眼，覺得自家如此疲弱，好像魂靈已不在身上了。他揉揉眼，看見梨花正坐在他身邊。他是如此地沒氣力，所以他開始有點害怕了。他一口氣梗在喉頭，在齒縫裏震動着，這終於被梨花聽到了：

『孩子——這就是——死嗎？』

梨花曉得他害怕，忙用鎮靜的、響而自然的聲音回答道：

『不是的，老爺，——你已見好了，你那裏會死呢？』

『真的嗎！』他用極低的聲音說。他覺得舒服些，他的一雙眼睛，對準了梨花的臉。

梨花曉得那不可免的一件事，快要來到了。她的心開始跳得快，她站起，俯身向着老人，溫柔地說：

『老爺，我有那一次騙過你？你看我手裏捏着的你的手，還是這般熱，這般有氣力——我想你正在一刻一刻地見好了，你用不着害怕——不，什末都不怕——你慢慢地好了——你慢慢地好了！——』

她這樣安慰他，然而他聽了她的聲音，心頭所被激起的一跳，竟是那心的最後一跳了。那時，他的靈魂固已遊離開去，可是他那氣息壅塞的身體，却也有最後的一跳。這好像表示他末次的動怒。他手足向外猛伸，用力非常地強大；一支瘦得只剩骨頭的老人手，竟打在正在俯身的梨花的身上。這一支手，不曾打着別處，却正打在她的梨花色的臉上。這一擊，當然是很疼的。梨花用手在頰上撫摩着，却還自語道：

『老爺，你一輩子只打了我這一趟！』

但是，老爺並沒有回答她。她重又俯身，親手輕輕地放直了他的手脚，合起他的雙眼，向那微帶笑容的臉，望了半晌。這時，她想起該去告訴他的兒子們，却不知怎地她竟重新握那方才打他的一支手，把自家頭低下去，貼在手上面。當周圍並

無別人時，幾滴無聲的淚，把這支手滿都浸濕了。不過，梨花的心向來很奇特，壓根兒就是悲楚的。她的哭，並不能暫時排除幾分的苦痛……所以，她坐了一會兒，就去告訴死者的兒子們：

「你們不用忙，因為他已經斷氣了。」

二

現在，還和王龍在一塊，夜晚還睡在他的旁邊的，只有梨花。

一天，荷花的女僕走來告訴她說：『大姨太太到老爺的靈前拜一拜，她很恭謹地說了幾句客套話，站起身來，用蠟燭在棺材四圍照了一遍。』

不久，荷花帶着香燭進來，叫跟隨的丫頭點着了。在這當兒，她却偷眼去看那自從被老爺強姦以後和她從未見面的梨花；她要看梨花變成怎地一個模樣兒？年紀有了多末大？她今天雖也穿了一身的素服，她臉上却沒有什末表現，她只向

着梨花嚷道：

『好……你和以前還是一樣地小，一樣地白，我不曉得老爺究竟在那一點上看中你？』

梨花站在棺材旁，低着頭呆看，滿肚子不高興。但是，她一想到荷花畢竟是位老姨太，她不得不一切飲忍着。不過，荷花的腦海，向來不會盤繞在一個始終不變的對象上，即使這對象是引起她的仇恨的。所以，她看飽了梨花後，她的眼睛又轉到那口棺材上，她說：

『幾位少爺在這上面，總該化了不少的銀子吧？』她站起身來，去摩那棺材，口裏不住地讚美。

但梨花忍不住：她早夕守衛着的東西，被人任意地撫弄，於是，她厲聲說：

兒子們

福地之續編

七

『不要碰他！』

荷花聽見，笑着說：『什末——你還是這樣地向着他。』她笑了一回，看看蠟淚成灰，她覺得一陣不耐煩，便起身出了靈堂。

到出殯的那天，全鄉下的人都曉得：王龍這個人，怎樣和他們同樣耕着一塊薄田；怎樣他又和他們不同，成了鉅富，留下極豐的產業給兒孫。他們深信這飛躍之中的祕密，也存在於他們每人的路程上；他們都覺得王龍的出殯是值得一觀的。

王家只聽到人聲，只看見無數的紛擾。王大既是一家之長，所以什末事都得問過他，他感到自己地位的重要，自然是很高興。他滿頭大汗，眼珠四下轉着，猛地望見王二靜悄悄站在一旁。這冷靜激動熱忙中的王大的怒氣：

『你把什末都推把我，你自己的女人、孩子的素服，穿得怎樣了，你也不去看嗎？』

王二冷冰冰地說：

『只有你自己手裏做出來的事，才會使你滿意，那末誰還高興動呢？我和我
的女人，都很明白，除了什末都不管外，世上沒有再能讓你高興的事；我們也的確
想要先使你高興。』

在這爭論和滿室人聲滿室紛擾中，只有一個人是真地很沉靜，那就是梨花。
她清早穿好素服，帶了王龍的啞女兒，靜坐在靈旁。這啞女兒雖也穿着素，却不住
地笑，她看自己身上的新衣服，覺得有點奇怪，並且也不很舒服，所以總想脫下來。
梨花忙拿一塊餅，遞到她的手心裏，又給她一條紅布去玩弄，又百般地哄着她。

至於荷花也從未經歷過今天的事情。她在臨出門的時候，連坐了好幾頂轎子，都坐不進。她那臃腫不靈的身子使她嚷着：『爲什末，現在的轎子，都做這般小？』她又怕今天會挨不上她去送殯，一陣着急，真地哭了。正在這時，眼前忽然站着週身素服的啞女孩，荷花好不樂意，便向王大埋怨道：

「什末——這個東西也去送殯嗎？」

這話頭被梨花攔住，她輕和而又堅決地說：

「老爺曾經囑咐我，永遠不許撇開這可憐的孩子。我可以管得住她，她不會吵得使任何一個人不安逸。」

王大事情正在忙不開，索性丟下，走去了。

一家人這樣地瞎忙，自己也不曉得今天能不能把棺材抬出去。不過有一樁

事却算真技巧，就是王三忽從南邊回來了。王三身材比王大、王二都要高得多，已經是個成人。他的兩道黑眉毛依然緊鎖着，他的嘴依然表示着狗般的粗暴，要不是爲了這幾點，大家或意認不得他了。不過，這却須記住的——他從前離家南下的時候已是個不馴的、高大的、易怒的孩子，他的黑眉已經覆在眼睛前，並且對着王龍是懷了仇恨的。

王三穿的不是普通的軍服，衣袴都是黑色，腰間皮帶上還掛着一柄軍刀，身後跟着四個兵，肩上一根鎗，四個樣子都不錯，只有一個美中不足，是張缺嘴。這一桿子人進來時，一切擾攘都幻滅了，於是兄弟們——王龍的兒子們——互行相見禮，在鞠躬時，倒有一番的肅穆。接着王三問道：

『爸爸在那裏？』

他被領到靈前，照樣地行了禮，站起身子，用短而且快的聲音說：『如果一切都預備好，我們就該出發了。』

那像是今天出不成的殯，經王三的命令，和四個兵和四根鎗的威脅，終於出發了。

在一長串的儀仗中，有一幅王龍的遺像，它並不像王龍，只是一位老者，經畫師的努力，添上很長的鬚眉，和老人通常都有的一道一道的縐紋。

一路上，荷花的哭聲頂響又頂粗，引得路旁的人們注目看她，都覺得她的身體怎會這樣肥，這樣大。他們有的說，王老爺有多少錢，會把她吃成這末一個身子？他們接着就姑忘王龍的家私了。

王龍的幾個媳婦哭得又稍爲不同了。大媳婦哭得很斯文，不時用手巾擦她

的淚眼，因為照禮，她是不應該像荷花那末哀慟的。二媳婦來自田間，今朝坐在男人抬的轎子上去遊街，還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所以，她只舉目望着路上躋成一團團的男女一張張的臉，她竟來不及哭了。她要是想起應該哭的話，她的手才放在眼睛前，她的眼睛便從手指縫裏望外看，她於是又忘記哭了。

從古以來，婦人的哭泣可以分作三種，一種提起喉嚨，眼淚流着，這可以叫作哭。一種只發出浪響的苦痛的聲音，却沒有眼淚。這可以叫作號，一種只有眼淚流下來，而沒有一點的聲音，這可以叫作泣。今天在送着王龍的女人中，媳婦、女僕、丫頭以及僱來的哭喪者中，只有一個人是泣的，那就是梨花。她坐在門簾落下的轎子裏，誰都看不見她。她在那裏無聲地哭着；直到殯出完了，王龍已被安放在他自己的土地裏，紙紮的房子，僕人都已燒化成灰，香燭點完，被僱的哭喪者工作完畢，

拿着工錢走開了。——直到一切辦完，新坟上面堆起一堆土，大家都因為再哭也是徒然了的時候，梨花還在私自地泣着。

從今以後，當荷花仿照着一般寡婦的辦法，在一年的一定幾天上，到王龍的坟上時，梨花却總是帶着啞女兒，乘大家不在上坟的當兒，偷偷走到那裏；在那一聲不響的哀悼中，有時却還聽見：

「啊！我的老爺！我的爸爸！我只有這末一個的爸爸！」

三

現在，盤桓在王龍三個兒子的腦海中的，就是：怎樣分家？怎樣現實他們每一個人的心念？此外，王龍的早年就去投軍的堂弟，現在聽說過着半兵半匪的生活，三個兒子雖然無從曉得他的絲毫，但是他却有承繼遺產的名分，他自然也有他的心念的。

後來，由王二的提議，請長親劉先生來主持這樁大事。王龍一生積蓄起來的八百多畝地，田裏的一所房子，城裏黃家的房子，以及米糧等業裏的投資，都被提

請劉先生去分析。

一天，一家人圍坐着，還有年長的鄰居們，劉先生架起眼鏡，細細地看着這篇賬。在一切都未決定前，兩位姨太太的處置，却先成了問題。劉先生特地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荷花連忙站起，聲音很苦地說：

「養活我的人，已經死了，我在那裏再去找一個？我有什麼地方可以去？我在年紀也不小了，我只須一點衣食的費用，一點煙酒散散我的憂愁，我的老爺的兒子們，在這上面，想必總是很慷慨的！」

劉先生畢竟是個好人，他不很曉得荷花的底細，只以為他是一位好好人家的女人，於是，很尊敬地回答道：

「你的話很不錯，我現在想這樣辦：你以後每月支用二十塊錢，你還可以住

在老地方，你的用人，丫頭，和你的衣食等的化費，都一概另外算。」

荷花一個字都沒有聽錯，她在失望中，竟哭着叫王龍的名字，這或者在她還是第一次：

「老爺！你爲什麼撇開我就走呢？你走了，沒有人再來睬我了？你怎末不來救我呢？」

王大這時有些看不過，說道：「劉先生何妨再稍爲加一點，我們才好往下講。」
王二聽了却不以爲然，也站起來說：「要是加一點的話，這一點應該出在你的名下。」

大家鬧了許久，還是一樣地沒辦法。最後，王三可真忍不住了，猛然站起，把皮靴在磚地上重重地踏着，喊道：

『我來出這筆錢。這點銀子算得了什末？這小事也值得這樣地麻煩？』

王大媳婦這時插嘴道：

『他該做這樁事，因為他還沒有娶親，他用不着像我們時刻要替孩子們去打算。』

劉先生看看這事有了辦法，自然很高興，荷花却也有些怕王三的脾氣，於是一場麻煩，就算這樣解除了。

第二輪到梨花。

劉先生看她年紀還很輕，很白，很美，於是說道：

『你年紀這樣輕，你的來日還很長，你要是多拿幾個錢，回家再去嫁個人，誰還會笑你。』

梨花想不到劉先生的話會這般的爽直，她脆弱的聲音回答：

『啊！先生？我沒有家！我除了老爺撇下的傻孩子，也沒第二人。我們好到那處去？先生！我想我們不妨就住在田上的土房裏。我們穿得也很平常，因為我從今以後，不再穿綢緞。我們住在那裏，決不會攪擾到城裏大房子裏的那一個。』

劉先生聽了有些不大懂，把王大拉開了，問道：

『她講的那個傻孩子是誰？』

王大很躊躇地說：『那是一個可憐人，是我們的一個妹子。她從小就沒勁，可是家裏又不好讓她就餓死，所以，她就一直活到了現在。父親當日曾把這可憐的孩子交給她照應。她假如以後不再嫁，應該給她一點錢，聽她和那孩一處去生活。她的確是個和平的人，決不會麻煩那一個的。』

荷花這時又開口了：

「她固然也要用錢的，可是不必十分多，因為她一向只是個丫頭，穿吃都很粗。她只憑一張白臉子，就迷住了我們年老糊塗的家主，——至於那個傻孩子，倒是早些死的好！」

這話她是高聲嚷着的，王三聽了，向她惡狠狠地望了一眼，她連忙轉過臉去，王三接着喊道：

「這筆錢也讓我來出就是了！」

劉先生連忙接上說：

「我看現在不妨這樣罷。荷花每月二十五塊錢，梨花每月二十塊。」他說完了，便向梨花道：「你有了這筆錢，回到土房裏，安心地過日子罷！」

梨花這時滿心都是謝意，不過她沒有血色的嘴唇和她的身體還在顫動着，因爲她早先決不料她今後還居然可以平安無事活在世上的。

這個前提解決了，王家三位少爺才好譚到他們自己的事情。

王三劈頭就說：

「我也不要房子，我也不要田地，哥哥，我只要我名下的銀子。如果我也非分有房地不可的話，你們最好使錢把它買了去。」

王大說：

「銀子不比房子，總有用完的一天；並且一個好好的人，也決不能一輩子不娶親。到那時，你就曉得房地的用處！」

王二也說：

『人人都是這樣的，把銀子用完了，還得回來找麻煩。你不妨也分一點房地，地上的租金，我可以代你收，照數送給你。』

劉先生的解決是這樣——王龍的房地和銀子，每人都得分一些，如果王三真不願意要那城裏的好房子，那末田裏那所土房子，應該歸給他。此外，王大、王二應該預備一筆錢，作為王三日後的結婚費。

王三聽了不作聲，於是，王龍的全部家產，就算是很公平地分給三個兒子了。王龍一生精力所獲的，都歸於兒子們，不再是他自己所有了，除他身子所躺着的那方地。然而，在這方很幽閉的地下，他的血和他的肉，融化在泥裏，這泥着了水，終於流到四圍的低處。雖然兒子們在他四圍的地面上，可以爲所欲爲，但是，王龍仍然躺在地下，屬於他的那份，到底沒有被誰奪去咧！

四

家產總算照着劉先生的決定，大概分完了。

王三德德收拾完畢，信步到田裏，望見父親的墳和現在已經屬於他的田裏的土房子，他心裏想道：

『這房子既然已經是我的，我何妨走去看一看？』

但是，他跟着嘆了一口氣，搖搖他的頭，重又回到城裏的大房子。他帶了四個兵，逕自去了；因為，在此地，老父的權力，好像還能支配他。這是他所最不快心的。

這早想脫離父權餘威的心理，就在王大、王二也未嘗沒有過。王大所忌諱的，是高置在大廳中間的父親的靈位，他很想能夠早點把它移放在一間小樓上，使這亡魂不會時刻在那裏監督着他們的行動。不過，這遷移的時間，還遠在將來，他究竟不敢隨意把手放進口袋裏，從心所欲地求歡樂。並且，喪期一時那裏完得了？他更不能不做一個克盡哀思的孝子，所以，王龍雖死，他約束的權力，還是單能在兒子的頭上的。

至於王二，他一心只想早點把他名下的田賣掉，拿錢去販米到外洋，好發一筆財。但是，這熏心的利慾，怎好在父親才死之後，就表現出來呢？

荷花也時常埋怨死去的家主，她向她的女朋友說：

「我把我年輕時候的身子，都給他。杜鵑會告訴你，那時我是怎樣的好看。哎！

我整個都交多他！我隨時都給他尋樂，但是他從沒有滿足的時候。後來，我年紀才稍爲大了些，他便討了個丫頭。現在他死了，我也只不過靠這少得可憐的幾塊錢，來養活我自己。」

她的女朋友聽了，都表示一番憐恤，雖然她們當中也有人曉得荷花的底細——曉得她原來是一個娼妓。

她們最後都同意于兩樁事。她們以爲：男子都是不好的，都是私心的；她們又以爲：像荷花一類的女子，是十分可憐的，因爲她把自己犧牲了這末多。

喪事過了，有幾樁事都打破了王家的沉寂。

原來，王大在街上閒逛的時候，一次看見一個女子，坐在一張骨牌凳上，靠着一個木桶洗衣服。那女子年紀非常輕，樣子也不錯。王大望了又望，剛走過她的面

前，重又跛回來。這女孩的老子見了很明白，不多時，索性把女兒賣給王大了。這使得王大媳婦好不高興，時常關了門，獨自在房裏念經，也算是精神上的安慰。不過，王大的新妾頭腦實在太簡單，連王大大不久都把她完全懂得，一些沒有餘味了。有時，在晚上，王大叫她來到他的房裏，她都會低頭躊躇道：

『太太今晚答應嗎？』

王二的女人，娶自鄉間，很善治家，一切都肯耐勞。不過，她和王大的那位吃素念經的城裏女人，總是不和睦。王二的女人雖然是個鄉下人，說話很爽快，吵鬧的時候都常常佔上峯。一天，王大媳婦坐轎上城裏一個廟裏去燒香，剛出家門口，看見王二媳婦坐在一旁，解開胸衣，喂她孩子的奶，一面還跟一個賣魚的人閒譚着。她着實地看不過，便嚴重責備了幾句：

「這真是丟盡一個大戶人家的面子！這種事，連我的丫頭都不敢！」

但是，她的話畢竟趕不上鄉下人的爽快。

「誰不曉得孩子是一定要吃奶？我有兒子，我有兩個奶頭喂他奶，這又有什麼不好意思呢？」

這話說過，她非但不卸起衣服，反把孩子的嘴，換到另一個奶頭上。那時她的大喉嚨已引得一羣人。王大嫂看見一個個黃色的粗人的臉望着她，覺得很難耐，忙叫轎夫把轎子重又抬回家去。方才要去燒香的一團高興，不知消滅到那裏去了。

王大嫂越發說得起勁，這一羣人也跟着一陣陣地大笑。

王大嫂的一個丫頭這時也在場，她忙去告訴她的女主人：

『二奶奶說你凶得了不得。要是你不答應的話，少爺從來不敢喜歡他的姨太太。這話引得大家好一場的大笑。』

王大嫂臉色慘白了。丫頭又說：

『她還說你一天到晚只照應些和尚、尼姑，不顧自己的孩子。要不是做了虧心事，又何必這樣呢？』

王大嫂聽到這裏，不能再忍耐，她氣狠狠地叫門上進來，嚴肅地說道：

『老爺還在茶館裏，這裏的事情他不知道，我不能不過問。大門口圍了這許多人，像個什麼樣兒。你快去把門關起來。如果二奶奶也關在門外，那也不打緊；如果她問你誰叫你來關門的，你就說是我。』

門人尊命去了。王大嫂這時正在得意的當兒，不提防身後的兩扇門一聲不

響地掩了大半。等到只剩一條縫了，那門上把嘴唇貼在縫上，很不恭敬地說：

「咄——奶奶！」

她這才回轉身子，一看這般光景，連忙撞過去，使勁地一推，那扇門硬被他躋開了。她的孩子還在懷裏，她便責問這門上！

「老狗！誰叫你關這門？」

門上聽，便照王大嫂教他的一套話，回答王二嫂。

王二嫂嚷道：「這門是她一個人的嗎？我就該給她關在門外嗎？」這時，她已撞到大嫂的院落裏。

不過，這一着早在城裏女人的意料中。所以在鄉下人還沒趕到這裏時，她已避入她的臥室，把門釘緊，一味地念佛了。鄉下人還一股氣，鬼地敲那門，裏面總是

不睬他。

妯娌間的惡鬧，引起王大王二的不安。王二畢竟主意多，便說：『我們的女人要逼着我們做仇敵，這是怎末可以呢？我們不如把她們分開住，你帶你的女人住一院，用總門做你大門，我帶我的女人住一院，在巷子裏開扇側門做大門，要是老三回來的話，就把爸爸原先的一個院子讓給他。』

這條呈總算沒有辦法中的一個辦法，所以，最後就從通過而實行了。

光陰過得好好，大家在除孝的那天，吃了一頓酒。荷花穿件藍花緞的袍子，不過她的年紀和體格，都配不上這件衣服，然而大家都沒有糾正她，因為曉得她是什末一等人。王大最喜歡的是熱鬧，所以在席間不住地嚷：

『請呀！——乾杯！——乾杯！』

他自己吃得不斷口，直到酒上了臉，眼睛兩頰都通紅。他女人在隔座差丫頭來止住他，這才算罷手。

王二今天也快樂，並且也沒有露出什麼吝惜的樣子。他只乘着席上有幾位闊客人，便偷偷問他們，要不要買他的地。

酒席散了，王大、王二皆大歡喜，因為翻身地下的老頭子給他們的約束，直至今朝，才算完全擺脫了。

只有梨花今天沒有到。她還穿素服，帶了啞孩子，走到王龍的墳上，靜悄悄地坐着，這正是春天，農人們正在忙他們的工作，那佈散在阡陌中的綠稻裏的起伏着的藍色的衣裳，使她望都望不盡。她想起墳裏的人，怎地也會像這般人一樣工作過，又想起老了的他，怎地時常告訴她，這最使他依馳難忘的日子——工作

的日子。

今天就是這樣地過去了，然而王三却並沒有回來。

五

一株老樹生出的枝幹，是各自走着自家的方向的，雖然它們的根是相同。王龍的兒子們也如此，所以王三的形態，也就非常地與衆不同了。

他身子高、臉皮黑、嘴唇緊緊地合在白色的牙齒上。這使他所執役的將軍十分重視他，沒多久，把他升擢了好幾次。

這位將軍剛剛起來的時候，很能打着革命正義的調子，激起許多青年的熱血。王三初到他的旗幟下，也很受了些感動，不過，不久他就覺得有些奇怪：怎末這

將軍在革命戰爭稍稍勝利之後，便只據住了幾塊肥美的地方，死也不放手——換句話，他已不是高唱革命的英雄。王三又覺得自己從此好像被人奪去了什麼似的，雖然他不曉得這被奪去的是什麼？這兩下子的覺得，終於使他想到他應該早點脫離這將軍，好爲自己的前程去努力。

果然，這將軍享樂日久，漸失對下的統御。在他一羣花天酒地的軍官中，只有王三從來不幹這一行。他遇事認真賣力，不久居然得了部下的信仰，但是他慢慢曉得他也做不出什麼來，除非他能夠使他的部下，一面做兵，一面做匪。他只須掠奪了一陣，靜候富於機會的內戰來到，一度改編，便也可有這位將軍的地位。

他等着這機會，但是，他那躁急的性子，時常使他不能耐。他還有一樁事也很着急的，就是他不喜歡這溫和輾滑的南方，他極想能夠早點離開這裏。他是北方

人，南方人天天吃的白米飯，他吃上兩趟就討厭。他喜歡用他自己雪白的牙齒，去咬那裹着大蒜的一片片生麵做成的硬饅頭。有時，他特地把自己喉音提得粗一點，響一點，因為他最恨南方人的打磨得光光的態度。在他看來，溫文爾雅是反乎人性的，並且，真正聰明的人，腦子一定是空空洞洞的。

他的像貌，他的態度，他的思想終於使他在羣南方人中，得到一個綽號——王老虎。

他夜晚睡在一張窄而且硬的板牀上，不住地翻身，要想如何可以實現他的夢。並且，這時他的父親還未死，所以他更時常咬牙切齒，直到深夜還在自言自語：『這老頭子活着，把我的英年都耽誤。如果他不早些死，我可趕不上我那得意的日子了！』

這時他真地決定：他於其等人家死，不如自己立刻先變一個強盜。他正在這樣盤算的時候，父親的死信居然傳到了……他的心好像越跳越大，因為他已看準他今後的路如何清楚，如何平坦了。他更覺歡喜的，是不必再做彰明較著的強盜了。

他接到信後，去向將軍辭行，將軍一面把上身向後仰，一面說：

『孩子，你去就是了。辦完事，還回到此地來。』他說完話，用手去腰裏亂摸一陣子，摸出一把錢，向王三說：

『這總夠你用的，你在路上不必太省錢，太吃苦。』

現在且說王三到家，分好了家產，匆匆又回來。他預算在這三年喪期內，作一切的準備，因為他覺得他的夢已是十二分地肯定了。他注意在怎樣省錢，怎樣挑

選能夠跟隨他的人

王三不再想到他的父親。他的思想向來只走窄而且深的路；他在每一時刻下，腦子裏只容着一件事，至於他的心裏，也總是只裝了一個人，那個人就是他自己。此外，他除了當前的一個夢外，也沒有別的夢。

在他回家的幾天裏，這夢在他腦中如此地擴大了——他看到他哥哥有一樁東西，是他所沒有，他爲此恨着他們。這並不是說他恨他們的女人、房子、家具，他們的氣焰，他們所受的鞠躬。他的恨是在他們有兒子。他看這些孩子在白相或爭吵，他忽然初次想到：他應該也有一個兒子。兒子是好東西，在軍閥看起來，因爲誰的血會比兒子的血更要忠心於任何的個人呢？

於是，他接着又想：弄一個女人是不好再遲了！

六

王大、王二坐在一家茶館裏。他們並不曉得這就是父親往日看上了荷花的場所。固然，在當年王龍的眼睛裏，這裏的陣設，以及牆上所掛絹本的仕女畫，處處都惹起他的驚異，但是，到了兒子們一輩上，這茶館便成了十分平常的所在。兒子們並且也想像不到父親當年怎樣醉心這地方，或者怎樣以一個種田人的羞畏，置身於一羣城裏人的中間。

現在，王家兄弟穿着緞袍子，坐着向四周隨便望。四圍的茶客只要曉得他們

的，都站起來，向他們鞠躬；店主人也親自出馬，帶着跑堂，叫把熱酒傾在他們的杯子裏，還說：

『這是我剛剛親自用手打開罈子的泥封，特爲預備你們用的。』

王大、王二在此雖有這般的神氣，然而遠在牆角上，荷花的畫像還掛着，畫裏的她還是一個瘦削的女孩，手裏捏了一朵荷花。在這張畫像前，王龍的心曾經震動過，他的頭腦曾經糊塗過，但是，王龍現已不在世間，荷花也無復畫上的丰神，只有竈上的烟，蒼蠅的糞，罩滿在畫上。並且，不再有人停在畫前，問這藏在一角的美人是誰？就是王大、王二夢也不會想到現在的荷花，也會有過畫裏的模樣兒。

茶酒過後，兄弟兩人開始講正經。王二先把王三給他的一封信，遞在王大的手裏，王大把喉嚨潤清楚，咳了一陣嗽，才一字一字念下去。那信上開頭是幾句客

套話，接着就是：

『你盡力把銀子一塊塊地都給我，因為我要用。如果你們借給我，將來大事成功後，重利地歸還；如果你們有十七歲以上的兒子，也送來給我，我要把他們抬高到你們想都想不到地位上；因為，我的事業最要用我所信託得過的一家人。』

這些字都是又直又粗地刷在信紙上，王大看完，望望王二，王二也望望他，還是王大先說：

『人總不會讓兒子去做那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末的事情吧！』

有半晌，兩人都不作聲，但是兩人都禁不住想到：『我要把他們抬高到……：』這句話跟着兩人又都想各自的兒子，對於自己，到底有什末益處？講到王大，

他的媳婦生了六個，兩個很小就死去，他的姨太太生了一個，不過一兩月後，還要生一個。這些孩子，都還康健，除那第三的，在不滿幾個月時，一個丫頭抱着他，偶然不當心，跌落在地上，背心就此突出一塊骨頭，他的腦戴插在他的身上，竟像從龜殼露出的龜頭。王大也曾請過醫生，又在一個廟裏女菩薩的面前，許下一件女袍的願，只要她能降福治好這孩子。然而，一切都徒然，王大所感得的僅僅的快樂，就是他省了一件女袍的費用，因為她並未醫好這孩子。

至於王二，共有五個小孩，頂大和頂小的是女兒。他的女人還在壯年，並且她身體太好，就是到了中年，還會生養的。所以照情理看來，去掉一兩個兒子，還不算什末事。於是王二先說：

『我們怎樣回復我們的兄弟？』

王大躊躇了好久，回答不出來，因為他一向是如此的，他的決斷，多半都是他女人給他的。王二那裏不曉得這些，便很滑稽地說：

『要不要我們每人送一個兒子去，我更盡力地送銀子。』

王大聽了，果然高興，於是說道：『好的，我想我們就這樣決定吧。我願意差我的二兒子，我家裏小孩原本太多了，一天到晚吵得我頭昏。你呢，不妨就送你的大兒子去，如果將來真有個好夕，我的大兒子，還可以用着我們的名字的。』

兄弟兩人就此決定。吃了幾口茶，又接着譚到賣地的事。王大說，他不像兄弟，沒有開米店，他只靠着田地過日子，所以他就是賣地，也不能賣得太多。王二說：『我們不妨先去田上看一回，把它們的位置弄個明白。因為父親當年原是東一塊西一塊地買進的，它們的大小也不一，你如果要做地主的話，你該留下那些靠近

在一處的地。』

這話很有理，於是兄弟兩站起來，王大付了賬，走在前面，茶館裏的客人，東也站起，西也站起，向他們鞠躬，表示自己還認得城裏的兩位闊人兒。王大隨便招呼，臉上微笑，因為他喜歡這一套的逢迎。王二却低着頭，足步輕輕地，很快地點他的頭，他好像是害怕，假定他太客氣了，就會有人向他借錢了。

兄弟倆一同到田上去量地，忙了一個夠，父親的墳近在咫尺，却不會去看看。

七

這是送兒子們給兄弟的一天。

王大叫把二少爺喚進來。這二少爺進來站着，他身材不大，樣子很薄弱，像貌不好看，又容易受驚駭，兩手時常發抖，手心總是濕濕的。他低了頭，不時偷眼望他的父親。

王大看了一會兒，心想今天是他初次支身出門的日子，所以特用半真半假的態度突然地告訴他：

『可惜！你現在不是我的大兒子。他的身體比你好，做個軍官，是比你好多了。像你這個樣兒，不曉得能不能騎在一個馬背上？』

二兒子聽到這裏，又着發抖的雙手，跪在父親的面前哀求道：

『爸爸，我頂恨的是當兵。我想我應該做個讀書人，因為我一向愛着書。爸爸，我願意住在家裏，跟爸爸媽媽在一處，我連學堂都不想去——不，我一個人也可以用心讀書的。如果爸爸不送我去當兵，我在家裏，決不會使得爸爸麻煩的。』

實在地，這孩子連看見殺雞要都逃到一旁，嘴裏惡心得要吐。他那孱弱的胃口，連什末肉都不能吃。

王大進一步地說：

『我本來可以差一個比他強壯點的去，不過，你哥哥不能離開家，因為他在

家裏很要緊，在我之下，第一輪到他。你的兄弟背上有毛病，再小的那個，年紀太小，所以你總得要去的。你哭也是沒用的。」他講完這話，起身出外，不高興再給這孩子纏個不休。

王二所要送去的孩子，却不是這樣。這孩子終天跳動，喜歡熱鬧，小時發天花，弄得一臉麻子。當王二告訴他：「你快把你的衣服收拾好，明天我要帶你到你那打仗的叔叔那邊去，」他高興得跳起來，滿到四處地跑，因為他向來喜歡看新鮮的東西，看過之後，總喜歡把那東西說得誇大些。

出發那天的早上，王大的兒子隨身帶着一只很好的豬皮箱，他紅着眼睛，他等着僕人把這只箱臉朝上地搭在背上，使箱子裏面的書，不致翻亂了。王二的兒子把衣服包在一個藍布包袱裏，親自提着，高興地嚷着就去了。這時正當早市，

街上盡是鄉下挑來的菜攤，在王二的兒子，這可以說是值得記憶的好年頭，是他開始走着他那從未走過的前程的第一天。他母親清早就替他做了一碗好點心，他吃飽才走，覺得更快樂。但是，王大的兒子却總沒精打采的，底着頭，不時地用口精去溼潤他的好像乾燥似的白嘴唇。

王二買了車票，王大的兒子却嫌是四等，在那裏盡是些窮人，盡是些混身酸齷而且從未洗過的棉衣服，以及一切都屬貧窮的氣味。他今天穿着藍緞袍，却要坐在這個周遭裏，真是滿肚子的氣，不過，他又不敢響，因為叔叔的一張嘴，是向他來所怕的。他只得檢一個位子坐下，把箱子隔開了他和身旁的一個鄉下人。這時送他來的僕人要離開他了，他很可憐地望着他，但是還是不敢說什末。

王二的兒子只穿一件布棉袍，是他母親親手縫的，比他的身子大得多，預備

他長大了還好穿。王二向他的姪兒說：「你頂好把你這件緞袍脫下來，摺好了放在箱子裏。你就穿着你裏面的襖褲，坐在這裏，你可以不糟撻你的好衣服。」

這孩子底聲說：「我還有比這件好些的，這不過是在家尋常穿着的。」然而，話雖如此，他還是站起來，把衣服照樣地換過。

他們三人下車，連找帶問地才到了目的地，看見一個兵站在一尊石獅旁。那兵向他們打量了一回，嚷道：

「什末！你們就想這樣隨便進去嗎？」他說話時，從肩膀上拿下他的那根槍，把槍托撞在石頭上，他的樣子如此獷惡，使三個人都站着動不得。王大的兒子開始發抖，就是這麻臉的孩子，也都有點不自然，因為他究竟不會站在一桿鎗的前面過。

王二急了，忙把他三弟的信，從口袋裏掏出來，給這個兵看，還跟他說：

「信上所提到的三個人就是我們。」

無奈這兵不識字，他喊來另外一個兵。這個兵望了他們幾眼，讓王二把這段故事說完了，才接過這封信。不過，他也不識字，他却看了一會兒，才拿進去，過了好久，他走出來豎起大姆指，向裏面指着說：

「是真的！——他們是大帥的親眷！」

他們提着行李，走向石獅子的後面去，但是，那荷鎗的兵還向他們望，好像還是不相信似的。他們跟隨在另外一個兵的後頭，走過好幾個院落，只看見每個院落裏都是兵；有的閑着沒事幹，有的吃東西，有的吃酒，有的精着身子在太陽裏，捉衣服上面的蟲子，有的躺着，氣息響得很。最後，走到一個房間，才看見正中坐着王

老虎，穿着外國粗呢的深黑色的軍衣，釘着黃銅釦子。他還算客氣地招待過他們，便說道：

『那個臉紅紅的，好像還有勁，他除了麻面外，還有什麼本事嗎？他像是一個江湖上面的賣藝的，我希望他不是這一類的人。二哥，這是因為我不是喜歡時常作耍的人。他是你的孩子嗎？我看他倒有他媽的味兒！那一個呢？——那就是大哥挑選出來的頂好的嗎？』

王二連忙很抱歉地說：

『三弟，他們倆確是很可憐，我們也很覺得對不起你，我們找不到比這兩個再要好點的孩子了。因為大哥的大兒子，是我們家裏的主嗣，他的二兒子，是個駝子。這麻臉的是我的大兒子，他的弟弟現在還只是個小孩兒。所以，現在帶給你的

兩個，實在是頂好的了。」

王老虎明白之後，叫馬弁領兩個孩子到另外一間屋裏去吃飯。土大的孩子臨去時，很可憐地望望他的叔叔，却被老虎看見，叫道：

「你爲什末不肯走？」

他停着問，不過是很畏怯地：「我是不是不能帶着我的箱子一起去？」

王老虎這才看見那隻豬皮箱子，放在門旁，他有些瞧不上，他說：

「你就拿着走，不過你以後也用不着它了，因爲你得脫了長袍穿軍衣。穿着緞袍子，怎好打仗呢？」

王大的兒子臉色灰白了，一言不發地走出去，和他的堂弟暫時被安置在另外一間屋子裏。

王老虎於是把他的夢通通都告訴了王二。這是王二從來沒有聽人說過的奇事，因為他如果也有他的大夢的話，那不過是晚上坐在房裏打算盤、翻賬簿，看他今年已經做了怎樣的生意，明年又該怎樣做。

這時候，他只冷靜地說：

「如果你真能爬到像你所說的那般高，我至少要把你名下的那份家私，一齊支給你，我還要盡力把錢借給你，不過，有許多人並不能爬到像他們以為能到的那般高。」

「我看你太小心了！」老虎的火有點冒出來。他的聲音又硬又冷酷，王二害怕起來，忙又解說道：

「我並不是不肯多拿錢，因為我有家、有孩子，我的女人年紀還不大，還會養

孩子，我怎末能夠不計算計算呢？你沒有娶親，不會曉得這裏面的情形的。」

王三把肩膀一聳，走開去，又像似毫不經意地說：

「自然咯！我懂得不得這許多！不過，你聽我說：以後每個月我得差我親信的人到你那裏，你只須記着缺嘴的便是他；你得把錢交給他，越多越好，只要他能拿得了。快點賣掉我的田地，因為我以後每月要化一千塊錢呢！」

「一千！」王二喊起來，「不過，你怎樣用法呢？」

「我現在已有一百人，我要給他們吃，給他們穿，此外，我還得添買洋槍和子彈，王老虎很快地說。一會兒，他忽然氣哼哼。『你不必問這個，問那個，』他搖着桌子說，『我曉得我應該做什末，不過我必得有了錢，然後才能做。我現在要的只是錢，你如果幫我忙，我自然有報酬！你如果不幫我，我能夠忘記你我的血是相同

的！

老虎說完，把臉逼近王二的臉，王二見了那覆在深黑眉下的兇眼睛，不覺倒退，咳着嗽說：『我替你趕緊辦到就是了。』

王二臨走時，還囑咐兩個孩子道：

『我回去了，我只有句話吩咐你們。你們已是他的了，要聽他的話，他的脾氣不耐煩，也不能隨隨便便的。不過，如果你們能聽他一切的話，你們可以爬到你們現在所不曉得的位分上。他的運氣是不錯的。』

這時，王大兒子的哭聲開始，王二連忙走開，出了石獅子的大門，才不再聽得那聲音。

八

王龍的靈魂如果曉得兒子們現在所要做的事，一定要把他的身體從他所騎臥的地方喚出來，然而王大、王二都迷惑着王三的將來決定先賣地。但是，梨花是始終和王龍一致的，所以他們不把這個意思告訴她。

這次，兄弟倆騎驢到王三的田上，去和那個戶商量。那個戶本是王龍的，他工作勤苦，娶一個自己家裏的丫頭，也很能耐勞。王大、王二和他商量了好久，才算說動他買地的心思。王二要他出一半錢，一半米，因為王二有了米，還可以賣掉，賺些

錢，並且就拿這賺的錢，做爲自家應得的備金，也沒有什末對不起兄弟的地方。不過，那佃戶說：他一時沒有這些錢，還是分作三份罷；第一份的錢和第二份的米，都可以在今年付，第三份的米，留在明年收成的時候付。王大先還不肯依，那佃戶懇求道：

『我們田上人，只靠老天的福氣，即使明年年辰不很好，你不是還可以拿地做担保嗎？』

這事才算決定了。佃戶把銀子分做幾次包在藍布裏，送到王家來。他把銀子放在桌上時，不能不露出猶豫恐駭的神氣，因爲銀子是他不知道經過多少年日的收穫，也是他用血、汗、筋、肉、換來的。

王二重把銀元數一過，十塊一包地包在紙裏。王大看着不由得不說：

『我們要不要一齊給兄弟？』

『我們要的，』王二窺出王大的貪慾，便這樣回答了。『我們現在就得送去，怕的是他事業不成功；我一而還要將佃戶繳來的米賣掉，好等兄弟的人來，一並交給他。』

但是王二並沒有讓王大曉得，他還要把這米轉上幾次手。王大從來不解商賈的祕密，他只坐着，嘆息嘆息這白花花銀子，走向別家去。

這賣地的事，只有梨花不知道。她現在還和姪子住在王龍的土屋裏，她以為周圍的地，還跟以前一樣，沒有換過主。王大、王二這次為量度王三的地，偶然走過時，都沒有想起去和她譚話。實在地，她不是一個容易譚得來的女子，因為她除了

對於小孩外，總是很冷淡，所以她雖然和藹，男人都很怕她的。

在王三的地賣了一部份的那年中，有一天，她望見駝子跟在王大的後面，在田裏走着，同時王龍的傻孩子正在土屋外面曬太陽。其實，他如今已不能說是孩子了，她已是身體發育、成年的婦人。她年紀靠近四十，頭髮都白了一些了，但是她還像個孩子。她怪模怪樣地坐着，用手摺衣邊，這引起背開父親由遠而近的駝子的注意。他從未見過她，便很惡意地調戲她，在她的鼻子下，把手指彈得好響，這傻子竟嚇得叫起來。

梨花聞聲走出，駝子見了，一巔一簸地躲到竹林的人字陰影中，却還在張望，就像一隻小野獸。梨花看清楚，好苦悶地一笑，探懷取了一塊餅，雖然這餅向來只是哄那傻子的。這駝子先望梨花，出了半晌神，隨即從竹林裏爬出來，攪得這餅，只

一嘴就吃光了。梨花於是又把他哄到身邊，一同坐在門口的板凳上。她看見他怎麼地翹起全身，才坐了下來；在一個大背心前，掛了下來的臉，是怎麼地又小，又表示着怎樣的疲倦；他的眼睛，說出自己是如何地沈鬱的憂苦。梨花竟辨不出他是成人，還是小孩，除了他那矮小的身材。梨花伸手撫着他的背，可憐着他，說：

『小弟弟，告訴我，你是不是王家老太爺的少爺？因為我聽人說，他有一位少爺，就像你這個模樣兒。』

這孩子快快地推開梨花的手，點點頭，接着就想走。梨花挽住他，又給他一塊餅，笑着和他說：

『我覺得，你嘴邊有塊地方，像我死去的老爺。他現在躺在那邊一顆棗樹下。我從他死後，真是好難過，你既是有些地方很像他，你可以常到此地來。』

駝子雖也是個闊人的兒子，但是他的兄弟們，把他丟在一旁，不睬他。僕人們也沒有留心過他，他的事情，總留到末後做。他們曉得很清楚：就是他的娘，也從來不會照應他。梨花今天向他說的一番話，可算是他生來第一次聽到的。他望着梨花，嘴唇開始顫動，他忽然地哭了，雖然他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他哭時，只這樣說：

『我望你不要讓我這樣哭——我也不曉得我爲什麼要這樣哭——』

於是，梨花又用手去撫他的背。這一次，駝子感到十二分的甜蜜，他得着安慰，雖然他也不曉得是爲什麼的。

一天一天地，駝子常到土房來。他的精神繞住了梨花，梨花和他弄得也很好。她好像要依賴着他，要他照應那傻子。駝子的惡性，在幾個月裏，居然消滅了，他沉靜而溫和。

要不是爲了駝子和梨花的接近，梨花還不會曉得王家的地，是正在陸續出賣中。不過，駝子也不是有意告訴她，他只在閑譚之時露出來。梨花聽到『我看見種田的，送來銀錢，不止一趟了；他們也不管我在旁邊，因爲我是這樣被他們瞧不起，』她馬上站起來。她平常行動很和緩，從來沒有這樣過，這使駝子呆住了，她忙又制住了自己，慢慢地跟他講：

『我不過想起有樁事，那事我一定要做的。我不在這裏的時候，你來替我照應這傻瓜，除掉你，我也不能把她交給別人了。』

她走過王家的田埂，四面起伏着的藍布衫，使她想起王龍當年的苦作；拂過麥穗的輕風，使她感到君臨於上的王龍的靈魂。她含笑去領受，心坎裏都覺得愉快，因爲王龍好像是她的父親，比那把她賣給王龍的父親，還要可愛的。

她充滿這精神，奔過這大地。大地上因為已經五年沒有災荒了，麥子長得又高又綠，方才所說的風，使麥穗微微地一動，好像被支手抓住了的她，便停步流連一會兒再走。

她走進城，目不旁視，直到家門口。她跨進門檻，逕趨王大的住處，因為她曉得王大雖然儂，但他的心有時還算軟，可以說得動。

她今天來的不湊巧，王大因昨晚應酬回來遲，這時候還沒起身，王大嫂又正在念經，她便在客廳上坐候。王大昨晚在酒席上遇到一個娼妓，那娼妓很得他的歡喜，還把一支小冷手，伸進他的衣裳裏，去搔他的頸項。他昨夜回家睡下時，這印象還很深，直到今早，還盤據在他的腦海裏。他那肥笨的身體，穿着綢的短襖褲，精着脚，拖了一雙緞鞋，朦朧朧地閒步到了客廳上。他不提防梨花在那裏，他連忙

收檢了一切狂放，擺出樣子來。

梨花快而且急地說：『我特來望你的。我聽到一樁事，真覺得難過，我還不敢信。我的老爺不是說過嗎？王家的地，是不能賣的。你現在却賣了不少——我曉得你在賣着咧！』

王大怕的是女人的震怒，他一面整飾他的衣服，一面說：

『你恐怕聽了謠言了！——你在做夢罷！』

『不，』梨花回答道。『我從一個向不說謊的人的口中聽到的，我雖然沒有勢力，可是我曉得了，總得要說的。我要告訴你：老爺是要替他自己報仇的，他的靈魂離開此地沒多遠，並且還降臨在他的田地上。他如果看見地都賣光了，他一定要責罰不聽他話的兒子們，替自己報仇的。』

兒子們

福地之續編

六三

梨花說話時，眼睛張得好大，又表現一片的至誠，她的聲音低而有點抖。一種無名的威脅，竟壓到王大的身上來，雖然他的身子不知比梨花肥大了多少。他於是只得這般講：

『賣掉的只不過是三弟的那份，很少的。他當兵，用不着地的。』

梨花正待要開口，王大嫂進來了。她曉得王大昨天深夜醉醺醺地回來，心裏不快樂，臉上一股的冷氣，真使王大受不了。不過，王大爲了梨花在這裏，料她也不會發作，所以，便很油滑地就桌上的茶碗，不知所云起來了：

『呀，我兒子們的娘今天在這裏，你的茶夠熱嗎？我還沒吃茶，我馬上就要到茶館裏去，我不在此地攪你們——我曉得太太們在一塊談心，有許多話不是我們應該聽見的——』他在太太傲慢的沉默和目不轉睛的注視下，一陣假笑，空

笑、不自然地笑，呵一呵腰，捨步去了，混身的肉，不住地顫動。

王大去後，王大嫂的神氣才慢慢轉過來，她穿件平整的藍灰緞襖，頭髮光潔，雖然王家的女主人們這個時辰還儘多蓬頭散髮的。她嘆着氣，向梨花講了一篇王大對不起她的話。梨花看出她雖在外表上還想掩飾，但是她的確是苦悶的，便用話去排解：

『我們大家都曉得，你是怎地一個好娘子。我還聽見尼姑們講，你學着念佛，比她們所教過的任何信徒都要會得快。』

『她們這樣講嗎？』王大嫂很高興地問。她接着說：她怎樣喫素齋，怎樣打坐，怎樣念經，以及一些地獄輪迴的信仰。

她喋喋不已時，梨花只聽見了一半，因為她還有一半的心思，仍在賣地的上

面。她等王大嫂暫停話頭，吃茶的當兒，插嘴道：

『太太，我不曉得你的老爺跟你怎樣說，不過如果你能把他爸爸的最後一句的吩咐，再向他提一提，我望你千萬不要忘記這樣做。我的老爺費了一輩子的氣力，才把這許多田地抓到手心裏，讓他一百代的子孫都有很好的根底，怎末，現在還只傳到第一代人的手中，就要賣掉呢？太太，你得出來講句話！』

王大嫂實在也沒有聽到地究竟賣了多少了，不過，她又不能不裝出家中的事，她沒有不曉得的。於是，她十分肯定地說：

『你不必害怕，以爲我會聽他做那不成樣子的事體。如果地是賣掉了，那也不過只是王三的一份，因爲他是個軍人，他想做將軍，好幫我們全家的忙。他用得着的是錢，不是地。』

梨花聽見同樣的話又說了一遍，才漸漸相信，便與辭告別了。

兒子們

福地之續編

六七

九

王老虎的信差回家拿銀子，已經有兩三次了。他來時只穿粗藍布的衫褲，赤腳着雙草鞋，銀子包在一方藍布裏，搭在肩上，好像是件不值錢的什物。路上的人看見他走在沙塵飛揚的道土，也都想他只不過是平常人，雖然細心一點的，自會看出他背着這末一個小包裏，竟走得渾身出大汗。然而他穿得太平常，所以也就沒人這樣細心地看他。如果有人細心望他的話，也只不過望着他那缺嘴和從鼻根長出來的兩個門牙。

這缺嘴來回許多次，老虎居然除去開支，有了些積蓄。他發出密令給他的腹心軍隊，要在北地嚴寒還未南侵的秋收以後的某天，當那月兒整夜不見，只在黎明的時候露了彎彎的形狀時，大家——老虎也在內——一齊從牀上爬下來，離開那位老將軍。

這羣人走出的時候，不光是帶了各人自己的鎗，還要神乎其技地抽了隔壁牀上壓在那人身子下面的一桿。不過這事不是容易的，一來因為那些人不能個個都熟睡，二來因為一桿鎗很珍貴，它不但能夠賣得一把的銀子，並且在賂輸了，或掠搶和發餉都停頓的時候，它更加值錢了。所以，一個兵如果丟掉他的槍，那真是一樁痛心的事情。這天晚上，他們却只抽取了二十多桿，數目雖然不算大，但是老虎至少又可多得二十幾位信徒了。

這羣人多半是中原產，強悍兇橫，早已改拜老虎做英雄。他們覺得右頰上有人輕敲了三下，便起來收拾隨身須帶的一切。有馬的騎馬，一齊先到小山上面一個淺淺的山谷，那裏還有一座荒廢的寺院。

王老虎叫人在這寺內早就預備好伙食，什麼豬、雞、和肥牛，都是化錢向鄉下人買來的。缺嘴頭上頂着大鍋，走上山來，麻子打開酒罇倒着酒，只有王大的二兒子只是爬在地上發抖。在黑暗中，王老虎把手中的火把照着他，看見他全身給汗濕透了，便罵道：

『怎末你什末事都沒有做，會出了這些汗！』

他也不等那孩子的回話，忙着向前進，只有斷續的步聲，跟在他的後面。

王老虎不打算在寺內住許久，因為這裏還不會完全脫離老將軍的勢力圈。

不過，他也不願意馬上就向北京走，因為那裏正當兩派軍隊衝突之後，羣雄爭長的局面，委實還輪不到他的份；並且，他又料到老將軍對他倒戈的反感，或許不會持久的。

王老虎站在寺門口，高舉火把，照着三五成羣進來的兵士，他把一個個都認得很清楚，還不時地嚷道：

『啊！你來了……你是好漢子！』

他叫他們宰殺那些用錢買來的牲口，又把山泉引入鍋子裏，只有鷄，却被穿在樹幹上，整個地烤熟了。

沒多時，朝日照到山上了，清晨的寒氣，格外鼓起大家的精神。他們一面吃，一面想到將來的歲月。他們深信他們青年的新首領，一定可以把他們領到有吃、有

女人的地方去。

他們肚子裝滿後，又破開酒罇，大喝了一場，個個互相恭喜着，尤其是恭喜老虎的成功。

他們吃剩的一塊豬骨頭，丟到竹林下，那裏還藏着一個和尚——這寺裏的和尚。他方才早已看得眼花，嘴裏直流着口水，這時候，他真不再能夠忍耐了，他伸手拾起這塊骨頭，送到自己的口中。

王三等大家吃停當，便站起來，一跳就跳在一個石頭烏龜的背上。他氣昂昂地一手按在刀柄上，一脚踏在龜頭上，先向四圍傲視了一周，他的濃眉鎖住，一雙眼睛只在發亮光，他的心漲大，直到他的身體也像是漲得快要爆裂了。他想：

『這些都是我自已的人，發着誓要跟我，我的時代真來到。』於是他大聲演

說，那聲音衝過一帶的竹樹林，又折回這廢寺的四壁。

「好兄弟們！這就是我，我是個和你們一樣吃苦的人。我的爸爸是個種田的，我是從田裏出來的。但是，我在種田外，還有別個運氣，所以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就丟開爸爸，投身革命，跟着老師。」

「好兄弟們！我先還想着那掃除萬惡的革命戰，因為老師當時說他的作戰就是爲此的，但是他勝仗打得太容易，他變成現在的他了。這種人我不能再服侍。現在我看清這種革命不會有結果，時代的人心都是爲自己，我覺得我的命中應該讓我招集起在老師那邊受了不好待遇、心裏不平的弟兄們。大家一齊去找一塊自己的地方，掃除一切的腐敗。我用不着再告訴你們：官吏都是萬惡的，民衆總是不平的，因爲，這種情形由來已久，五百年前，早就是如此。英雄們早就集合過，要

去懲富濟貧，這些事我們今後都該做。我要叫你們一羣忠勇的人跟着我，我們的死生，都該在一處。」

這話剛完，烏龜前面的一羣人都跳着嚷道：

「我們起誓！我們的大帥萬歲！萬萬歲！」

在這當兒，却有一個兵很滑稽地說：

「我說他像一支黑眉毛的老虎。」

老虎看那人顴骨很高，下巴窄小，目光兇野，也有兩道濃眉。

他的話引得大家都笑了，一齊喊道：

「哈哈！老虎！黑眉毛的老虎！」

至於那可憐的和尙，聽了大家像老虎一般的叫嘯，他真地怕極了，因為這山

谷裏，先前本來有過虎。他返身藏在寺後的小庵裏，爬到牀上，用破被蒙住腦戴瓜，伏着只發抖，又暗暗地哭泣，因為他很後悔方才不該偷吃那塊豬骨頭。

這時候，王老虎叫大家且休息，於是大家在酒後都入睡鄉了。老虎不聲不響地派了三個伶俐的兵，一個扮作乞丐，兩個扮做小販，進城去訂聽老將軍對他的步驟。又叫缺嘴靜悄悄地到山下去看動靜，如果真有追兵，也好預備逃。四人去後，他安然坐下，用筆計算現在所有的人數和槍彈。結果，不算他那兩個姪兒，他共有一百零八個勇壯的英雄，一百二十八桿槍，十八箱子彈。這子彈是他陸續從老將軍那裏偷得的，分開幾次，叫缺嘴搬運到山上，放在這破廟的佛殿上，因為這快要倒場的佛爺的身體，適巧遮住這十八個箱子，使它們受不到殿門縫裏吹進來的風。

他又算算軍衣，在北風未起前，還沒有什麼問題。被褥每人有一牀。食糧還夠三天的。

他又想現在不必和老將軍打什麼仗，因為這地方已被老將軍盤据了十年，什麼都快搜括完，他就是打勝仗，那裏還能活下去，所以，不如乘早向北方開拔。他想不到把軍隊住紮在家鄉的附近，那裏北面有一排山，是天然的保障，遇着不得了，雖然不能再回到南邊，東西兩面還有地方躲。

不久，派去的探子回來了，一個說：

『各處都講蜜蜂現在分了窩，大家都怕那已經吃得這樣空空的地方，怎好再去養活這兩大窩。』

那乞丐接着說：

『我討飯直到軍營，我挨近老將軍的身旁，看見他臉都氣紫了，只在那裏罵：「我夢也想不到，這黑眉鬼會幹出這樁事！我太相信他了，大家不是都說，北方人比我們南方人靠得住嗎？我要用槍尖去串起他的肉，這該死的賊！這賊的種子！」他又在嚷着，他要傳令追趕了！』

他講到這裏，聲音像似都接不上來，不過，他就是那喜歡說笑的那個兵，所以，他聲音越來越尖，從他污泥封了的那好像叫化子的口中，透出來：

『但是，我可沒有看見有一個兵在出動。』

王老虎微微一笑，曉得沒有什麼可怕的了。老將軍的兵快有一年未領餉，他們一時無處去，就閒住着，每天吃他三頓飯。如今，老將軍如果要和老虎校量，先得發軍餉。老將軍現在固然是火頭上，兩三天就會平復的，那時他還是回到娘

兒們的身上，他的兵還是在太陽底下吃了就睡，睡了又吃的。

王老虎決心向北，他不怕任何一個人。

十

王老虎允許部下大、吃大喝、大樂了三天。第四天，他雙手交在胸前，又站在烏龜背上，向着大家說：

「今天太陽落下後，我們定要出發，去找尋我們自己的地方。每人都得當心點，假如那一個還想過那老將軍營裏好吃好睡的日子，儘可以回去；不過，今天出發後，如果有那一個居然違背我們一齊發過了的誓約，那末，我就用我的刀，直取他的命。」

他說完，果然拔出佩刀，直刺到聽衆的臉前，大家駭得面面相噓。老虎動也不動地等着，果然有五個年紀比較大的兵，從人羣裏走出，偷偷地摸下山去了。老虎看着他們去後，他的刀還是不動，他喊道：

『還有沒有？』

大家不作聲，靜了許久，忽然在人羣的邊上，一個欠住身子的要逃走，老虎一看，是王大的兒子。他叫道：

『你可不能走！你這小混蛋！你爸爸把你交給我，你休想能自由！』

他把刀插回鞘子裏，輕蔑地說：『我不願用淡到沒有顏色的血，來染我這寶刀，我只須鞭打你，像鞭小孩子一樣。』他等那孩子重行站定，低下頭，他才接着說：『你們各自把鎗檢查過，把鞋子繫緊，腰帶捆好，今晚我們要好好地走一程。』

我們日間睡眠，夜晚行路，我們遇着人，要說自家是散兵，特來此地受編的。」

在臨行前，他又吩咐：

『不到我發令，你們不許停，停下來你們的吃，喝都由我付賬。』

王老虎騎上自己一匹大紅馬，那馬骨格雄偉，周身鬃毛，還背了一部份的銀子。缺嘴和還有一兩個親信的，也帶了一部份。老虎的左右，兩匹驢子分坐他的兩位姪少爺，此外，還有三十來個騎兵，分列在他步隊的前後。他很能體諒部下，不讓自己的馬，走得過快。

他們走了二十多晚，沒有搶、掠、奸、淫過。他們的路向却是朝着老虎的故鄉，此中自有好多的緣故，第一，他料準他的哥哥不能不幫助他一些糧餉；第二，他不必蒙那搶劫的惡名，在方始發動時；第三，萬一老天不作美，他可以立刻從他所謂一

羣的好兄弟裏，隱遁到自己的家中，他那富有的家，總可以保障他生命的安全。

不過，長途的步行，不是老將軍統治下所曾有過的，所以看看離開目的地不多遠了，大家切望享樂的心，轉而對於老虎起了一種不信任。一天，在月光下缺嘴偷偷告訴老虎說：

『現在該讓他們休息三四天，給他們一頓酒菜吃，賞他們一點錢。』

老虎跳着說：

『誰講埋怨我的話，我把他槍斃！』

缺嘴攔住了，把他拖到一邊，心平氣和地告訴他：

『大帥：你可不要再講這種話。你請息怒。他們心裏都像小孩子，只要他們看到有眼前一些子的快樂，比如說一人一盤肉，一人一杯酒，或大家賭一天錢，他們

的力量，會有你想像不到的那般大。他們真有這樣的單簡，容易高興，也容易發悶。他們的眼睛不能像你望得那末遠，他們只能看到一天以後的事體。」

老虎向來相信缺嘴的話，於是他到那靜臥在坟旁小松樹下的一羣兵士裏，很溫和地說：

『可愛的弟兄們，現在眼看就要到我的家鄉了，你們一路辛苦，到了那裏，我要賞給你們酒菜吃。我買牛、買豬、買鴨、買鵝，宰給你們吃，我還買家鄉頂上的酒給你們。那酒一開罈，香氣直撲你們的鼻孔。此外，我更賞你們每人三塊錢。不過，你們只許駐紮城外的村莊，免得引起大家的誤會。』

部下聽完這番話，一個個笑着站起來，荷了槍，當晚就到老虎的家鄉。老虎指定城外四間小茅屋，叫他們住下，同時他親自去和村長商量，他的兵不是白住，白

吃、事事都給錢的。不過，這裏新近也已駐過兵，長官也都說過老虎的這套話，到臨了，一個錢也沒有見過，所以，村裏人這次不再相信，臉上的神氣很不好。老虎一看沒法，只得當面交了多少錢，這才買了他們的笑臉。

大家駐紮完了，老虎向兩個姪兒說：

『好了，姪兒！你們的爸爸要早點瞧見你們。這七天裏，我也要歇息。我們的戰事，就在七天之後咧！』

他說完了，勒着馬頭向南去，遠遠地望見王龍的，也就是他自己的土房。他的姪兒騎驢跟在後面，進了城門，快要到家時，王大兒子的白臉上，才算有了笑容。

十一

老虎家居的七天裏，王大、王二盡力奉承他。王大天天帶他上茶館，看女人，晚上又請他吃酒席，無如老虎總是悶悶的，也不笑，也不多講話，妓女們唱着，或者和他說話時，他說那好像是老鴉的叫喚，他真討厭這聲音。據說這是阿蘭的遺傳性。

只有一天，他話說得多。那天，王大嫂特地來見他，算是謝他照應她的二兒子的意思。她說，二兒子是她兒子裏頂好的一個，聰明客氣，有樣子。老虎只用兩眼望着她，等她說完了，很粗魯地講：

『嫂嫂！那裏是這樣的？他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最胆小、最軟弱的人。他的胆子不比鷄子大多少，他常常哭，我帶着他，就像帶了一個漏水的茶壺。二哥的孩子固然好得多，但是他始終只是個小丑的模樣，太沒頭腦子，我不曉得一個小丑能夠爬得怎樣高。我真不幸自己沒有兒子可以用。』

這番話說得王大嫂臉上好難看，她又不好用話去掩飾。正在這當兒，她的大兒子從後面走出來，口裏只說：

『娘！讓我去——我要去！』

王大兒站在許多人的前面，他相貌美好，穿件孔雀色的緞袍子，皮鞋，手指上帶了一個戒指，頭髮向後梳，刷得好亮，臉白，一雙手像似女子的，但是他的神氣很英武，眼睛尤其好。

但是，他的母親急着說：

「你這話真荒唐。你是我們家裏的長男，我們怎能讓你去投軍。就是要讀書，我們都不能讓你上南方去。」這時，王大只是垂頭不作聲，王大嫂氣呼呼地說：「老爺！這件事難道只有我一人該管嗎？」

於是，王大才有氣無力地說：

「你媽的話是對的，好兒子！她總是對的，我們怎能讓你幹這個。」

這孩子雖然今年已經十九歲，却開始頓腳，用頭撞在窗戶的橫木上，哭着說：

「如果你們不讓我去，我要毒死我自己。」

他的父母真地着慌了，王大嫂忙叫喊少爺的底下人來，領他去白相，散散他的心。王大探懷拿出一大把的錢，塞在兒子的手心裏，說：

『你拿去隨使用，只要你高興。』

大兒先還把銀子推開了，他的底下人竭力地說好說歹，隔了一會，他才像似不情願地拿起這銀子。走出去的時候，還哭着說他要跟他的叔父去。

他去後，王大嫂躺在椅子上直嘆氣，她說：

『他常犯這脾氣，我們真沒法，他比那個都難管教。』

老虎坐着，靜看一切都過去了，他說道：

『有志願的人總是好教的。如果我帶着這孩子，我也可以教好他。他現在這脾氣就是因為沒有人好好地教過他。』

王大嫂本來很自負，聽了這話不高興，再坐了一下，便向老虎打個招呼，走出去了。

王大悶悶地說：

『我現在才曉得女人是頂難弄的，你要有了兩個女人，日子便沒法過。我又覺得地也是麻煩的東西，無論你待佃戶怎末好，他們總是有意爲難你。我受這兩樁的苦，真是說不出。像你可算得幸福，你沒有地，沒有女人。』

老虎輕侮地回答：

『我連什麼女人都不認識。』

老虎在王大那邊住了四天，才搬到王二那邊去。

王二的女人雖然粗，說話聲音響，袖子總是捲到肘子上，不時打這個孩子，敲那個孩子，但是她有時也把自己的鼻子摩擦在孩子的肥頸上。她雖然最省錢，却也有時從她懷中的深處，探出一文錢，給那哭着的孩子買糖吃。

在王二的家庭裏，老虎意識到他們夫妻間的和洽，孩子們的快活，不是王大那邊所有的。他又明白麻臉的姪子，何以比那臉色慘白的姪子活潑得不可以道里計。在王二的孩子中，老虎最賞識那年紀才五歲的一個，因為他長得頂好，身體圓滾滾的，他有時伸手去弄他，或給他一個錢，但是這小孩馬上沉下臉，把手指放在嘴裏，看着老虎的兇臉，隨即搖搖頭跑開了。老虎受了這個拒絕，心理倒有些難過。

這七天裏，老虎眼簾所接觸的，盡是些女太太、女用人、丫頭們。當一個女用人作事的時候，把苗條的背心向着他，他童時留下的梨花的印象，重行湧現了。如果那女人轉身把臉對着他，他禁固已久的心泉，也會使他有一次的震動。他走開了，他重又督察着自己；他有察遠的徑途，他不能再留在這溫柔的家鄉，他必得走他

自己的路程。

臨走前一天，他拿着香到王龍的坟上去。

王龍生時和三兒隔離得最遠。因為父親要他長住在田裏，所以老虎的兒時是十分苦楚的。他自小也就憎惡田，他今天走近那田裏已經屬於他的土房子，他也厭惡它。雖然這土房是他小時的家庭，但是他絲毫不愛它，因為那土房實在是座監牢，他小時真害怕他永無逃出的一天。他不肯走近那裏，他繞了一個圈子，穿過一排矮樹林，來到他家裏祖先的坟地。

他走近時，一個人的哭聲低低送過來，他覺得看見他從未見過的奇蹟：梨花坐在草裏，把頭貼在王龍的坟上嗚咽着；他那多年不見的姊姊——傻子，坐在一旁，臉兒又小又白，手裏弄着一方紅布；明爽的秋陽照得那塊布格外地鮮紅，她對

着它只是笑；還有一個駝背的孩子，牽着她的衣裳，有依依不捨的意思。

老虎聽那哭聲，好像是從她心坎裏面放出來，他越聽越覺耐不住，他對於父親的宿恨，重新作用了，他拋了香，深深地嘆口氣，走回去了。

他惚惚走過王家的田上，他只想著應該堅決地離開這地——這女人——應該幹他自己的事情。猛烈的秋光，把大地浴在鮮明的海裏，但是老虎一些也沒有看見，他意識不到什麼美。

第二天清早，老虎騎上他的紅馬，那馬受了清早冷氣的侵襲，不住騰越，蹄子打在石子的街上。麻子也跨上了驢背，兩人一齊趕到王大的門口，好提出他的二兒子。不過他們剛到那裏，門忽地開了，一個人飛跑出來，嘴裏罵道：

『這是多麼晦氣！——這房子怎地這樣不吉利？』那人嚷着，不知跑向那裏

去。

老虎覺得格外耐不了，回給那人一句道：

「什末晦氣？太陽快出來，我還走不了，這就是晦氣！」

不過，那人連頭都不回，老虎這時罵得更利害，竟向麻子叱道：

「你那放屁的堂兄弟，只是給我找麻煩，你去找着他，告訴他馬上就出來，不然，我就不帶他去了。」

麻子立刻跳下驢子，跑進去，老虎也下了馬，牽馬到門口，正待把韁繩交給看門人，麻子忽地又出來，臉色死白，喘着氣，若斷若聯的聲音說：

「他決不再出來——他上吊——他死了！」

「小猴兒，你說什麼？」老虎嚷道，跟着帶跑帶跳地闖進門去。

這時滿院的擾攘，男人、女人、底下人圍繞着一個東西。在一片吵鬧的聲中，更透出一個女人的——王大嫂的尖而且響的叫號。王老虎擠進了人堆，看見他大哥也在那裏，那張肥胖的臉，黃得像蜡油，流滿了眼淚，臃腫的身子，還攙着他的二兒子。這孩子直挺挺躺在清早光明的天空下，死了。他的頭倒垂在他爸爸的手臂上。他昨晚跟他的二弟一房睡，他二弟因為前一晚喝得醉醺醺，一夜沒睡好，昨晚便睡得特別好，直到早晨才醒，看見一個擺蕩在空中的人影，還以為是件衣服，他很納悶，爲什麼原故它會被掛在這裏？他注目再看時，他狂喊了，他驚醒了全家大小。

王大低頭望這吊死的兒子，旁邊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告訴他這段死的故事。他有了那從未給與生前的兒子的哀憐——兒子身子這末小，這末細，現在竟

死了。王大抬頭才看見老虎，哭着向他說：

『我真想不到，我的兒子會這樣死的。你一定待他太不好，他才討厭你到這
個份上。你要不是我的兄弟，我定和你——我定和你——』

『不是的，哥哥，』老虎說得比平時要算溫和得多。『我何嘗錯待過他？別人
走路，他總騎驢子。並且，我也決沒有想到他有尋死的胆量。如果，我曉得他有這胆
量，我或者還可以讓他做出一些事業來。』

這時候，這匆匆撞出去的僕人，領着陽陰生進來，同來的還有和尚們。

老虎避到一間屋子裏，等那禮完了，他跨上他的馬，逕自走去。在路上，很有些
悶悶，他總想着白臉孩子的死，決不是出於他的意思，而是上蒼注定的。他強制自
己忘記這白臉孩子，忘記他是怎的模樣，當他的頭倒垂在他爸爸的臂上。最後，老

虎向着自己講：

『或者，就是有了兒子，還是不會有福氣。』

這句話暫時安慰了自己，於是，他打起精神向麻子說：

『喂！孩子！前面的路長得很，我們得趕緊。』

十二

老虎在動身的前幾天，問過那聰明審慎的老二，什末地方可以做他理想的地盤？經過老二的建議，他決定鄰省的一處。那裏，第一遠離王氏家鄉，萬一有了盜劫的必要時，不致直接損害自家人；第二，雖然那裏離開家鄉遠，一聲不好，逃回家來，究竟還算是方便，並且，他家裏送給他的銀子，比較可免被盜的危險；第三，地方出產豐富，很少有過災荒，山勢也很險峻，使於憑守；第四，那裏還有一條南北必經的要道，設個機關，徵收人貨的稅，也很有可觀的；第五，周圍有三四個大鎮，駐軍不

必單靠當地的給養；第五，上等的米，從這裏運出去做酒，一般的老百姓，不能算是十分窮。

但是，其中却有一樁大障礙，就是這地方已經有了主人翁——也是一位軍閥，關於他的一切，老虎曉得的很少，除了他的綽號叫老豹。這是因為他的額頭太特別，像豹似地向後塌斜着；並且，他治理老百姓，兇惡得像似豹。不過，老虎也着實打算過：他得分散自己的隊伍，至多只能像似遣散了的兵，混進豹的守地，探明豹的實力，以及那一塊地方，比較容易先下手。

計畫打定了，老虎這天招集那四間茅屋裏的部下。他們都已喝過早酒，抵禦那清晨的冷氣，這時在朝日照射下，聽他們首領的訓話：

「好的地盤多着呢！我們要剷除的軍閥只有一個！在我們的新地盤裏，有的

是好酒，你們從來沒有嘗過的好酒！

大家一陣子喝采。

『不過，這樁事不很容易的。我們先得偵察那地方的軍閥，兵力怎樣？他的
人數如果比我們多，我們就得想法子，使他們脫離那軍閥。我們每一個人都得做
偵探，我先親自上那裏，察看什麼地方最宜於駐紮。我的親信——缺嘴的，會在那
裏的太平村上一個小客棧裏，等着大家，告訴大家，到了那裏以後的集會地。現在，
大家且分成三個、五個、七個的小組，像似逃兵閒蕩到那裏，如果有人間到的話，就
說要投到豹將軍的旗下。今天每人先發三塊錢做糧餉，到了大家集會的時候，再
陸續發下去。』那不准奸淫的話又說了一遍。

老虎跨上紅馬，左右是缺嘴和麻子，他們先自出發了。那馬走得靠近豹的領

士時，被老虎騎到一座墳頭上，那墳位置在山頂，從那裏俯視豹的領土，一一都在望。但見幾個小山間，河流貫着一片平原，村落繁多，新換過頂的茅屋，磚瓦的房子，那初冬新麥的綠色，以及北面一排高山的尖兒都映入老虎的眼裏，使他從垂涎的心意，更堅定了那佔領的主張。

他們下山，到那平原的頂頂邊上的一個小村裏。村裏人正當早晨工作後，都在小茶棚下歇着閒譚，個個老誠精壯，老虎看了真歡喜。在那條小街的盡頭，果然有家掛着帘子的小酒店，老虎下了馬，叫他一對侍從在外面等着，自己掀起門簾走進去。裏面只得一張桌子，他在桌上一敲，出來一個孩子，那孩子一看老虎那般的兇暴，忙又進去，把他爸爸喊出來。那酒家用布抹了桌面，謙恭地問道：

『客官要喝什末酒？』

「你有什麼？」老虎也問。

酒保回說：「我們有此地新得的玉米酒，味兒着實好，世上那裏都運去，就是當今的皇上，也都吃過的。」

老虎笑着問：「你難道還不曉得現在已經沒有皇上嗎？」

酒保臉上好驚駭，低低地問：

「不，這我倒不知道。皇上是幾時死的？也許那龍位是給人搶去的吧？我們現在在的皇上是誰呢？」

老虎不耐，重說道：

「現在已經沒有皇上了！」

「那末，誰管着我們呢？」

『現在，是大家搶着來管的年頭，』老虎說。『管着的人多得很，誰能爬到頂高的位子，還沒人曉得呢！現在正是人人升官發財的當兒。』

酒保把酒壺放在桌子，好不高興地說：

『沒有皇上，倒底不是好事情，那就像一個身子沒腦袋，我看日子是要不比先前了。我們這鎮上，以後恐怕也不能像以前那末平靜了。』

他垂頭喪氣地把熱酒罇上一碗，遞給了老虎，老虎一口就喝乾，再吃了幾碗，混身的血格外熱，念頭格外熱得深。可是，他沒有忘了門外的缺嘴，他也給他一碗酒，那缺嘴雙手捧着，像狗一般地舐着，但等到嘴裏裝了一些酒，便把頭向後一仰，那酒才流下他的喉嚨，這是因為他的上嘴唇分裂開，失去喝飲的能力了。

老虎重又進來問酒保：

「你們這裏是誰在管着呢？」

酒保左右望望，看看沒人來，才低聲告訴他：

「是一個大強盜，叫做老豹的。他把我們搜括得真乾淨，我們恨不把他趕走咧！」

老虎聽聽話頭很對了，特爲不經意地說：

「難道就沒有人能夠和他幹一下子嗎？」接着他更做得隨便些；

「拿壺清茶我喝，這酒把喉嚨燒得好利害。」

酒保送上茶，才一五一十地說了好一會：他們怎樣向縣裏請願，縣裏向別處借來一支兵，比豹的弟兄們還要壞，一交鋒，就逃走，挾着鎗到處劫略，縣裏同時却派人來徵稅，說是替鄉下人剿平了豹，鄉下人應該多出點，那曉得這錢收了去，都

做縣長販賣鴉片的款子；所以他們比來比去，覺得還不如好好地供養着豹，得着暫時的相安好；在這裏，地方究竟還不算十分窮，總還有法支持的。

老虎又進一步探得豹的巢穴在雙龍峯的山谷裏。他這才付了酒錢出門，和一對侍從繞上那環形的山頭。他看了許久，才望出遠處確有兩座山峯，緊緊地並着。他便向那邊去，一路只是馬、驢的蹄聲，那不知事的麻子偶然唱了一兩聲，却被老虎喝住了。

下午完了，太陽還沒落山，他們到了雙峯的脚下，只見形勢峻峭，野路紛歧，樹石間山泉亂流，草深苔滑，不像有什末人走的足跡。在太陽完全落下時，他們走近一座隱在樹後，以山爲後牆的荒涼的小廟。那廟門關着，老虎上前，在門上貼耳細聽，裏面一無聲息，他使用皮鞭打那門，也沒有人答應。他打得更響些，表示他的慄

怒，最後，那門才微微地開了，一個頭頂禿光的和尚，從縫裏朝外望，他的臉老得起皺紋。

老虎說：

「我們今晚想住在這裏。」他的聲音在深山的寂靜中，格外顯得堅強而明銳。

這和尚把門開得稍爲大一點，像似縫中透出的風聲道：

「村子裏難道沒有旅店嗎？我們這裏都是些出家人，飲食壞得很，我們沒有肉，我們喝的也只是白水。」他望着老虎，他長袍所罩的膝頭，只在震顫着。

老虎硬把門推開，帶着侍從，一直進去。廟後幾個和尚的處所，很是靜僻，他便卸了武裝，權且住下了。那天深夜裏，他聽得殿前有低而沈着的哭號，他偷偷走去，

看見幾個和尚，還有兩個小和尚，一齊跪在佛前，燒香禱告：

『救苦救難——救我們！不要被盜劫！』

那佛爺的肚子垂下來，倒有好幾摺，那香烟在深夜的風前，左右地飄蕩。老虎猛吡一聲，大家嚇得跌做一團，和尚袍互相纏着，動也動不得。內中一位方丈，年紀大了些，臉上呆住了，好像他的末日已降臨。老虎忙把口袋解開，把銀子露點給他們看，他們看見銀子，才慢慢放了心。

第二天早上，曉霧罩着雙龍山，老虎走到寺門四下望，什末都不見，好像自己成了世界上的孤獨者，那曉寒更使他想到的時候已是初冬，他該趕緊替自己和部下打算，儘雪還未落之前。

他當日差缺嘴下山，傳達他的命令給那些三五成羣的部下，要集中在荒涼

的古寺裏。他守候了兩天，前後陸續到了五十多人，他心裏不免懊喪，他所痛惜的，却不是人，而是那人攜去的鎗和子彈。

這羣人把廟裏的清幽打成粉碎，他們到處都去，他們站在佛爺的身上，又在那裏大小便。老方丈實在忍不住，向老虎商量，老虎道：

『你們搬開你們自己和你們的神像，比我把我的弟兄們搬開容易得多了。你們不如把神像都挪在一處，自己也住在那裏，我可以禁止我的弟兄們，以後不再到那裏去騷擾。』

老方丈一想除此也委實沒辦法，便都答應了。只有金身的大佛，搬他不動，特地用塊布遮蓋他的臉，讓他不致看見面前的不潔。

老虎開始整理他內部的工作。除缺嘴外，他新選拔兩個人做他的親信。一個

綽號鷹，因為他瘦削的臉上，隆起一大個鷹鉤的鼻梁；一個叫屠戶，據說他原本殺過豬，脾氣不小，所以還殺過人，他身體肥壯，却能用雙筷子，夾取空中的蒼蠅，時常博得觀衆的喝采，並且，他殺人取血的時候，也能一樣地敏捷。這三位雖然都算老虎的副將，但是老虎還是特別信任缺嘴，所以，這天對缺嘴這樣講：

「你的身份又在他們兩個的上面，你得替我隨時留意他們倆有沒有背叛我。」

此外，他又精選許多比較伶俐一點的兵士，脫去軍服，穿那貼身的破襖褲，下山去混在村鎮裏，刺探關於豹的一切。結果：

各方面的報告，證明以前村子裏酒家的話都很對。老虎聽過每人的話後，却捉住了一點，以為很是他自身發展的導線，那就是：此地所屬的老縣長，地位動搖

着，因為看想他的太多了。他又明白：豹未必有怎樣的了不得，他應該差能手去窺伺雙龍峯上的巢穴。

那天晚上，大家圍着吃飯的時候，老虎默想有誰可以勝任這樁事。他在猶豫未定的時候，眼光碰巧對着嘴裏塞滿東西，還沒來得及吞下肚子的麻子。他立刻起身，回到自己的房裏，照例麻子也護從着進來，老虎把門一關，問道：

「你有胆子替我幹樁事情嗎？」

「試試我，伯伯！看我行不行？」麻子嘴裏帶着東西說。

老虎這才告訴他：要他扮作一個鄉下人家的小孩，帶把彈弓，在天快黑的時候，走到豹的寨門前喊叫，裏面自會有人向他盤詰，他就說爸爸叫他出來打鳥，不料冬天天短，黑得這般快，因此走失了路，又怕深山的野獸，特來投宿一夜，他們

要是不許，至少也得哀求，能夠通過那寨門，那時，就好留心那裏有多少人？多少鎗？豹是個什末樣兒，回來一齊告訴老虎。

麻子聽完吩咐，臉色白了，麻點成了臉皮上的斑點，不過他還勉力說：

『這事我能做。』

老虎又勉勵他一番，說他長得一臉蠢像，做這事頂相宜，又說將來怎樣提拔他。於是紅顏色又漸漸回到麻皮上，他說：

『那末，大帥就試試我。』

老虎一時好高興，又想像着他還是應該自己有個兒子，不過，要比麻子還強壯，還大方點。

麻子去後的第二天晚上，老虎在廟外，守望着遠處的山路上，他內心這末想：

「我該差個別人去，因為麻子要是有了個好歹，我怎樣對得起老二。不過，除了自家，我又能相信誰呢？」

此時，他的弟兄們已經睡了，月兒升過雙龍峯，高高照在天空裏，那孩子還是不看見。他悶悶地回來，倒下身子，正在睜眼睡不着，忽然，聽見敲門的聲音，他趕緊出去，門外站着的是麻子。他精神還是很興奮，不過走路有點跛，褲子撕破，乾血佈滿在上面。

老虎高興極了，第一句先問：

「你的腿怎樣了？」

「不怎樣，」麻子毫不經意地回答。

「給豹咬了一口吧？」老虎笑着問。

麻子曉得伯伯在打混，所以也笑了。

『不是的，山路滑得很，我拌倒在一棵荆棘上，才弄得這個樣子的。伯伯，我餓了。』

老虎推醒一個兵，叫他預備飯，不過一個醒了，其餘的也大半都醒了，看見麻子回來，更不肯再睡，一齊圍着他。老虎索性就叫他當着大眾講他此去的經過。

麻子坐在那臉上蓋了一塊布的神像前，開始他的冒險長篇故事。他大概是說：『我挨近寨門，哀求留宿，他們看我老實得可憐，放我進去。我吃完饅頭和稀粥，裝出害怕的樣子，我說我要回家，此地定是強盜的地方，我恐怕豹就在這裏。我說完話，衝到門口，想要出去，大家這才格外放心了。他們說，你好好地等到天亮，包你沒事回家去，我也就沒說什末。後來，他們問我，我的鄉裏大家對他們說些什末？我

說，我們鄉裏都說你們有本事，說你們的老大哥是人的身子，豹的腦袋。他們聽了大笑說，你這裏來看個明白吧。我跟着他們，到一扇窗戶的外邊，他們叫我朝裏望，我一望裏面燒着蜡燭，豹坐着，果然有點奇怪。他的頭頂寬，眉毛的上邊，就是額頭，一齊向後塌，看去確是像個豹。他身旁還坐着一個又兇，又好看的女人，陪着他喝酒。我再看他房子的左右，精壯的人有我們三倍多，能打幾下的都有槍，其餘的拿着斧頭和鐮刀。此外，小孩，女人也不少。我問孩子們，他們的爸爸在那裏？他們說是不曉得，因為這裏年紀大了的男人，都可以當做爸爸，只有母親才是各人不同的。還有座寨門開在山崖邊，門口只是很狹的一條路，堆着圓石頭，預備朝着山下滾。我走過那條要道時，守衛的都正在打盹，我要奪了他手裏的鎗，却也很容易。我跨過他的身體，他還不曉得，這也許是他們對我用不着怎樣的提防。我又從一羣衛

兵裏，聽到他們都不很樂意他們的頭腦；他們說，豹貪得很，搶來的東西，總喜歡一個人霸佔，不分些給手下。』

麻子的話講到這裏，老虎已是非常之高興。不過，麻子以後所說的，像是一味地意造，好去吸着聽衆的精神，老虎於是站起來，吩咐麻子不必再往下面講，還是去睡罷。這時候火把已經燒完快，閃爍着的餘燼，在朝陽的光裏，也失去了自家的顏色。

從這許多方面的刺探，王老虎漸次找出他的出路。他決定先從老縣長入手。那老縣長天天害怕自己丟了官，尤其怕豹的壓迫，所以，他可以帶着部下，投在老縣長的旗幟下，供他驅使，幫他除滅他的對手豹。

他主張最後決定了，他當衆宣布，大家都佩服。他叫三個親信的，全身軍裝，暗

藏短刃和手鎗，跟着他出動，部下每人特賞五塊錢，準備隨時聽使用。臨走的時候，老虎又送廟裏的和尙許多錢，他們都歡喜。那幾乎嚇死過去的老方丈，倒有點不好意思，他向老虎說：『先生，你真是個好人。我要在菩薩面前替你求福氣。此外，你還要我怎樣報答你？』

老虎回答道：『用不着，你不必去麻煩菩薩們，因為我向來不信這一套。不過，你將來如果聽到人家講起一個人，名字叫做老虎的，請你多替他說上幾句好話，說他待你十分好。』

老方丈呆了半晌，忙答應他：『一定這樣，一定這樣。』同時他的雙手抱着洋錢，緊緊貼在他的胸口前。

十三

老虎和三個親信的，直奔縣長公署。他們氣概糾糾，活象上級官吏，所以毫無阻礙地就到了公署的最後一進——縣長的住處。

縣長招待很殷勤，寒暄過後，老虎坦然地說：

『我們聽見人家說，你是最清廉的縣長，可惜常受土匪的威脅，我們特來報効，用我們的軍器和能力，幫你勦滅這土匪。』

縣長一面聽，一面打算着，他用發抖的聲音回答道：

『誠然，我是很受牽制的。我不是武人，我只是個書生，我真不曉得如何應付這土匪。我雖然也算有一支駐軍，但是統領這軍隊的那位軍長，受命中央，我指揮不動，更加他本人又不喜歡作戰。至於當地的百姓，也真頑蠢，一開仗的話，我料不定他們是幫官兵還是幫土匪。他們對於絲毫的正稅都不高興納。現在，我還得先請教你的尊姓大名。你的府上是那裏？』

老虎只作這樣的回答：『我們是周游天下的英雄，專門做那除暴安良的事，我們久聽說此地受着土匪的擾害，所以特來獻策，不過一切須得祕密點。』

老縣長的德政在此姑且不必提，但是他家人口繁多，全靠他一人的力量。他真怕一個不好丟了官，如果有什麼除去勁敵，保持他的位置的方策，他當然是樂意承敬的。於是，他真地撤退兩廂的僕人，只留幾個衛隊。老虎說完了他的計策後，

老縣長心裏還有一層放不下，就是這新收的英雄，是否豹的對手。老虎這時也已看出這一層，不介意地說：

『我能像宰貓似地宰那豹，我能割下它的頭，那滴下來的血不會使我的手發抖。』

老縣長又沉思了一回，他想自家的軍隊，怎樣不中用，怎樣不可靠，他覺得目前捨此也沒有什末別的出路了。於是他說：

『我也找不出什麼別的法子了！』

老虎這才替老縣長從頭至尾計畫了一番。老縣長照計而行，先差人傳話給豹說：他年紀太大，有倦勤的意思，新任縣長不久就到，他爲了地方，極願維持新縣長和豹雙方的感情，所以，特請豹和豹的大頭腦們，來縣署裏宴會，席間好介紹新

縣長給他們。這話傳過去，同時老虎叫他的部下四出散謠，只說老縣長不久就辭職，新任是某某。豹聽到老縣長的話，也四下一打聽，果然是事實，便決定赴會了。

那是一個下雨的夜晚，有風又有霧，豹的一羣人，都盛服武裝，來到縣署。縣長把他們都請到大廳上，那裏看不見一個自己的衛兵。讓定了位子後，他自己特地坐在靠近門口一個席上，那門旁一扇格子窗，窗紗的外面，便是老虎和他的一羣，個個懷了利器等着。

今天的酒菜，都十分丰满，酒性更是凶猛。豹起先還四面望他的頭目，意思是不要他們喝得太多了。但是，他的一羣天天吃的都是粗糲的東西，幾時嘗過這許多的美味，所以，個個越吃越高興。這樣地過了三點鐘，老縣長看看客人都已吃得有氣無力，肚子已經裝不下，酒却還在一杯杯地傾着，他忽地渾身發抖，臉色死灰，

有些躊躇地講：

『我心裏怎地痛得好奇怪！』

他急急舉起酒杯，但是他的手抖得真利害，那杯像似要從他的手中滑到磚地上。他匆匆起身，從席後的門口出去了。

在客人詫異得還來不及透出一口氣的期間，老虎的哨子已響了，他的口號跟着來，他的人一齊擁進門，各自直趨各自預先認定了的強盜頭，老虎把豹當做自家的對手。

惡戰開始，大廳的幾扇門都關了，豹跳起身子，衝向老縣長脫身的那扇門。老虎拔刀，引面直刺他的雙臂，他這時只有隨身的短刀，他着實要佔下風了。而那些吃醉的強盜頭已被砍殺的差不多，所以一部份人，要來幫助老虎弄掉這支豹。

但是豹畢竟是不凡，他雖吃得一半醉，他那飛快的身子和兩條腿，撞着、踢着，也還能夠保護他自己。老虎不能一刀就結果他，而又不願意手下的幫助。那時，老虎心裏委實欽佩豹的神勇，捨不得害了他，但是這究竟不可能，於是豹終被逼到大廳的角上了。豹出身綠林，武藝固然好，但是老虎却受過些新軍事的戰鬥術，這時候，高下才分出。老虎一刀深中豹的要害，那刀隨即又是一扭轉，豹血水奔流，倒在地上。不過，那雙兇猛的眼睛向着老虎最後的一望，確是老虎一生所忘記不了的。豹果然是像豹，因為他的眼睛不像一般人那樣黑，却黃黃白白地像琥珀。也在這時候，老虎才看清楚他的頭頂上寬闊向後傾斜，也奇怪得像個豹頭。

老豹的手下都圍上來，看這斷了氣的豹。屠戶雜在人堆裏，豹道：『豹的心還沒有冷！』並且，出其不意地伸手攫取桌上的一個碗，斜着劃開豹的左胸膛，用手

捏緊豹的肋骨，於是豹的心跳出來，冷冷落在屠戶手裏的碗中。這心果然不僅還沒冷，並且還在碗裏跳了一兩下。屠戶把碗獻到老虎前，大聲喊道：

『大帥！請吃這顆心！自古乘熱吃下勇士的心，自己的心會比那個勇士勇上兩倍的。』

但是老虎不願意，轉過身子，傲慢地說：

『我用不吃着這心。』他的眼睛注視到席上掛着的光芒四射而今朝却不會用過的豹的一柄長刀。老虎握在掌中，玩弄着，那刀不是現在的東西，它鋒利得吹毫得過，它的冷氣足以破開一團的濃雲。他隨手舉刀砍那倒在腳旁的一個強盜，好像刀還沒有碰到身上，強盜的骨頭已經斷了。老虎便把這刀收作已有了。

老虎的工作還沒完，他也不請示縣長，他傳令當夜直奔雙龍峯上的巢穴。

但是，他的部下却有些不情願，因為今晚一場混戰，已經夠吃力，況且，雙龍峯離此足足有十里，到了那裏，不等歇息，立刻還要打一陣，尤其是，大家都想先到鎮上搶一回，權做今晚的報酬。

紛紛的議論傳到老虎耳鼓裏，他好生不高興，他拔出長刀，在空中耍了一回，才跟大家說：

『我已宰了豹，我也可以宰你們，你們難道一點頭腦都沒有？我們想要找地盤，難道我們可以先在要找的地盤上搶劫，引起老百姓的反對嗎？方才那些胡說的話，你們以後不要再講了。你們趕快到賊巢，要搶就在那裏搶，可是不許奸淫隨便那一個女人。』

大家還是嘖咕着，老虎又嚷道：

『我們是兵不是匪。我們不要什麼巢穴，我們可以住在城裏、鎮上，或是縣長公署裏，做他的軍隊。我們怕不會受編，當做國家的正式軍。』

大家這才不做聲，心裏都服老虎的聰明。在那山塘的蛙鳴聲裏，大家的火把穿過層層的寒霧。

寨門前若干步的一個守衛吃了驚，走動不來。老虎的一個部下看着好有趣，一刀統過那守衛的身體，在他還來不及叫喊前。

大隊到了寨下，寨門緊閉，高牆繞着，却沒法子好進去。老虎親自去敲門，好多次都沒有應聲。他一想也許縣署裏逃回的強盜，已把信息傳到了，他便叫部下，拾取山上乾了的秋草，捆成火把，將寨門燒了一個大洞，先進去一個人，拔開裏面的門門，門開了，大隊一湧而入。

搶劫登時開始，麻子却被老虎拉在身邊，不准去參加。他只聽見叔父說：

『你是和我一個血統的，我們從來不打搶，這些人太沒有知識，我要是不讓他們搶一回，他們以後或者不再高興跟我了——我的來日缺不了他們的，不過你跟他們竟究不一樣。』

老虎和麻子只在一旁，看那火光漸漸地起來。麻子忽然一聲叫，老虎忙回頭，一把刀飛過空中，落在自己的頭上。老虎抽刀格着，那飛刀擊中他的手。不過，因為方向轉了，只是微微有點傷，飛刀隨即掉在地面上。

老虎跳進黑暗中，比老虎還要快，抓住了一個人，拖到火光下，一看却是個女子。他緊抓住不放鬆，麻子一望喊道：

『我前次看見和豹一塊吃酒的就是她！』

老虎還沒來得及講什末，那女人一口痰吐到老虎的臉上。老虎真氣，登時還她一下嘴巴，五個指頭的印子，留在她臉上，都是紫顏色。老虎接着喊道：

『這個禮就算回敬你——你這雌老虎！』

這雌老虎也還他一句：

『我真想我能殺死你，你這王八——我要殺死你！』

老虎還緊緊抱着她：

『我曉得那刀是你丟過來的，要不是爲了我那怕看殺人的姪兒在旁邊，我早就結果你。』老虎說完，吩咐把她捆起來。

她於是被捆住，繩子好像割着他的肉，她使氣力，那裏掙得脫，便破口罵起來，那話着實不好聽。老虎也不睬，只在她身旁來回地走。他每趨到她的面前，總漸漸

覺得她是神秘的：她年紀輕，美麗而利害的臉，紅而薄的嘴唇，高而寬的額頭，明銳而帶怒的一雙眼。是的，她真是很好看，就當罵不絕口，口沫吐個不休的當兒，她還是好看的。

老虎眼睛睜不開，但是不久她就罵不動了，她要求道：

『我真吃不住了，把繩子放鬆些！』

老虎還不睬，只是微笑，因為怕她在用計，怕她又吐痰。最後，他走在她面前，看見她的頭向後面垂，聲息都沒有，他叫麻子上前托起她的頭，果然她已暈去了。

老虎這才親自逼近她身邊，他看她的樣兒又比方才美得多。她至多不過二十五歲，却不像鄉下的女子，也不像下等的女子，那末，她怎樣會到豹的手中呢？老虎叫人給她鬆了捆，還讓她躺在地上，直到日光透過朝霧，她才清醒。

老虎先呵住了大衆，快把掠奪品收拾起來，內中凡是軍用品，都歸他自己。他
一算槍是一百二十支，子彈數不盡，於是他轉身問那女子：

『你是誰？你家在那裏？我好送你回家去。』

但是她總不作聲，還是向老虎吐個不止，一張臉就像動氣的貓。這真惱了老
虎，他向着兩個部下說：

『快用棍子穿在繩眼裏，把她挑起來，一直給我挑到縣衙門，關在牢監裏，那
時候，也許她會說出她是誰。』

那兩個人照此做去，她搖來蕩去地下了山。

老虎和部下也下山，這座空寨，置在火後的殘烟裏，老虎却不再望着它。

一路上，老百姓看了好驚奇，但是大家都不敢管閒事，不過，那棍子挑着的女

人，最使他們看了好發呆。

到了城門洞，在黑暗中，缺嘴偷偷向老虎說：

『最好不要難爲這女人，因爲她的臉，她的眼都很像狐狸，凡是這樣的女人，實在就是半人、半狐的東西。她們不是好東西，讓我就在此地一刀結果她。』

老虎雖也聽人說過狐狸精的事情，可是他的胆子大，他笑缺嘴道：

『我不怕。男人不怕鬼，難道還怕女人嗎？』

十四

秦凱歸來的大隊，揚長直入縣公署，署裏秩序已恢復，死屍和血都掃淨。

老虎先打發了那女人，她神色慘白，聲音出不來，可是兩隻眼還能惡狠狠地盯着老虎。老虎心裏想，這女人恨他這般深，倒是難發落。他只得先吩咐：

『她是我捉來的要犯，你們好生看守她，讓她吃得飽，將來聽我定她的罪。』

那女人一聽這話，一隻眼睛顯得更凶了，只是口乾，說不出什麼來。老虎好驚愕，怎地世界上會有這樣的女人？他又很擔心，這女人如此恨着他，復仇的心又是

這樣切，將來究竟應該如何發落呢？

不過，老虎現在還有更加迫切的事情。他見了老縣長，威脅他，逼得他不能不解除中央派駐此地的某位將軍的兵權，而一齊交給了老虎。說起這將軍，小小的身材，肚子有毛病，圓鼓鼓的很不像個樣子。他雖也強悍過一時，但是那有老虎這樣的陰沈，並且，他還時常爲了酒菜不順口，發着很大的脾氣，他的志氣也斷斷趕不上老虎。今天他聽了豹的死耗，趕來見縣長，先還是惡狠狠的，但他一等見了老虎的虎目、鎖緊的濃眉、寬厚嘴唇裏露出的白牙齒、雄偉的身材、交叉着的兩支鐵臂，更想起那自家萬難做到的宰豹的勾當，他的心軟了，只得向縣長說：

「我因爲父親年老，早就想要解甲歸田。除了這點孝思外，我肚子的毛病，又一天天地利害。所以，今天我希望你能允准我的請求罷。」

這話就此解了老縣長的爲難，確立老虎的將來了。

北地的嚴寒終於南侵。老虎的部下都安居在那位腹疾將軍的原防，按時支餉，飽食暖衣，果然不像從前的光景。

這天，老虎猛然想起那已經關了六十多天，還沒有定罪的豹的女人；他忙傳令，把她從監裏提出來，一面他自己想，這強盜婆總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地潑辣吧。雪下得好大，院子裏積得很厚，因爲只是一味陰寒沒有風，樹枝上掛得也不薄。老虎坐在自己房裏一個大火盆的旁邊，等了許久，才看見院子裏四個兵擁着她，在繩子捆得很不自由的掙扎中，走向這邊來。門已開時，她還是不肯進來，兵用力推她差不多扭打起來，連老虎的房內，也捲進很多雪。

他們終於按住她，直立在老虎的面前。一個兵說道：

『大帥！我們提解得遲了些，請原諒！因為她方才赤着身子躺在牀上，我們又不好走上前。還是監裏其餘的女犯，說好說歹，才把她的衣裳穿上了，她還帶打帶咬地不願意。她委實瘋了——她準是瘋了，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女人。監裏還有些人，說她不是人，是個狐狸精，爲着做了不知什末壞事情，變成了人形。』

這女人把頭髮向後搖，罵道：

『我不瘋，我只恨着他！』說時，伸長了頸子，又罵老虎，口沫還是照樣向着老虎吐。老虎避開了，口沫一齊都瀆在火盆裏燒紅的炭上，嚇地一聲就乾了。

老虎只是不做聲，望着她的身體。她雖比以前瘦，但是仍然好看的，傲岸的神氣，也一些沒有減，她的脚像似不曾纏過，要是她是本地人，那末她或許不是一個好人家的兒女。從她，老虎得不到什末調和而不矛盾的認識，不過，他總覺得她的

確是美的。他平息自己的氣，問她：

『我和你從來不認識，爲什麼你要恨我呢？』

這女人熱烈地回答：『你殺了我的男人，我不替他報仇，我總不甘休。就是你把我殺了，我死了的眼睛，還要睜開，直到我替他報了仇。』

一個守兵聽了，真動氣，拔出佩刀，要橫架在她的嘴上，一面還叱道：

『潑婦！你這話是向誰講的？』老虎却使了個眼色，意思是說誰也不許碰她。他問道：

『豹真是你的丈夫嗎？』

『怎末不是？』一條尖而富着感情的喉嚨講。

老虎懶懶地傾身向前，帶着調笑說：

『我已殺了他，你現在該有一個新丈夫，那就是我。』

這女人更加火了，向前撞來，就像是要滾在老虎的身上，把老虎咬死了，然而守兵把她按住，動不得，她的汗直從太陽心流下來，眼睛裏淚汪汪的。她站着直望老虎，她的眼和他的眼打了個照面。她的眼是防禦的，一絲沒有畏怯，她好像要等老虎低了頭，她才肯低下自己的一雙眼。

老虎只是忍耐着。

這女人眼睛也不轉，最後，她雖然還在望着，那眼皮却終於顫動了。她哭了一聲，回頭告訴守兵：

『把我帶回監。』她就此不再望着老虎了。

老虎目送她出去，最後還嘆了一聲：

『你要明白，你該有個新丈夫！』

這女人去後，老虎心下老是想：她到底是誰？爲什麼會到賊巢裏？他跟着又差人到監裏去問她，那人說，不能用酷刑？老虎想了一會回答道：

『如果沒有別法，酷刑也好用，不過千萬不許拆斷她的骨頭，也不許擦破她的皮膚。』

到了天黑，這人回來，很狼狽。他說：『大帥，我真沒法使她說。我們的刑用得這般輕，她連覺都沒有覺得，她還笑我們。』

老虎好生納悶說：

『這樁事暫且擱下，只好多給她些酒肉罷。』

在這悶悶中，老虎想到家。他差缺嘴回去報告他的近況，不過不准說得太鋪

張。因爲他想，這才不過是他抬頭的初步，深怕老大、老二從此吃住他，並且，他現在逐漸收容精壯的土匪，流痞已不下八千人，人每月糧餉，還要靠他的哥哥接濟一小部份咧！

十五

王大自從二兒子吊死後，不願意過問三弟的事情。王大嫂雖然一向不很喜歡二兒子，但是死了的在她反而好起來，即使大兒子活着的時候，她却要說他怎樣地不好。那三兒子——駝子，現在還在鄉下跟着梨花，王大嫂曾時常說：

『他身子不結實，鄉下的空氣，倒於他很相宜。』

王二却從來當心三弟的事體。他新近聽見人說，北方一個什麼所在的大強盜，死於一個年少英雄的手中。他一時也不敢斷定，這就是三弟所爲，不過，他是

準備的，以便隨時好跟三弟聯絡。現在，他積蓄更多了，他賣去三弟的地皮，借貸給人家，每兩次就已賺了不少錢。

這天，缺嘴到家，說過老三的一切，王家最喜歡的，當然是王二，因為瘋子已經有了光明的前程。只有王大很後悔，爲什麼當年讓他的女人強制攔阻大兒子去投軍？

王大由悔而生妬，他逕自走到大兒子那邊。這少年正很舒服地躺在臥室裏，一張掛了帳子的牀上，讀着三美傳（The Three Fair Women），看見爸爸進來，連忙塞到衣裳裏。但是，王大今天一肚皮的心事，那裏注意到這些，他只匆匆問道：

「大孩兒，你還願意和你三叔在一塊，跟着他抓得高高的？」

這兒子現在已經成年了，所以他只躺着，輕輕透口氣，那又紅，又美，就像女人的嘴唇慢慢張開向着爸爸，爸爸笑道：

『我幾時有過癡想，要去當兵呢？』

『我不是要你去當兵，』他的爸爸慫恿着。『你一去，可以比兵好得多，在你叔父的下一級。』於是，爸爸的聲音低下來，誘惑着兒子說：『你叔叔已做到將軍了，他以前吃苦的日子，不會再來了。』

這兒子還是搖頭，王大一半生氣，一半又沒奈何，睜眼望着這兒子，躺在牀上。直到這今天，兒子的真相才算露出了。他喜歡修飾，不愛做事，人家要使他高興，却又很爲難，因爲他根本就沒有什麼志願。他所日在惴惴的，就是他的服飾會比不上他認識的少爺們。他爸爸這時注目在他的身上，看見他週身綢緞，裹在錦繡

的被褥中，他的皮膚白皙得如美人，還抹過薄薄一層香膏，他的頭髮又亮又香，誰也想不到他是一個種田人王龍的孫子。雖然他爸爸一向用心很瑣碎，不過今日却意識到一樁最重的事情，這事情使他爸爸害怕了，用和平素大不相同的聲音向他說：

『我的兒子，我替你害怕，我怕你將來要不得了。我勸你趕快找樁正事做，不要老死在這般沒有出息的享樂中。』在說這話時，王大確有一種恐怖，連他自己也不曉得是怎樣的。他想的是：父母還來得及去抓住那使得兒子立志的機會。但是，事實上，時光畢竟太遲了，機會早已過去了。

這兒子聽了爸爸一番話，忽然坐起，一半兒氣，一半兒怕。他哭着說：

『媽媽在那裏，我要去問她讓我去，不讓我要曉得她是不是一定要把我逼

走？」

王大聽了，重又墜入他的故我中，趕快說：

『好了！好了！——我也不管了！——你既是大兒子，你要怎樣，就怎樣！』

王大只得這般想：王二的女人是平民，王二的麻兒子在家裏的時候，也只是用人的身份，怎樣好比得上他的大少爺呢？他這才找到了安慰，走出兒子的臥室。這兒子重又倒下身子，笑了一笑，探懷取出那本朋友新近介紹給他的小說，接着念下去。

王大打從這天起，常覺人生的沈悶，他覺得他始終沒有找到他可以找到的美好，他也並沒有獲得他所應該獲得的偉大。但是，這沈悶並不都是空泛的，內中有一層，可以說是很具體，那就是：他從父親手中得來那些的地，既是他今後唯一

的生命腺，他不得不時常治理這塊地，不然，他和他的家人，就會沒飯吃。他覺得那地具有一種神秘性，每到播種的時候，他一定要親自到那裏去監視，收成的時候，他又須站在烈日的下面去度量那一斗一升的米麥。然而，他本是一個享福的地主，他真恨這地要給他這許多的工作。他雖然也有一個大總管，幫他料理這些事，但是他一想到這總管是從漸次剝削他自己而天地富有，他又非常恨這總管，而爲了這原故，他縱然討厭田間的工作，還是不能不親自出馬了。

他坐在自己的屋裏，他坐在院子的一顆樹下，假如那冬天的陽光還溫暖。他默想將來的歲月如何過法。他又想租種他的土地的人們，會不會有一天什末都不給他。這般人總是嚷着：今年有水災；或者是，這旱災是從來沒有的；或者是，今年蝗虫太多了。他只想：有一天，王老虎可以大發跡，使這位大阿哥，不必再去飽嘗治

理田地的苦痛。

他又想到，他縱然苦作着，他的兒子們却一味地享用。他的大兒子固已不能藥救了，他第四的兒子却也逐漸學會了，雖然今年才十三。他必定把他的袍子，這樣地而不是那樣地剪裁，他的戒指得怎樣地戴法，頭髮得怎樣擦油膏，他在屋裏要有一個女僕陪伴着，出門又須一個男僕跟隨着，他的母親最疼他，在他的耳朵上掛了一支金耳環，說是可以闕除惡魔的侵害。

王大的女人總不相信，家裏的錢已經一天天地減少。她有時間他要錢，他說：『我現在真沒多少了，我且給你五十塊錢罷。』她便惡聲地嚷：『我已答應那廟裏的方丈，替那佛爺裝金身，我要是拿不出這筆錢，豈不大大失了我的面子嗎？你何嘗沒有錢，你都用在嫖賭的上面了。我們家裏只有我曉得留意魂靈和神道，我

將來總要給你的魂靈做禱告，讓你死後好離開那地獄，但是我沒有錢，怎好做這事？你將來不會懊悔嗎？」

王大弄不過了，只得多拿一些出來。他向來不相信這一套，說念佛、拜菩薩是女人的事情，但是他有時却又覺得菩薩的確有些力量的，於是他又走入一個迷團裏。

王大嫂每碰到了和尚、道士，經不起他們一陣子恭維，馬上答應了一筆筆的捐款，雖然她有時也不很願意出。她的大名，還上過一次紅地金字的牌子，掛在廟裏，大家都看得見。她從此外表上更加虔誠，在人的面前，不時撥動着一顆顆的佛珠，口中總是念念有詞的。講到用錢，她不能降服在王大前，因為她的名譽，都靠着她的捐款。

王大的姨太太也時常向王大要錢用，不過她不愛穿，也不買首飾，真不曉得她用到什末上面去。並且，她用得也很快，每次用完，便先在大太太前面訴苦，這大太太和姨太太在平時雖不能夠合作，但是爲了各人自身都要用錢，却又把陣線聯合了。

一天，王大方始發覺姨太太的祕密。他看見她偷偷走到那扇邊門口，探懷取出一點東西，親手交給一個老頭兒。他一想，這老頭兒總是他的爸爸了，他自己思量着：

『我難道還要顧到那老賊和他的一家嗎？』

他回到房裏，又嘆了一回氣，心上一陣真難過，不過，他又想，一個嫁了的女人不把她丈夫的錢化在自身的修飾上，而把它送給自己的爸爸，這似乎又無從干

涉的。他最後還是對她不滿意，不過又沒法去禁止，於是只得不管了。

王大還有很不得了的事，就是他年雖四十多，還是管不住自己的性慾。他在斯道上，最怕省錢，讓別人笑話也。他現在除家裏的兩個外，在城裏別的地方，還有一個小公館。那裏的女人，原是一個娼妓，是他的吸血蟲。王大雖然不久就把她享用完，但是她却不肯放鬆他。她時常捶着死活，說她自己怎樣愛王大，她哭倒在王大的懷裏，她把嬌小尖細的手指，深深印在王大的頸項上，她偎貼着王大，使王大不知如何才是好？

她的搗母照例也有一套話：

『你怎能撇開我的女兒？她已整個交給你。她跟了你這幾年，她喉音已毀，她地位已被人佔去，你要把她丟了，她怎末活在世上呢？這是萬萬不能的。如果你把

她真地拋棄，我定要在法庭控告你。』

這又嚇住了王大。那所謂母女兩個更加得意，問他要錢的法子，也就更多了。最奇怪的事：王大雖然有這末許多的困難，他的性慾依然支配着他。他這肥而無用的人，每在酒席上新認識了一個妓女，還是要上她那裏去，繾綣一番後，回到家來照例地責備自己一回。

如此之多的麻煩，在幾個星期後，竟減少了王大的食量。他開始害怕他的壽命或竟不能長，他決心要去開這些事。他最後決定要賣去他的地，他好好化他自己的錢，讓孩子們好曉得各人照顧着自己，假使他們每人所得的不很多。不過，他想這樣的大事情，還該先找王二商量一下子。

『我覺得我不再能過一個地主的日子，因為我是一個城裏人，一個好享福

的人。我的手子一天天地肥笨，我實在不再能夠常到田裏去，如果我再去，總有一天我會熱死，或凍死在那裏。我從來又不曾和這班窮人混在一起過，他們騙了我，我一時還不會曉得。現在，我想請你做我的經手人，替我賣了我的地，把錢交給我。這錢我一時也用不了，不妨就存在你那裏，由你給我一些利息。我還得分出一半給我的孩子們。不過，這錢也得暫時保管好，因為連我的大兒子直到現在，還是一點事都不做，我有時叫着，他總推託外面有什末朋友和他已經有了約會了。」

王二心裏本來看不起王大，不過還是溫和地說：

『我是你的兄弟，我替你辦事，不能拿什末備金，我只找着外面出得價錢最大的，就把你的地賣給他。不過你每畝最低的價錢是多少？』

王大這時一心只想早點脫離田地的羈絆，所以就說：

『你是我的兄弟，你認爲可賣的價錢你就賣，我難道還想信不過你嗎？』

王大這才真覺得一切都已輕鬆了，不過，他不敢把這事告訴他的女人。從此，他的胃口又恢復，生存在他又起了意味。他想到，這時候有別人也在那裏嘗味他自身已經領教過了的麻煩，他的精神，更覺得舒服。

王二受命之後，乘老大哥喝得酩酊大醉的當兒，把田契送給他請他簽字，就算賣却了。王大頂好的地都已轉到王二的手中，更加上王三賣給他的也有許多是頂好的，所以，王二在不知不覺中，可算有了王龍一生精選土地的全部了。王二有了這些好地，便計畫如何把它們的產糧，供給他自己開的幾家糧食店。他經之營之，不久，就成這一帶地方的權威，大家叫他做王氏的富商。

要是不知底細的人，那裏看得出王二是富有。他現在還穿一件灰色的舊長

袍，他還是只有一位太太，他家裏也沒有添置什末新傢伙，院子裏沒有花，以前種的死了，也不再種新的。他的女人把鷄鴨養在院子裏，孩子食剩下來的零碎，也散在院子裏，鷄鴨到處找着吃，那院子就不成個樣子了，只有幾株古松，還直立在那乾而發出裂紋的泥地中。

王二對於孩子也一絲不放鬆，每人都讀過幾年書。但是他覺得學問不能換飯吃，所以每人讀不了多久，就被他放在自家的店裏去實習，學着登賬、打算盤，將來好繼續他的大事業。那麻臉的兒子他早已不算是自己的，二兒子他打算讓他久住在田上，幫他經營着一切，其餘的一到十二歲，都送到店中去。

在那間泥屋裏，還住着梨花和兩個殘廢的孩子。她今天的生活絕沒有異於昨天的生活，她也不再替王龍遺傳下來而再三叮囑不能賣去的地，担着什末心

事。因為她現在雖然再看不見王龍的大兒子，王龍的二兒子却時常到田裏來察看米麥長了多末長，或者繳出的米麥分量夠不夠；此外，她還聽人說，王二不比王大，他雖是一個城裏人，他比鄉下人還精明，他能曉得的非常清楚，一塊碧綠的田能產多少米，他一雙小眼睛更能發覺秤糧的人，暗中把腳踏在秤上，或者用水潑在米上一類的勾當。但是梨花設使問人，王二找出了這些毛病後，有沒有生過氣，鄉下人總是一肚皮不願意地說，他從來就沒生過氣，他只是和平，却比任何人都聰明，他永沒被人征服過。因為這原故，鄉下人於是給他一個綽號，叫做『樣樣在行的王老二』。

這綽號表示人們對他的深仇，但是王二却覺得很痛快。不止一次，鄉下女人罵王二，因為她是利口的女人，常比男人有胆量，並且如果男人的槍花被覺發，他

會不好意思告的，但是女人在這個時候便要罵。一次，一個女人罵他說：

『你難道才隔了一代，就忘記你的爸爸、媽媽也會像我們在田上作苦工？時，他們還挨餓。你現在居然要吃我們的血，咬我們的骨頭了！』

王二有時想想也害怕，窮人們雖然窮，却最有忍耐性，他們跟你弄惱了，胆子大起來，什麼都不顧。但是王二究竟是不怕的。他也不覺得怎樣，當一天，梨花看見他走過泥屋裏，特地和他講：

『你還是不要太認真，鄉下人一天到晚作苦工，他們又窮，又不曉得什麼，他們有時罵你的話，我真不願聽。』

王二只一笑，走開去，他但望有了錢，何必顧到別人對他的批評。他認自己的錢是一切權威，他何必怕什麼。

十六

在老虎的駐紮地，冬天的日子真覺長，風雪好像不會完。他一心計畫，怎末強制縣長替他徵新稅。這稅的名目真繁多，比方說：一種叫做護境稅，是老百姓酬勞老虎駐軍保境安民的意思；又有一種叫做店鋪稅，每家都得出；此外還有市場稅；在不論某某一條南北街道上走路的人，也都得抽稅；商人的貨品，抽得更多點。老虎很聰明，曉得世上沒有一隻手抓了銀子，還肯如數放鬆的，所以他派了親信的幾個人，專管收稅的事務，而他更不時督察着他們。因為大家都怕他，所以收入的

數目很可觀。

老虎等着冬天的過去，好生悶悶。他沒有朋友，雖然縣署裏不知道有多少人；不時親近他的，還是只有缺嘴和麻子。不過他們也都是爲正事。至於老縣長，現在更老了，終天和鴉片做朋友，什麼事都聽其鬆鬆地過去。衙門裏下級官吏彼此的意見又很深，妬、忌、仇、嫉沒有的時候。每次官司打到老縣長的耳朵邊，他總是避到他的鴉片上，因爲他很曉得，這官司是無法解決的。不過他對於一樁事，還好像似很能盡職，就是升堂審案子。每輪到開審的那天，他披上官衣，升座提兩造。他是個老實人，心腸倒寬厚，總想每樁案子判得公道些，好振一振頹廢的世風，他却不懂得，這般人之能夠進來打官司，沒有一個不先在門房報効過多少，就是連兩旁的差役，甚至師爺們，也都早已分潤着。案子審到一半時，老縣長的煙癮上來，昏昏

然地不知怎樣好，師爺總是乘間說：『啊！這個人不好，那個人好。』老縣便也同意地說：『是的，我也是這般想——我也是這般想。』有時，師爺說：『這樣混賬的人，應該着實打！』老縣長也抖抖地說：『是的，這個人該打。』

老虎在沒甚事做的時候，也到堂上去聽審，麻子、缺嘴侍候着，算是保鏢的。老虎在根性上，要算比較公正的，聽了那些黑白顛倒的審判，心裏委實不自在。有時他一肚皮的氣，出來就召集他的軍隊，在嚴寒空氣裏操演，後來他越聽越難過，他對那幾位師爺，竟生仇恨的意思。他常時走出來，自己說：

『如果春天再不來，我真忍不住要宰了這幾位！』

不過這般師爺也不贊成他，因為他幾乎獨攬當地的財源，又嫌他不是一個讀書人。

有一天，那是年底的一天，照例債主找債戶，逼他還舊債，怕的明天新年，不好再開口。王老虎悶悶地又踏進大堂上，忽然看見他向來認識的一位高利貸者，和一個鄉下人進來。這高利貸者家裏很有錢了，臉上好光潤，混身都是肉，一雙光滑黃色的手，手指尖尖的，還有很長的指甲。這雙手，老虎向來已看見許多次，很引起他注目，所以，今天也一樣使他留意，連那人說甚末，都不曾聽清楚。那和這位富人回來的鄉愚，見了老縣長，就跪下，不說話，只是磕頭，求老大人開恩。

這富人先說：在兩年前，這鄉人把自己的地抵押給他，向他借了一筆錢，現在本利已經趕過這塊地，當然鄉人應該把地歸給我，然而事情却不然，他還住在那裏，不肯搬走。在說話時，他的袖口反捲着，又露出那雙手。

鄉人還不響，只是跪着。畢竟老縣長仁慈，問他：

『你爲什麼借人家的錢不肯還？』

鄉人把頭稍微抬起點，望着公案桌的腿說：

『老爺！我是個窮人，我不曉得怎樣對老爺講話？在這衙門裏，我不曉得應該說些什麼話？人家看我窮，也不願替我說。』

老縣長溫厲地回答：

『你用不着害怕——只管往下講。』

鄉人這才張開嘴唇，不過最初還是沒聲音。他的身子在那舊棉花已經像羊毛一般地從破洞裏冒出來的一件衣服下，不住顫抖。他赤着腳，穿雙草鞋，那草已快脫盡了，他硬而且粗的腳趾，貼在潮濕的磚地上。但是這些，他自己都不覺得。下面是他的一篇話：

『我的祖上留給我一小塊地，這地並不好，也不出什麼。我的爹娘死得早，撇下我和我的女人。我們倆餓死原也不要緊，不過我女人養了一個兒子，又隔多少年，養了一個女兒。他們年紀小的時候，大家還沒甚末。可是他們是會長大的。兒子娶了親，他自己又生了一個兒子。老爺，你想，這塊地怎末還夠我們生活呢？不久，女兒年紀也差不多，不能不替她配人家。兩年前，我才找到鎮上的一個老頭子，他的女人死了，要再娶一個，好照料他的小孩子，兩下就此說定了。我得替我女兒做件新衣服，老爺，我那有錢做？我就借來一點錢——只不過十塊錢。這在許多人，不算什麼，這在我，是很多的，比我全家所有的還要多。這錢就從這位闊人那邊借來的。不到一年，十塊錢的債，就成了二十塊錢，兩年下來，變作四十塊。老爺，錢是死的，怎末長得這樣快？我只有了一塊地，他說走，但是，我好走到那裏去？我只好說，讓他來

把我趕走罷。事情就是這樣的。」

鄉人說完不再響。他的臉黃而多縐紋，這是告訴人，他自從養到世上來，便沒有吃飽過。他的脚趾上，骨節露得極明顯。他的脚底板，有水牛般的粗皮。

這位放印子錢的是當地名人，和老縣長吃過幾次飯，老縣長此刻很為難，雖然他好像已被鄉人一番苦訴打動了。最後，他回頭問他的一位臉皮光潤、養了兩撇小鬍子的師爺道：

『先生，你覺得怎末樣？』

這人抹一抹鬍子，慢慢地講，好像還要想一想法律的公平似的，但是，銀子的觀念，却從他的手心裏熱起來：

『鄉下人借錢不還，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照法律，借錢原該出利息，高利貸者

靠出借生活，正如鄉人靠他的田地生活。假使這鄉人把他自己的地，租給別人耕種，他要是收不到租金，他的申訴也是正當的。不過，這次是高利貸者的申訴，所以鄉人應該償清他的負債，這是十分合法的。」

老縣長細心聽完了，不住地點頭，這證明他又被師爺的話打動了。這時候，鄉下人第一次抬起眼睛四下望，但是，老虎並沒有看見他，却只注視鄉下人的一雙腳。他看見那交叉着的一雙腳，在表現非常的失望與苦痛，驟然地他不再能夠忍耐了。他一股氣直衝出來，他拍手大呼：

『我說這鄉下的可憐人，應該還有他的地。』

岑寂打破，一羣人圍上來，要看個究竟。老虎的保鏢早已竄到主人的身邊，拔出手鎗預備放，大家駭得忙又退下去。老虎的氣平了些，用手指着高利貸者，大聲

說，他的黑眉毛鎖在眼睛上：

「我不止一次了，看見這肥的吃人虫到這裏幹着這類的事情。他在衙門裏，上下都化過錢，我看了就討厭，快給我把他趕出去。」接着回頭吩咐幾個親信：「你們描準了你們的槍！」

大家看到這裏，以為老虎發瘋了，搶着好逃命，但是，第一個走的，却是那肥身子的高利貸者。他像老鼠似地，一溜烟已經穿過衙門裏的要道，不見踪影了。麻子等拔槍追趕，那裏追得上。他們倆回來時，衙門裏只剩老虎、縣長和縣長的家眷。老虎忙吩咐這裏的人，都給他哄走，縣長和縣長的家眷，却不許動。這一來，老虎的威嚴更厲害。他回到房裏，喘息定了，一想今天這一鬧，一些沒有什末懊悔。他覺得渾身都輕了，未來的憂慮一掃而空，因為，他能夠自由地，勇往地去建設他的將來了。

第二天，消息傳遍後，一部份曉得法庭腐敗的人，都拍手稱快，一部份胆子小一點，不敢做聲，只聽其自然的發展。不過，衙門前已聚了一羣人，嚷着要赦出監裏的犯人，還要大吃大喝一天。

但是，那位主角——欠錢的鄉下人，却不看見，這是因為他雖然佔了目前的勝利，他究竟不敢再住在自己的田上，連夜帶了妻兒們，逃往無人曉得的地方去。老虎聽見羣衆的要求，他曉得監裏關住像鄉下人一般案情的罪犯，一定還不少，他一時非常同情，就答應那要求。他還叫縣長的廚房，好好預備酒菜請他們。不過，正當他的親信要去傳令時，老虎忽然想起監裏還有豹的女人呢？一個冬天，他心想要她，不知已有多少次，但是始終沒法子，所以只好叫人好好服侍她。現在，他想到了赦犯人，他不禁自己問自己：

『但是，我怎能赦她呢？』

老虎躊躇好一會，終於叫缺嘴先把豹的女人押進縣衙的公堂上。他自己老實不客氣地坐在縣長的位子上，那位子滿是彫花，高高置放在一切位子之上，於是老虎臉上更沉着，氣宇軒昂，不可一世了。

許久，兩個守兵才押着這女人走出來。她穿件平常的棉襖，深藍粗布的褲子。她近來調養得法，身體豐滿，恢復以前的姿態。她不能算是美，但她的勇氣，使她別具一種的丰神。她靜悄悄地站在老虎的面前。

老虎望見，不免又是一次驚心，他問守兵：

『她以前像似瘋了的，怎末現在這樣安靜呢？』

他們搖頭聳肩膀說：『我們也不曉得這是怎末一回事。不過，她自從上次見

了大帥出來後，有一陣子她身子不很好，好像給鬼吸住了的。」

「你們爲什麼不告訴我？」老虎低聲問：「我要是曉得，我可以放了她！」

守兵聽了很奇怪，連忙轉風說：

「大帥，我們怎會料到大帥要當心她的事？沒有大師的吩咐，我們怎敢擅自行動呢？」

老虎鼓起勇氣說：

「你們現在就鬆了她的綁！」

一聲不響地他們解了她的綁，她恢復自由了。大家等着看她怎末樣，老虎也等着。這時，她好像還被綁住似地站着一動也不動，老虎厲聲說：

「你已自由了——你要到那裏就到那裏！」

她回答：『我沒有家，叫我到那裏？』

說完了，她抬頭望老虎，態度很天真。

這時候，從老虎身上幾十年禁錮着的泉源，流出了如此一般的熱情。那熱情衝進他的血管裏，使他在軍人的服裝的罩蓋下，發起抖來了。這次，在她的眼睛前，他的眼睛竟朝下了，她比他強有力了。這熱情充滿房子裏，使大家都覺不自在，只互相呆望着。忽然，老虎才想起，他的手下現在還在房子裏，他罵道：

『滾出去！你們只許站在房外邊！』

大家遵命走出來，個個已經很明白人間難逃的事，正在降臨到大帥身上咧！大家去後，老虎從縣長座位欠身向前，還是很粗地說：

『女人！你已自由了，你自己決定罷，你要上那裏，我總送你去。』

她回答得真簡單，她的勇氣都幻滅，她只望着老虎。
『我已決定了。我是你的女僕人。』

十七

老虎假使是個一味粗魯的人，不曉得什麼是法律，他早就可以強佔這女人，因為她沒有父親、或兄弟，可以保護她。但是，老虎不是如此簡單的。他所最覺依戀的就是這女人可以給他養兒子，養有用的好兒子，因為他可以貢獻自己高大的身體、強健的力氣；她呢，更有狐狸似的美、和大無畏的精神。然而，爲了兒子的話，他便不能不和她正式結婚了。

極急忙地，老虎遺缺嘴回家去傳話：請他兩位老兄快從他的名下，支付一千

元，好讓他籌備婚姻的大典；他們如果先給八百塊，就趕緊拿了來，其餘的，由他們來此觀禮時，親自帶了來；他和他的經過，也不妨告訴家裏人。

缺嘴聽了，他的下牙牀垂着，放出苦痛的聲音：

「啊！我的大帥——啊！我的將軍——娶那個狐狸嗎！還是拿她玩一天——
「會兒——何必結婚——」

「不要響，你這傻子！」老虎罵道，他隨即站起來。「我幾時請教過你？要你多嘴嗎？再說我就鞭死你！」

缺嘴不再響，含淚去了。他走在路上，脚下揚起冬日的乾土，嘴裏不住喃喃地，眼淚滾落在兩腮上，行人當他是瘋子，把路讓出一大邊，聽他奔過去。

他見了王二，說明來意。王二的錢多半借出去，沒到期，籌措很爲難，所以先就

支吾了一回。不過，這層老虎早就料到的，所以事前也已關照過缺嘴，最後得用點恫嚇，不妨就告訴王老二說，老三現在還有那柄豹曾用過的利刀。果然，這時候，缺嘴眼看非此不行，便照樣地說了。果然，王二不敢再堅拒。他沒精打采去找王老大，告訴他這事，末了說：

『無論如何，老三像你不像我。』

王大搔搔頭，尋不出一句話，最後才說：

『這也真奇怪，他愛娶親，怎末事前一點也沒和我們商量過。我倒有城裏好幾家的闊小姐，可以給他介紹呢。』

王二說：

『你腦子裏有女人沒有，都和現在的事情不相干。人家要的是一千塊錢，我

一時那裏籌得出，你得幫幫我的忙。」

地主王大把手放在肥厚的膝蓋上，沙着喉嚨說：

『你曉得我的家當的，我早已沒了現銀子，還是再賣我的一塊地罷。』

商人王二嘆了一口氣，因為他明白，年關上賣地，得不到好價錢，並且他還惦記着地上的出產物。他於是回到店裏，拿起算盤，精細地打了一過，他發覺，賣地還比提出厚息的存款便宜些。他這才決定賣去王大的一塊地。這消息一傳出去，買主也不少，他到手一千，還有零頭，他只給缺嘴九百塊，爲的要控制着老虎的胃口。缺嘴來的時候，本已奉過命，不一定要一千塊，所以他拿了九百，便回去了。這裏，王二把那一百多塊趕緊存起，再生出一筆利息來。

這樁事有一點不湊巧，就是賣去的一塊地，剛好靠近那土屋。那天田上聚了

一堆人，王二也在內。梨花在陽光下，用手蓋在眉毛上，一看見王二，便把他從人羣裏請出來，責備他道：

『你又賣地嗎？』

王二心事正多着，那裏還顧到梨花，他很無禮貌地說：

『三弟要結婚，要使錢，他沒錢，只好是賣地。』

梨花退縮得好奇怪，連一句話都講不出，她慢慢走向土屋。自從那天起，她的生活又狹窄了些，她除照料兩個殘廢外，只不過聽尼姑們宣傳她們的大道。她天天盼望她們來，然而在鄉裏，凡是午前看見尼姑走在田埂上，都算是晦氣，要向她吐口沫，所以，梨花只有在下午，才能聆教呢。

現在的梨花已禁絕葷食了。她到夏天，總把窗門關起來，不忍讓燈蛾撲在蠟

獨上，陷自己於殺生的大罪。她早就希望傻子可以死在她的前頭，那末，她就不必用王龍生前交給她的那包白藥粉。

她念經，常時到深夜，手上繞着香珠，這就是她的生涯。

缺嘴去後，王大、王二商量，用舌親自替王三去道喜。他們倆都願意分享王三的現成，不過他們又怕王三的地位或者還沒有很穩固，一旦要是站不住，他們豈不大遭殃。不過，王大好像比較地想去，因為他要見識他的弟媳婦。王大嫂聽見這樁事，十分頂真說：

『他要是得罪了上面的人，他受罰，我們一家也都要受罰。我時常聽人講，如果一個人造了反，他的九族都得殺死咧！』

王大聽見這一句，又嚇住了，他到王二那邊說：

『我們倆最好立張字據，說明三弟是個不孝的兒子，早被父親驅逐了，將他的一切，都給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不相干。』他講這話時，反覺得僥倖，自己的大兒子以前不會去跟他。同時，王大還可憐王二說：『我真替你的兒子擔心咧！』

王二雖然只是笑，心裏却盤算了一回，覺得這辦法倒也很不錯。他隨即照樣寫了一張，偷偷送到衙門裏，化了一筆祕密費，祕密地存了案，再把原紙拿回來，祕密地藏在一個人誰都不知道的地方。

果然，謠言不久就來，說是南邊竄來一幫人，像兵又像匪，佔據某某地方，當局非常震怒，決定要用武力討伐，某軍長已受命動員，負責解決這樁事。王大、王二聽得這消息，躲在家裏不敢再出來，私自慶慰，以前虧得嘴裏沒有常提自己這個關

兄弟。他們又想到那張秘密的字據，心裏更加寬慰了。現在，如果再有人提起王老虎，王大便大聲說：

『他生成一副野性子，從小就逃到外面去。』

王二也鼓着他的薄嘴說：

『讓他去罷，與我們沒相干。他幾乎不能算是我們的兄弟了。』

在老虎籌備婚姻大典的時期中，這謠言也傳給老虎了。他傳令大家且慶祝三天再說。酒菜辦得真不少，不過全是化錢買來的。老百姓個個稱頌老虎的公道，但因爲謠言太盛了，恐怕他將來站不住，所以不願十分表示歡迎，免吃下任的虧。老虎看看喜事臨頭，當然很高興，夜晚想起未來的太太，時常睡不着，火慾把

他燒得真難過。不過，他總還不能忘記，他的結婚端爲生子的原故。

謠言更盛了，但是老虎的心已全在婚事上，他的幾個親信只得私下商量，趕快把大事辦完了，讓主帥早點嘗過滋味，好定心帶着他們向前進。

行禮這天，風聲更緊急，稍微有點身家性命的，都沒敢來觀禮，雖然禮堂是絕對公開的。來的都是一身之外無常物，既有熱鬧看，又可以混一飽。老虎還吩咐部下，去請老縣長來吃酒，那老人叫人出來傳話，說他非常抱歉，他正患病，不能下牀。咧。

至於老虎，整天就像在夢中，他幾乎不曉得自己做些什麼。他只恨日子過得太慢，太陽到了正午，好像就不能向西墜。他又覺得每一呼吸足足有一個鐘頭那般長。然而他並沒有感得什麼快樂，雖說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因爲他本來是個

不會快樂的人。他只默然地坐着，客人也不敢向他說笑話。一天下來，他覺得非常口渴，喝了許多酒，但是東西却吃不下，好像已經飽餐了一頓。

在排着筵席的大廳上，有男人、女人，衣衫破爛不堪的男人、女人，還有街上的狗，老虎却靜坐在自己的房間裏，半露笑容，因為時候已是晚間了。

新娘的牀鋪好了，他才踱進來。她已在那裏。他三十年來禁錮的泉源開放了，任何東西不能把它再封閉，他看見她坐在牀沿上，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她聽得舉起眼睛，看了個他的全面。

他走上前，見她平靜地，却又熱感地，大大方方地坐着。打從這時起，他愛她更為強烈了。又因為他自來就只認識這末一個女人，所以在他，她是絲毫沒有缺陷的。

這是夜半了，他轉身問她，聲音却很低：

『我直到現在，還不曉得你是誰？』

她和平地答道：『這有什麼好問呢？橫豎我已在這裏。不過，將來我要告訴你。』他便讓這事過去了，暫時覺得也滿意，爲着雙方都不是平凡的，雙方的歲月，都不曾平凡地度着。

他的親信們不讓他享受全夜晚，天還沒亮，就來等候他。他從新房裏出來，精神好爽快。缺嘴迎面就是：

『大帥，這話昨天不好告訴你，因爲是個喜日。我們早已聽得謠言，省長已經知道我們的事情，現在要來討伐了。』

鷹也說：

「我聽見那邊來的一個叫化子講，他一路上看見足有一萬人向着我們這邊來。」

屠戶喘着氣：

「我——我也聽得——當我到菜市上看他們怎樣殺豬時，一個殺豬的也是這樣告訴我。」

老虎第一次軟化在溫存的周圍中，他不能讓他自己再去想打仗。他聽了，只是靜靜地笑：

「我相信我的部下，讓那一萬人來就是了。」他隨即坐下，吃了一杯茶。他還沒有吃早飯，他靠着窗口坐下。這時天已大亮，他忽然起了個感想，那就是：每天總有一個晚上，可是他直到今朝，才曉得他三十年來的晚上，都是無意識，除了昨天

的那一個。

在他們的對話時，她隱在門後，聽得很清楚。不久老虎起身，走到別間屋裏去吃飯，她忙把缺嘴喊住說：

『你把你聽見的話告訴我。』

缺嘴猛不提防這一下，自己竟管不住自己，盡情地吐露了。她便叫缺嘴快請老虎進來。

老虎從來沒有受過人家的命令，這或是第一遭。他笑着進來了，這笑也是從來未有的。她坐在狀邊，他靠着她坐下，伸手弄她的袖子角。一夜過來，他在她面前的羞赧，多於他在他的面前的。他垂下眼睛笑着。

但是，她却很快利地說了：

「我雖是個女人，打起仗來，我不致礙你的手脚。他們說一支軍隊已向你進攻了。」

「誰告訴你的？」老虎說。『這三天裏，我不願意管這事，我只想舒服三天。』

「但是，三天裏，他們豈不是越走越近嗎？」

「一支軍隊怎能在三天裏走上二百英里的路？」

「你難道曉得他們出發的日子嗎？」

「這消息絕不會在這末短的時期裏，傳到省長那邊去。」

「怎末不會？」她說得很快。

現在，有樁事情真希奇。這兩個，一男一女，能夠坐着講些離開愛情幾十里外的話，而老虎却又貼附在她的身體上，還同昨晚一樣的。他覺得不解，怎末一個女

人會講這類的話，因為他一向以為女人只不過是身材大些的小孩子；又因為他從來不曉得該跟女人講什末，所以他竟害怕女人了。今天却不然，他好好地坐着，聽他的女人往下說：

『你的人如果比不上敵人那末多，你就得用計了。』

老虎笑着說：

『我早就曉得這些，不然我也不能娶你。』

她的眼連忙垂下了，好像要隱藏什末祕密似的。她咬着下嘴唇回答：

『最簡單的計策，自然是殺死敵人的首領，不過我們須在未打仗前，就把他捉到。這法子，現在不好再用了。』

老虎傲然說：『我的人數雖然只趕上他們的三分之一，但是整個冬天，操練得

真勤，個個都會打拳、擊劍。並且，官兵向來就無用，何況這次來的，還是本省的兵，他們軍餉那裏發足過，最後他們總還是投到最強的一面去。」

她有些不耐似地，奪去老虎握着的袖口。她說：

「這還不能算是個主意。聽我的——我們方才講話的時候，我想到一個法子：縣衙門裏不是還有老縣長嗎？我們何不用他一回呢？」

於是，她的計劃逐步都說出，老虎無聲地笑，隨即升坐縣署大堂，她也坐在她身旁，傳令叫老縣長進見。

這老頭子抖抖地倚在兩個兵的身上走進來。他一看四圍都不是他的人，兵士們個個拿着槍，個個都表示忠於王老虎。他再偷眼望上瞧，老虎緊鎖在一雙虎眼上的濃黑的眉毛更把他嚇住了，旁邊那位女人，也使他莫名其妙。他只是顫動，

預備死，因為他是孔夫子的信徒，是一向講究聽天由命的。

於是，老虎凶惡萬狀地說，什麼客氣都完了：

『你現在已在我的掌握中，你如果還想活，你得聽我的吩咐。我們明天拔隊去迎敵，你得跟着我們一同去。兩軍相遇了，你要先和我的兩個親信去會見敵方的軍長。你要告訴他，我的軍職是出於你的任命，因為你的署裏有過一次兵變，全虧我出來平復了。我的親信要在一旁聽你是否照樣講。如果你說得有一個字不對，他們馬上就結果了你的老命。你如果說得不錯，將來的縣長還歸你。我有我的前程，我決不貪戀這末一個小地位，並且，只要你以後還聽我的話，你的位置我總不更動。』

這衰弱的老頭兒只得件件依從，嘆口氣說：

『我在你們的刀尖上，你們怎樣說就怎樣。我老了，又沒有兒子，我的命在我一些也不值。』

老頭兒在允諾之後，才得回去歇息。

春意重又瀰漫在大地上，楊柳又出新條，桃花開得非常快，種田人脫去冬令的棉衣，赤背在和悅的春光裏。同時，軍閥的蟄伏也被驚動，使鄉間各處盡是春的蠢動了。他們間，舊恨新愁撩起無限波瀾，也盡都表現在這新春裏。

老虎固然還不夠軍閥的資格，不過他的勇敢有爲，却早已引起本省軍長的注意。這軍長是當時軍閥中間的佼佼者，他的計畫是要奪取省裏重要的文職，假如事實上他自己兼不了，至少也得給他自己的親信，這樣才能總攬全省的財源。他頭腦並不簡單，他聽得老虎的行動後，便和省長說：「王老虎是不能忽視的。我

聽人說，他很凶猛，很有點做爲，現在應該設法把他攔絡着，隸屬在我們的旗幟下。整個國家遲早就要分裂了，北方要向南方開戰的話，像王老虎這種人，將來都是極有用處的。」

省長在名義上雖然有控制軍長的權，但是事實上他手裏空空，怎末能夠不屈服。所以，這位軍閥的意志便貫徹了全省。

這天，省軍和縣軍相遇了。老縣長下了轎子，倚着老虎的二位親信，抖抖地走過一條沙土很多的路，去拜會這省軍的首領。常禮完畢，老縣長半吞半吐說：

「帥座誤會了。這位王老虎並不是強盜，是我部下的長官，專爲我保境安民的。我部下新近叛變，還虧他平復的。」

雖然這軍長不相信，他暗中得到的消息使他不相信，並且也沒那一個會相

信老縣長半吞半吐說出的。一番話。但是，他還得這般說：

『你沒有早把實情呈報到省裏，以至引起我們的誤會，以為這裏地方不安靖，還要我們化了許多錢，把軍隊開拔來。但是現在事已如此，這筆開拔費，應該責成你這一縣來負擔，數目就算一萬元。』

老虎聽到這樣就好解決，心裏好高興。他加了些鹽稅，不出六十天，就籌出一萬元，送到省裏去。從此他的地位更穩固。他每想起這成功的主謀者，他更佩服他新夫人的聰明了。

他還是不曉得她是誰，他對她的熱情還能保持着。他不住問她這問題，但是她總是撇開了不提：

『這話說起來太長，春天是你打仗發跡的時候，不要談這種無聊的話，等到

冬天我再告訴你。」

她掉頭不理會，眼睛又亮又凶。

南北的軍閥戰，爲期更近了。到處都是謠言。老百姓要種田、要做生意，他們的孩子們餓了要吃，所以謠言雖盛，只得聽之，等到打到頭上，再來想法子。

老虎的態度却還沒有定，他弄不清雙方的實力，他算不准最後勝利是在那一方。他想還是守中立，到輸贏已見了七八成，再決定自身的路向，唯此才可以保存自身的實力；目下，最要緊的還是多派偵探，四出打聽一下子。

到晚來，他又和夫人商量。他把所有的計畫都告訴她，每一計畫的終點，他總加上這一句：

「我要這樣做，不過如果你替我生一個兒子，他更能幫我完成這計畫。」

這是他的一個希望，但她從未使他滿足，即使他非常地想。她只講些旁的事：「你已預備打仗嗎？計還是最要緊，最好的一次仗，一定要打在勝負已明之後的。」

但是老虎還絲毫沒有看出夫人對他的冷淡，他自家還是這般熱。

春光快要消逝了，麥子已割過第一次，山谷裏盡是打麥的聲音，甯靜而熱的太陽使盧粟長得好長，絡繹垂在四周圍。然而老虎還是等候着，不敢表示任何的態度，他這樣的忍耐，是以前未有的，要不是爲了手邊有位新夫人，這忍耐或許就不易持續了。這時南、北軍閥間的結合，已經非常活躍，老虎還在守候着。他在內心裏，向來不喜歡短小的南方人，他竟想到，萬一南方軍閥打勝了，他要暫時藏到深山裏，等戰機的轉換咧！

然而，在這等候期中，他也並非完全不做事，他操練部下，他改編能打的兵士，他的人數漸次漲到一萬了。他又稍稍加高酒、鹽和商運的稅率，補足了他的開支。當前成爲唯一問題的，就是他的槍太少。他以前並沒想到，這小地盤離海口太遠，外來的槍枝，早被別的軍閥扣留，到不了他的手。此外，他又因爲不懂外國話，他的手邊也沒有一個懂，他無從勾結外商，祕密運進來。所以，他最後想出的法子，就是和鄰近某某小軍閥打一仗，沒收他的槍。

他又和夫人商量，夫人這趟又比他聰明，她說：

『你不是告訴我，你的兄弟是做生意的嗎？』

『我是有這末一個的，』老虎回答，却有點奇怪。『但是他做的生意，是米糧，不是槍。』

『是的，但是你還不明白嗎？』她嚷着，樣子很不耐。『他如做生意，他和海口的商人一定很熟習。他可以買槍，打在米包裏，混運到這裏來。我雖然不曉得怎樣的運法，不過這一定有法可想的。』

老虎高興極了。第二天，就差麻子回家見爸爸，切實地商量私買私運步槍三千支。麻子在這一年裏，長高了不少，專當叔叔特別的差使，他這次感得這新使命的重要，得意非常地回去了。

十八

麻子打扮得像村童，騎在驢背上，赤脚打它的肚子，那驢向前走。路上的人，那裏曉得他是要把三千支槍，運進一處空氣和平的地方呢！他在夜晚，要是不睡，就唱軍歌，他在白天，也時常唱上一兩次，引起一個俯身田裏工作着的鄉下人，好不高興地罵道：

『你爲什麼唱這歌，你又想把黑老鴉引到這裏嗎？』

但是麻子只顧自己的高興，向左右的泥裏吐口沫，表示他管不了這許多，並

且，他還覺得，如果自己高興唱，他又何必理會別人高興不高興。不過，這也是因爲他只會唱軍歌，軍人如果唱平靜的農歌，反是世間的奇事了。

麻子到家，正是吃中飯的時候，他爸爸獨坐在飯桌上，他媽一手捧了碗飯，一手拿筷子，在門口和一個鄰居又說又吃。他的兄弟、姊妹們滿房亂跑，吃着又玩，玩着又吃，還和以前一個樣。

稍稍叙過家常後，麻子才說，是奉了三叔的旨意，要祕密譴判的。王二站起身，溫和地驅去孩子們。他走出大門，麻子跟在後面，一走走到街底的一家生意冷清的小茶館裏。那裏他自己也不常去，他揀了屋角一張桌子坐下，這時剛過中午，茶客寥寥，麻子不惶不忙地把話都講了。

不像王大，王二聽得字字清楚之後，臉上絲毫沒有動靜。他現在暗中已是非

常富有了，只是他的生活仍同從前一樣檢樸。大家還以為他不及王大闢，其實，他投資的範圍廣得很，船支、鐵道、寺院以至妓院，都有他的本錢。這妓院就在城裏，王大去過多少次，還不知道那就是王二的把戲。王二遇事只是深思，他只須看準做了以後於他有沒有實利。今天，他也一般地想過，最後才說：

『你叔叔有沒有提過担保品，因為買槍是犯法的事情，沒有担保，我也不能冒這個險。』

麻子說：『叔叔講的，』告訴我二哥哥，就把我的地做担保。如果我二哥不能相信我，那末，你就告訴他，我既掌握了一塊地方，那地方上的稅收總是很多的，不過要一時湊出這末一大筆，那可不容易，我只能陸續償還我的二哥的。』

『我不再要什麼地，』王二說。『這年頭越來越壞，快鬧飢荒了，地值什麼錢？』

況且他剩下沒賣的地已不多，他前次娶親欠我的錢，現在還沒有弄清呢！」

麻子慫恿說：

「爸爸，我的叔叔真是個偉人。爸爸要曉得，人家怎樣地怕他。但他並不是個壞人，他從沒有爲了要殺人而殺人，省長現在也有些怕他，他自己却一些也不怕。」

——不然，他怎會要那個女狐狸！爸爸假使給他買了這些鎗，他的權力更大了。」

本來，兒子的話老子不會相信，不過麻子這番話裏的末一句，却打動了爸爸。王二雖然闊，但也很留神時事的變化，曉得戰爭要是真不免，他的事業馬上就要受影響。一個富人幾天之內，可以變成一個窮人，假使他沒有某方祕密保障他。他想，這三千支槍的效果，就是給他這保障。

他又想，私運米糧出洋已經是他的慣技，那兩支運米的小船，從海口沿着內

河回來時，未嘗不好裝槍的，即使破獲了，向來貪鄙的小官僚，也還是可以賄賂塞口的。於是，他像似口都沒有開地低聲說：

『我可以把槍運到某某一個口岸上，或者朝裏一點的某地，那裏有火車通到靠近你叔叔的地方，不過，從這個地方直運到你叔叔那裏，我可沒辦法了。』

麻子出來的時候，叔叔都沒有跟他講得如此地具體，王二這句話，倒使他只是搔頭，回答不出了。

王二說：『你還是回去罷，將我的話講明白，我把槍裝在標明別種貨色的箱子裏，運到一定的地方，由他自己設法去提取。』

麻子記住這些話，在家住了一夜，又回到老虎那邊去。

十九

過了、一月，戰雲更緊。富於冒險性的人，不愛父母的兒子，賭場的敗將，以及許多不滿意於現實生活的，自然而然合爲一羣、一羣的亂徒，頭上裹着黃布做標記，所以又叫黃巾黨。先只強佔民房，吃東西不給錢，後來人數漸多，胆子大起來，潰兵也有加入的，於是開始持械劫掠，從小村子漸漸趨向大城市。這天，他們向着老虎的防地前進着，一時謠言大盛，老虎差人去探詢。無奈有些老百姓明知真情却生怕說了真話，以後不討好，索性就推不知道。老虎看看各方面的話太不一致了，也

就不理會。

時候已是盛夏，盧葦長得更高，黃巾黨用做碧油障。他們的聲勢很猖獗，老百姓不結了一大羣，便不敢出門走路。但是，老虎的部下恭維老虎一向太過了，總說他是萬人敵的，就是他親信們的報告，到了現在還是請他一些不必怕。

一天，來了兩個鄉下人，自稱是兄弟，背了一個口袋，那口袋非見主帥不能打開。守衛讓他們進去，直到老虎的坐處，才把口袋解開，裏面却是兩支手。那手是被砍斷的，血跡殷然，不過已是黑顏色。他們說，這是他們父母的手，黃巾黨徒刼略的時候，父母稍稍抵抗了，便被砍下這雙手。他們並進一步懇求老虎，總得早點想個辦法，因為他們當地的人，個個都繳稅，應該要受老虎的保護。

老虎聽了好生氣，這並不是因為鄉下人說話太直爽，而是因為黃巾黨眼中

沒有他。他傳令立刻派隊到出事的地點去鎮壓，臨出發前，他還再三叮囑，不准擾及好百姓。

隊伍出發後，他一想有些後悔，因為他明白：現在的部下份子不如以前那樣的單純，他們或許會駐在那裏，慢慢和匪人勾結，持槍投過去，這在他豈不是一筆大損失！

他正坐着納悶，守門送進一封信，却是王二的。老虎拆開一看，原來槍已裝在北方某某大麵粉廠所訂購的麥粉口袋裏，現在已運到一個地方，只等他差人去提取。他想起那羣很親信的，已有許多被他派去防禦黨徒了，這樁要緊的事一時竟不能不攔起。他正為此苦愁，他的夫人蹣跚而來。因為天熱，她只穿白綢的衫袴，

領頭也未鈕，露出白嫩、丰美的頸子和胸口的一部。老虎一見，他那愁悶竟告了一個段落，他只想等她走近了，伸手去撫弄那白嫩的地方。

她果然走近了，斜依在案頭，看見老虎手裏拿封信，笑着說：

『你什麼地方不高興？我希望不是爲了我，因爲我真怕你這樣凶惡的臉，會有殺我的意思！』

老虎把信遞給她，也不說什麼，兩眼只望着露出的頸子，和那庇連胸部的肥美的曲線。她接過信就看，薄薄的朱唇頻頻移動，更使老虎欽慕她的聰明。她的頭髮真光潤，在背上梳了一個髻，套在黑絲的網子裏，耳朵上掛着金耳環。

她念完信，套進信封，推在桌子邊，那雙手的運動，又快又嬌，更惹老虎一場愛。

他問：

『我不曉得怎樣去取這些口袋的麥粉？』

『這有什麼難！』她輕易地說：『就叫你的部下扮做強盜，把那些麥子搶來就是了。』

老虎又是一次無聲笑，他拉她到身旁，因為這時房裏沒有人，他放粗硬的手在他嬌嫩的肉上，滿足了自己。他還說：

『天下女人再沒有像你這樣的聰明，我殺死豹的時候，就是我幸福的開端。』他滿足之後走出去，吩咐鷹怎樣領人去槍麥子，末了，又說：

『三千枝槍全部運來後，你們個個都有賞。』

這時，他又回到自己的房裏，他的女人已經不在了。因為天好熱，他便靠在一張藤椅上，解了腰帶，和領口，休息一會兒。他又想起她的頸胸之間的曲線，他覺得

很驚異，肉怎會這樣嫩，皮膚怎會這樣光！

他却不會想起過一次，王二給他的信已經不見了，已被他女人放在她的褰衣裏，那地方連他的手也從來沒有摸到過。

鷹去了半日，天已經黑，老虎獨自在外散步，想乘一回涼再去睡。他走到一個邊門時，聽得蟋蟀的叫聲。那裏就是在白晝也很少人走。他起先不留意，因為他的心事太多了，不過這叫聲總不停，他這才想要尋出這聲音是從那裏發出的。那聲音來自邊門，所以他便走到邊門，一看黑暗中有一個人影兒正蹲着，他連忙把手放在刀柄上，走上幾步，再一看原來就是麻子。姪兒臉色都白了，只低聲說：

「叔叔不要響！不要告訴嬸嬸說我在這裏。你快到街上去，我在第一個交叉路口等你，我有話告訴你。」

瘋子說完就走，老虎一看四下無人，便也跟在後面。他們倆在交叉路口的高牆陰影下站定了，老虎先開口：

「什末事情使你這樣大驚小怪呢！」

瘋子說：「嬌嬌叫我送封信給一個人，那人今天夜晚在北城外面一家茶館裏等我，她還問我可識字，我說我生長在鄉下，怎末會識字，她這才把信交給我。」

瘋子把手伸到懷裏，拿出那封信，老虎接過去，一聲不響，就轉到一條小街上，在一個老頭兒開的一家老虎灶前，就着一盞半明半滅的火油燈，拆開那封信。他一面讀，一面明白她的計畫了。她——他的女人——已把他買槍的事體告訴一個人。她一定已經碰過那個人，先把這事瀉漏了，所以在這一封信的尾上，有這末一句話：

『你得了那些槍，我就動身到你這邊來。』

老虎讀完信，覺得脚下的地面都轉動，頭上的天壓下來。他一向這樣愛她，他夢也沒有夢到她會賣他的。他還幾次三番熱烈地問她，有沒有孕了，却不想她在心裏，竟是抵抗着他的。就是今天的這個時候，他本來還想再到她那裏，等着夜深

的到來。

現在他已明白，她從來沒有愛過他，在他終身大業的關鍵上，她竟會如此地暗算他。他忽然氣極了，連呼吸都透不出，潛伏的兇惡湧現出來了。他的心跳着，回聲都在耳鼓裏，他的眼前模糊了，他的眉毛鎖起來，使他自己都覺得難受。

麻子跟在他後面，站在門旁的陰影裏，老虎把他推開了，一句話也沒講，他自己並不曉他在盛怒下，力氣比尋又大了多少倍，所以麻子竟被他這一推，推倒在

尖石子的路上了。

老虎鼓着憤怒的雙翼，飛回自己的房裏，拔出豹的鋼刀，在股上揩拭一過，便往外面走。

他一直到了她的臥室。她牀上的帳子沒有落下，因為天氣熱。夜晚的滿月照在她的身上，她周身赤裸，好受月兒的涼光。她兩手外伸，一隻手倒垂在牀沿上，手心半開半合着。

但是老虎不再等，雖然他看見她是怎樣美，在月光下怎樣美得像座白嫩的石像。並且，雖然在他的憤怒的背後，他還有比死更加痛苦的苦痛，不過他不再遲疑了。他這一剎那間，只想到她怎樣陷害他，他的氣力回復了，在這力的支配下，他把刀輕快乾脆地送入她的喉管了。因為她的頭正仰垂在枕外，他的刀又紐轉了。

一次，才被取出，在被單上把血揩乾淨。

從她的唇間只發出一極短的聲音，血隨即湧出來，把這聲響攔住了。她不曉得她說的是什麼？她也不會動，除了那刀入喉管的剎那間，她的手足飛起來，她的眼睛張開了，接着她就死了。

老虎不再想他方才做的是什麼，他馬上傳令，拔隊去援助鷹，大家須在強盜未來前，先截取那三千支槍。他只留二百人，交給缺嘴鎮守大本營，他親自領着隊伍去，出了大門時，只向守門說：『我房間裏有點東西，快去把它拿出來，丟在河浜裏，我回來以前你要弄清楚。』

老虎騎在馬上，一路精神很高傲。他在持續他的怒，但是他的心好像暗中滴着血，無論他怎樣努力培植他的怒。這血總還像在流着，他不住地嘆氣，雖然在馬

蹄聲裏，誰都聽不見。

實在說，老虎的苦痛是如此的：雖然她死了，他還愛着她；雖然他殺了她，自己很歡喜，但是他的熱情還在繞着她。

最後，他們一隊人馬遇到鷹了，鷹明白地說：

「我怎末能知道強盜已經曉得這槍的所在呢？他們既先我們曉得，他們自然也先我們到那裏。你又告訴我這樣遲，我還有什麼辦法呢？」

老虎雖然生氣，但是他還講些公道。他只傳令追蹤強盜，奪回這三千支槍，每奪一支槍，賞洋一元。

鷹這時說道：

『我曉得強盜現在正在豹的老巢裏，但誰是他們的首領，我還不知道。』

不過，這事老虎早就曉得了，他現在也不願說什末，他只吩咐大家快點出發。大隊將到雙龍峯，老虎先差鷹和五十個兵去打頭陣，鷹去了半晌回來說：

『他們一些沒準備，他們正趕着造房子。』

『你看他們有沒有首領呢？』

『沒有，我沒有看見。』鷹回答說。『他們很蠢笨，他們的要路連守衛都沒有，他們只爭先佔據那還沒十分毀壞的房子。』

老虎聽得這個好消息，便叫大家一擁而上。果然他們沒有絲毫準備，擋不住這驟然的襲擊，登時潰散了。老虎當衆高嚷道：

『今後三天裏，我可以收編你們，凡是有槍的都可以來。如果另外還有一支

槍，那末我還另外有賞錢。』

但是，很少人帶着兩枝槍來。一個人如果有了兩枝槍，他總把多餘的一枝給他的朋友、或兄弟，一同投到老虎的麾下，因為他們都是吃飯成了問題的。老虎却不一概全收容，年紀老的他化一點錢，買下那枝槍，把人打發了。三天期滿，展長三天。這三天過，又是三天，如此老虎招得足足有四千，內中土匪佔着大多數。

夏天快完了，老虎的偵探回來報告他，南軍失敗了，幾次勝利還屬北軍。老虎很相信，因為省軍的軍長還不會叫他開拔到南方。

於是老虎連忙派麻子，缺嘴帶了他的親筆信，到省城去見軍長，表示他自己的歉意。說是因為地方不靖，始終不克分抽軍隊，協助南征。他又送了許多禮物。

可是，老虎的運氣真不錯，正在這時候，雙方休戰，南軍撤退，等着補充，北軍下

令准許部下大搶三天，作爲酬勞。所以軍長就也很客氣地回了老虎一封信，說是秋天到了，大戰須在明年春裏，請他預備將來的報効罷。

這回信使老虎好快樂，他曉得自己的聲名已傳播於一羣軍閥中。他直至現在，沒有失去一個兵、一枝槍，他的實力保全着。

二十

秋天到了，田裏忙着收割。中秋節前，商人王二差人來找老虎，說是前次買槍的債務，不能再背下去，因為近來他自家收買糧食，正要錢用。老虎也差人回去說，現在只能付一半：

『如果你不依，我便連這一半也不付。這幾天裏，我何必做我所不願做的事。』商人一向小心的，他也自有他的哲學。所以，王二最後又屈服，只從別處提高貸息，補起這筆虧空。

不過就是這半數，老虎也還沒有把握。他雖說天天有收入，可是——二萬人使着一萬二千桿槍——他的兵這末多，這收入過手就光了。那天，他叫一般親信進來商量，有什麼法子再搾取老百姓一下子。

大家搔着頭，好使腦筋發熱，想出一個法子來，但是彼此面面相覷，到了也沒有出法子。缺嘴這時開口道：

『如果在百姓天天要吃的東西上抽些稅，他們一定不依會鬧出事來的。』

老虎很相信，因為他雖然有地位，但是那地位還沒有高到可以把民衆一齊丟開了。最後還是老虎自己想出一個法子：當地有所規模很大的酒坊，要是每罈抽它一兩個銅元，或許也是條出路。

他叫人去向酒坊主人說明這辦法，他的理由是：田裏的蜀黍向由他的軍隊

守護着，蜀黍是當地製酒的要素，所以這點稅，是應該拿出的。一面他的兵拿着槍，刀恭候着，酒坊主人只得答應了。

然而，老虎更一天一天地感覺地盤狹小，礙及他將來的發展。要是再來一次飢荒，他豈不是就完了。他奮發的心更加急切，那年冬天，他操練他的部下，也格外的嚴厲。

不過，深冬的天氣，不久使這操練也不得不停止。

老虎於是沒甚末事好做。他白天還好見客譚話，消磨他的時光，一到夜晚，又長又暗的夜晚，他真怕極了。他獨自躺着，在燭光下看他幼時喜歡的書，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但是不久，蠟炬成灰了，他覺得一陣冷，還得倒下身子在這苦黑的夜裏。

每夜裏，念書的一個時辰總是這般地收束。可是將來之後，使他想念而又傷感的女人的影子，又充滿了這緊緊跟在下面的一個時辰裏。但他在傷感中，並不希望她再生，因為她已不能再是個可以信任的人了。就是說她真活轉來，他肯赦免一切的既往，然而他能不時刻怕她嗎？這種畏懼要分化他，使他只能用一半的心於他的大事業上，那末，他豈不是永遠爬不上去嗎？

他夜裏常這樣向自己說，不過他最要苦思的，就是：豹出身綠林，什末知識都沒有，怎會娶得這樣一個好女人；豹死了，她會如此地忠於他。老虎又想：他自己娶她過來後，也會愛過他，爲什末她的心還是這樣向着死者呢？

老虎總不能相信那女人始終不會愛過他。他每次想到一點，就覺得飢渴。在今夜的這張牀上，她是那樣的大方，那樣的熱情，他決不相信，沒有愛而會有熱情。

他想到最後，覺得自己太可憐，絕對比不上豹，因為這女人對待他自己，遠不如對待已死的豹。這一層他老是弄不懂，但是他總覺得情形確是如此的。

他望着他的將來是黑暗的，他的大業縱使能成功，他却沒有兒子，他一死，事業也完了。他在黑夜裏靜極的臥室中，長嘆一聲：

『我殺死她，我殺死兩個人，我殺死我的兒子了。』

他又覺得，他不知有過多少次看見她死在這牀上，強壯而美的頸上着了刀，流着血。他忍不住，再不能躺在這牀上，雖然這牀早已油漆一新，掩埋了血跡，牀上的枕頭也換了個新的。他拉條被圍着身子，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等那微弱的光透進窗來。

老虎如此地過着冬天的夜夜，他終於不能再忍耐，他說，這要消磨他的壯志，

讓他不能再做人。他的心驟然硬起來，他的心好像這樣說：

「那個女人不會生孩子？難道天下只有一個女人會替我養孩子？我非要有個兒子不可，我要娶一個女人，或者兩個，或者三個，直到有了一個兒子才算數。我以前真是太蠢，有十年的工夫，心思放在梨花一人的身上，過後，又弄了那被我殺死的一個。我以後也要學着一般人，弄個女人，隨時可以撇開的。」

就在那天，他叫缺嘴來，重重托他回去告訴王大、王二，他的女人死了，請他們趕快替他再弄一個來。

這主意恢復了他的精神，日裏可以多多計畫未來的大戰，晚上睡得也安穩。

二十一

缺嘴到家，先報告了王二，王二便問：三弟媳怎樣好好的會死了？
照實說，忽然想起王二向來沒有混在軍隊裏，殺人是要害怕的，因此立即換了下面這一句：

『她是忽然流血死了的！』

王二也就當做是如此，且叫缺嘴外面去安息，他獨自納着悶：

『這一趟該輪到我大哥的頭上了。這樁事他比我在行得多。本來，除了這一

椿，他還曉得什末呢？我呢，除了自己的女人外，不再曉得任何的一個。」

王二去找王大，僕人說：老爺又上賭場了。王二趕到那裏，在一間火爐燒得暖暖的小室中，尋着王大。王大一看見兄弟來了，很高興站起來一面說我兄弟有要事來找我，一面披上搭在一旁的那件皮袍，走出小室了。這是因爲他今天手運不大佳。這時候尤其輸得好利害，王二之來，給他造成金蟬脫殼的機會。

兄弟倆踏進一家小酒館，又是老大要定了酒菜。老二開口：

『我們的老三，昨天又差人來說，要請我們倆給他找個女人，因爲他的女人，忽然死去了，我想這事還得請教你。』

王二說完，低下臉，偷偷地笑。王大却沒有聽見，他好生快樂，笑得兩頰上的肥肉，抖個不止。

「你的話不錯，我只知道這一桿子的事體，可是先別讓我女人曉得！雖然——」

他又笑，兩眼左右地望，和一般男性們講到了這樁事的時候一個樣。等到稍稍安定些，他才接着說：

「這事來得真湊巧。我新近正在替我的兒子找媳婦，我打算說這裏局長的女兒。她繡得一手的好活，已給我女人瞧過了，只可惜兒子從南邊聽來的意思，定要讓他自己去挑選。但是，我又告訴他，這種事此地不興的。他在別的事情上，儘可以照自家的意思去挑選，唯獨婚姻，不能這樣幹。至於我的那個駝子，他母親要他……」

王二向來不喜觀管兒子們的婚事，他以為這事夫人的任務。只要媳婦有德

行，肯吃苦，就算好了，他現在聽得不耐煩，插嘴說：

『你眼裏有沒有相當的？那些女孩的的爸爸是否願意把她們嫁給死了女人的男人？』

王大腦子裏的女人太多了，一時反而說不出，不過這是他首先提出的：

『有一個女人還不壞，她家裏是讀書的，她也讀過書，她是現在所謂的新女子，她又沒有裹腳，所以她的婚事就被耽擱了。不過，我聽說南邊這種女子多着呢。她現在年紀已不輕，不過至多也還不過二十五、六。你想三弟會要這末一個不平常的女人嗎？』

王二有保留地回答：『你以為她就能夠治家，能夠幫助三弟嗎？三弟自己也會寫字，會念書，這女人的學問未必於他有什麼益處吧？』

王大停下筷子道：

「這却不見得。她可以在男人快要睡覺的時候，念詩，或講故事給他聽。」
這話更合不上商人王二的胃口。他說：

「依我的意思，女人只要會理家，帶孩子，用錢省。」

王大忽然氣得臉都紅了，這是從來未有的。王二明白兩人的意思，無法好接近。不過在他，女人們無論怎樣地不相同，最後都逃不了要完成男人最後的目的。那末，女人還不究竟是女人。所以他很快地說：

「好了，三弟不是個窮人，讓我們一人替他找一個。你先把你找的送過去，隔了些時，我再把我找的送過去。他喜歡那一個，與我們都無關。並且，像他這樣身份的人，兩個女人也不算多。」

爭點就此解決了。

王二回來告訴自己的女人，女人說：

『我們鄉下，隔壁有一個女人，脾氣真好，又省錢，她什末毛病都沒有，除了小牙齒就被虫子蛀黑了。現在有幾個牙齒已經掉下來，她自己嫌難看，總是把嘴唇往下拖，蓋住那牙齒，好在他平常也不大說話。她的爸爸也不窮，還有不少的田地，他看看她年紀不老小，急着想要把她嫁給一個有錢、有勢的人。』

王二說：『還不很說話的脾氣，倒是很相宜。看吧！大哥找的那個真的嫁給三弟後，我們再送這個去。』

這是舊曆的年底。老虎接到王大給他找定女人的消息，便摒擋了一切，帶着

五十個衛兵，回到南方來，因為婚禮要在王大那邊舉行的。

老虎的一羣人走在暮冬結凍的泥地上，周圍沒有一絲兒春意。田是灰色的，灰色泥土做的房子又蓋着灰色的乾草，望去竟像田的一部份。鄉下人吃夠了大北風和北方吹來的灰土，也是灰色的。對着這灰色的世界，老虎心中興不起快樂，尤其是他向着父親的家鄉走。

他到了王大那邊，看見他們假做殷勤的快樂，心裏先就不願意。他性子本來又不很坐得住，他想索性就到王龍的墳上去一次。他叫一個兵買香和紙錢，帶了衛兵，一齊去。一路上，嚇得老百姓躲開了身子，有的緊貼在牆根，有的縮到小巷裏，老虎這才感得一些的滿意。

到了墳前叢樹林，他就下馬表示尊敬的意思。他徒步慢慢走到王龍的墓前，

鞠了三次躬。兵士們把香和紙錢分佈在各人的墳上，王龍的墓上最多，王龍的父親那裏少一點，王龍的兄弟又少些，阿蘭墓上最少，因為老虎已經不很記得阿蘭就是他自己的母親。

於是老虎親自到每個墓前燒香，燒紙錢，跪下來磕了頭，他依次行完禮，站着，又靜默了一回。那燒殘的灰燼，被風捲上陰暗的天空，兵士們嚴肅地站在四周圍。歸途經過土房子，駝子聽見人馬的聲音，趕到門口來望。這時，他雖已十六歲，看去只像六七歲。老虎見了好詫異，問他是誰？駝子早就曉自己有個叔叔是將軍，並且他夢中還不是見過的。他很苦地嚷道：

『你是我的叔叔嗎？』

老虎這才記得他是誰。駝子見了老虎腰間的手鎗，含着深愁的一雙眼注視

着說：『我手裏從來沒有拿過洋槍，我要拿它一上子。』

他伸出乾黃起繃的小手，要去摸那槍，老虎覺得怪可憐，便把槍除下遞給他，聽他玩一會兒。正在這當兒，一個人從房裏走出來，老虎一看曉得是梨花，她比前又消瘦，慘白的鴨蛋臉上起了小繃紋，但是頭髮還和以前一樣地光黑。老虎在馬上欠身行了禮，梨花微微一鞠躬，回身就想走，老虎追着，提出了這一個問題：

『傻子還活着嗎？她一向還好嗎？』

梨花用低柔的聲音說：

『她好。』

老虎又問：

『你每月的費用照數拿到嗎？』

梨花用同樣的聲音說：『謝謝你！照數拿到的。』她低下頭，回身進去。老虎向着空門口只是發呆，於是他忽然問駝子：

『她爲什麼穿得像個尼姑？』因爲他方才看見她的灰色袍子，領口和尼姑的一樣。

駝子心事還在鎔上，一面撫弄它，一面無意地說：『一等傻子死了，她就要薙髮去做尼姑的。』

老虎靜默一會兒，有說不出的難過；最後他很可憐這駝子，又問他：

『到了那時候，你便怎末樣呢？你這駝背的猴子！』

駝子回答：『她到了尼姑庵，我就上廟裏做和尚。我年紀還輕，我還要活很久，如果我做了和尚，我就餓不死。我生病，她還可以來照應，因爲我們是親戚。』說這

話時他的聲音漸漸變了，他終於帶着哭聲，又向老虎說：

『是的，我要做和尚——但我還是盼望我身子能夠直起來，那末我就可以去當兵——叔叔，只要你肯收留我。』

駝子眼裏含着這般的熱望，老虎也被打動，很同情地回答他，因為老虎根本不是沒有測謬之心的：

『可憐人！那時我自然收留你。但是照你現在的樣兒，你不做和尚，難道還有別法嗎？』

駝子把頭垂在他那十分奇怪的雙肩外，用細小的聲音說：

『我曉得。』

他不再說話，把鎗交還老虎，返身跛着走進那土房子。老虎也回到城裏去。

王老虎二次新婚，只在沉靜整肅中過去。穿大紅衣裳的新娘，在他好像神態黯然的疏隔着的一個人，和他沒有任何的關係。他兩位老兄家裏的許多親戚，許多朋友也一般地和他隔開了，只有荷花癡肥得可怕的體子，引起他一次注視，因為席酒上他聽到她氣喘的原故。

吃酒的時候，他什麼菜都不嘗。只有王大喜歡熱鬧，講了一些笑話，因為這次雖然是續弦，還值得打趣一回的。可是這笑聲，在老虎陰沈的臉子上又消滅了，老虎終席，好像只講了一句話，就是：

『我要是曉得今天的酒這末壞，我該從自己那邊帶一罈來。』

喜日過後，老虎跨上紅馬就起身，連頭都不回，雖然他的新娘子坐在一輛並

了簾子的騾車裏，緊緊跟在他後面。他騎在馬上，心情的孤寂和來時一些沒兩樣。他回到原防以後不多久，王二找的女人也被她的老父送來了。他也接受了，因為一個女人或是兩個女人，在他原無分別的。

新年來到，大地春回，新氣象隨處都看見，就是軍閥中，也沒有一個不生新意念。念着怎樣殺害在上的一個，而奪了他的位置。

老虎也同樣地做他的新夢。他的愛的病漸漸好清了，即使有時發作，他可以去尋隨便那一位夫人去設法。他的肉要是鬆懈了，他喝一陣子酒，就好恢復的。

老虎介於兩位夫人間，還算很公道，從來沒有過偏愛。第一個文乎文乎的固然很不錯，第二個心思也不壞，只是她那一嘴的黑牙齒，使走近她的人，嗅着一番的異味。還有樁僥倖的事，就是兩個女人不爭吵，這或許因為老虎對她們排定了

次序，並且他也不覺在這上面，這個女人比那個女人特別好。在他的前面只映着一道光明，就是他不久要抱兒子了。

二十一

春天裏，老虎和幾個親信密商作戰的計畫。他們須等兩樁事：一是南、北軍和議的期限終止後，怎樣接着打；一是他去年繼續派出去的密探，還沒完全回來。

在會議上，鷹說：

『北方我們不能去，因為我們和北方是在聯合陣線上。』

屠戶高聲說，因為他要顯出他自己比鷹還聰明：

『是的。北方地土太瘦了，連豬都是不長肉，背脊像把鐮刀；母豬還沒養，就可

以數出肚子裏面已有幾個小豬了。這種窮地方犯不着打仗去搶的。」

老虎慢慢地說：

「然而南方也不能去。南方有我的家人，有父親的親戚，我怎好去抽他們的稅，而不引起他們的反感呢？」

缺嘴說了：

「我的家鄉現在和我沒有干涉。那裏在此地的東南，一面近海，一條河正流過，河裏滿是魚，土地肥得很，良田不知有多少，還有一帶的小山，除縣城外，四鄉也都鬧得很。」

老虎聽完說：

「是的。不過這末一塊好地方，難道會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主人嗎？他是誰？」

缺嘴馬上提出那人的名姓，原來他本是個強盜頭，去年才在南軍裏交了好運道，得了這塊好地盤。老虎早就恨那南方人，和南方人的白米飯、辣椒肉。他討厭得不願把自家一副好牙齒，碰到那些東西上面去。他又記起他小時在南方所受的奚落，他於是叫道：

『就是這塊地方吧！就是這個人吧！這一次我可以發展了，並且還可以免了內戰的壞聲名。』

老虎的主意，於是決定。一面加派偵騎，一面加緊內部的組織。鷹却偷偷向他請求，這次打下勝仗來，一定得讓部下大搶一下子，不然，他們不肯再用命，並且這意思還得早點就宣布。老虎心裏的確不贊成，不過口裏也不能不說：

『只是三天。打了敗仗就沒有。並且，也只有這一次。』

不久，偵騎回來說，南北兩方的軍閥正在紛紛向外國買軍火，一時還沒有發動的意思。老虎有些等不及，決定先下手。就在這天，他招集全體軍士在一廣場上，他騎着紅馬，伸直腰幹，嘴上留的鬍鬚，看去不止四十歲。他身後跟着自己的衛隊，他先巡行一週，讓部下人人都已看過他，然後才忽然揚起聲音說，算是向着全體

的誓師詞，

『軍士們，英雄們！明天起，我們要用六天工夫開拔到東南，佔據那一塊肥美的土地。我在那裏得到的一切，要均分給你們。現在把全軍分做三翼，左翼由鷹領帶，右翼由塔戶，我自己挑選五千人，担任中翼。左、右翼先發動，夾攻那裏的城池，把它圍住了，中翼再來協助最後的一擊。那裏雖也有駐軍，但軍長是個強盜，你們早已告訴我，你們是怎樣會打強盜的！』

接着他又很不情願地說：『如果你們打勝仗，你們可以在那城裏有三天的自由。不過第四天早上，你們的自由就停止。誰聽到喇叭的聲音，就歸隊，我就槍決他，我不怕死，我也不怕槍殺人。我的號會就是這幾句，你們要好好地記着。』

這幾分鐘的訓話，足使三軍歡悅，連那留下的一部鬧着也要去，還說老虎待他們太不公平了。老虎沒法，特別允許他們，等下一趟的戰事，一定先讓他們去。這次，留在後方的兵士，都歸缺嘴節制，如果不犯軍令，還有額外的賞銀。老虎這一步實在就是監視老縣長。

老虎出發的時候，特地放出空氣，說是去抵抗南軍的北犯，所以當地商會送他一筆款，算是慰勞軍士。他緊起軍旗，殺了一個豬，祭過天，才在一羣老百姓圍視之下，統領大軍向南而去。

這次，老虎的策略是避重就輕，經過的地方，先用錢賄買，買不下來，然後用武，可以多保存些實力。

一路上的麥田在春裏長得二尺高，一片油碧色引起他的羨慕。他要找定幾塊地方，抽稅養他的部下，同時充實自己的私囊。

再往前進，石榴樹的灰色枝幹上添了嫩葉子，鄰近的樹也都是是一團團的新綠。他曉得那目的地已經靠近了，他四下望去，盡是肥美的田、喂飽的牲口、身子圓滾滾的孩子，這使他真歡喜。但是人馬所過的地方，田裏工作着的人們都要抬頭望，還要蹙起了眉毛，女人們方才正在譚笑着的，也都不作聲，臉色蒼白，有的還用手去遮蓋自己孩子的雙眼。他的部下有時唱軍歌，這般老百姓又好像覺得甯靜的氣圍被打破了，露出不愉的顏色；狗剛從村裏衝出來，要想咬一口，一看人馬這

樣多，連忙回身跑，尾巴夾在屁股間。牛也有受驚的，如果它是駕着轆的話，就帶着一齊跑，惹得鄉下人緊緊追趕，兵士們看見都大笑。只有老虎很恭謹地勒住馬，直等那人趕着了牠的牛。

到了鎮上，人們也一樣地驚怕。當兵士撞進了茅棚、茶舍的門，又喊又笑，只道肚子餓極了，要喝茶、喝酒、吃麵、吃肉，那一帶的小店連忙關上門，就好像是在深夜裏。但是老虎早就下過令，部下的吃、喝都得付現錢，只不過他的人這樣多，小軍官們雖然三令五申，究竟還有許多看不到的地方。老虎除了說：『如果給我聽見了，我一定要槍決！』他實際上也只好裝作不聽見。

每到一處大地方，他把人馬繫在四郊，自己帶了幾百個人，找當地紳商譚話。他總是這一套：

『不要怕，我不會勒索你們的。這是實情，我駐了很多兵在四郊，只須給我一點錢化用，我就帶了他們到別處，至遲不會過明天。』

紳商們常是青白着臉皮，提出他們願意報効的數目，但是老虎曉得這是最低數，一陣冷笑，把黑眉毛往下拉：

『我這次來，已經看見此地的關商店、油店、米店、絲綢布疋店，我又看見你們這裏的人吃得好、穿得好、街道也講究，你們拿出這幾個錢，難道不害羞。』

但是他也不十分地攪幹。紳商們心裏只想早點請他走，尤其是他的一大羣，所以不久還是使他滿足了。

如此地過了七天，老虎手中着實弄了點，他部下的興奮也是有加無減。最後一天，那帶山而河的一座城映入眼簾了。它的南門開在河邊上，在晴空下，遠遠望

去好像銀練端上繫着一顆大珍珠。老虎派出先鋒隊，去向那城裏領着一千兵士的軍長說：『我們的大帥王老虎特從北方下來剿平此地的匪徒，好爲百姓除一害，假使匪徒不退出這城，又不繳納一宗款項的話，王老虎就要用一萬大軍進剿這一千個土匪了。』

這城裏的軍長是個兇惡非常的老強盜。他的臉生得又黑，又可怕，大家說他好像廟裏的門神，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劉門神。今天，他聽了老虎使者如此一番狂妄的話，登時冒上火，連話都說不出，隔了一會兒，他才回答道：

『回去告訴你們的東家，他要打也可以，誰還怕他嗎？我從來就沒有聽見過一條小狗，自己叫做王老虎。』

使者回來報告了。老虎聽到劉門神還沒有曉得他的名字，心裏最不快。他的

牙齒在黑鬚子的下面磨擦了一陣，他傳令了，大隊當天就到城外邊。然而，那城門都關得緊緊的，老虎又傳令把帳篷分紮在城濠的對岸，大家得守候到天明，敵人一有動靜，快來報告他。

第二天，老虎一早起身，先傳令靜候，不要就進攻，他自己帶了衛隊，到東面一座塔下。他獨自上去，全城在望，只見那城並不十分大，人口也不過五六萬，但是房子都造得很精巧，黑色的瓦排比着，像似魚背上的鱗。他才下塔，要邁過一道壕溝回到原防時，高的城牆上放下一排槍，他連忙避開了。

他除了圍困，沒有別法，他的軍官們也是這意思。因為這座城造得很堅固，尤其是幾扇城門，要是進攻，未必能得手。如果圍得久，把城門封鎖了，城裏總有斷糧的一天，那怕他們不屈服。

這樣一圍就圍了一個月。老虎的人都吃着四郊的蔬菜、米、菓子、鷄、鴨。他們都多少出點錢，鄉下人也就沒法鬧。那時已是夏天，謠言傳來，說是山的西面許久不下雨，快要鬧荒了。老虎聽了，心裏暗喜，他誇讚自己的福氣真不壞，能夠紮在這末一塊的福地。

又過了二十天，城裏還是沒動靜，也沒有人出來，也沒有人進去。老虎漸漸耐不住，他的部下也着急，不過他們如果走近了城濠，城上還是要放槍。老虎氣急了，罵道：

「他們吃的是什麼？還有勁來放槍！」

鷹表示他很佩服城裏的強敵：

「他們一定已經吃到狗和貓，就是老鼠也都要在一家家的屋子裏去捉咧！」

在二月尾上的一天，老虎望見就在對着他的營盤的那扇北門上，一面白旗飄揚着，他曉得是有變化了。果然，北門開了一條縫，只夠一個人鉅進，那人才出來，門又關起了，還聽見上着鐵門的聲音。那人手上也拿一面白旗，那旗繫在一根竹竿上，老虎忙叫衛隊排齊了，也掛上白旗。那人走近，在被人能夠聽見的距離上，開始說道：

『我奉命來商量和議，我們決定付給你們那筆錢，並且把我們一切的東西都給你們，如果你們和平地退去。』

老虎笑了他的無聲笑，輕蔑地說：

『你以為我只是爲錢而來嗎？我要錢，儘可以在我自己的地方想法子。事情

不是這樣的。你們的軍長必得降了我，因為我要的是這城，這城是應該作為我的地盤的一部的。」

那人靠着竹竿，滿臉死氣地看了老虎一眼，哀求道：

『可憐我們！帶着你的兵到別處去吧！』他說完跪在老虎的面前。
老虎看見這人不聽從他的意思，火又冒上來，叱他道：

『除非這城歸了我，我決不走開的。』

於是那人站起來，很傲岸地回過頭說：

『那末，你就請在此等上一輩子。我們總好支持的。』再沒有別的話，他逕回城裏去。

但是他還沒有進城門，老虎的氣止不住了。他痛恨這議和使者的無禮，他越

想越氣，他傳令：

『替我舉起槍，射擊那個人！』

一個兵士奉令，果然放槍了。這一槍打得直準，那人向前仆倒在城濼的小橋上，手裏的白旗落在濼裏，竹竿隨着波流淌去了，那布的白色也沾污在濼裏的泥水中。老虎叫大家追上去，拖着那人的屍體。他們舉動非常快，恐怕城上要開鎗，那曉得一響都沒有。老虎反倒詫異這是什麼一回事呢！但是更使他奇怪的，就是那屍體拖到他的面前時，他仔細一看，一點沒有飢餓的樣子。他又叫把死者的衣服脫下來，再看他身上的肌肉，他雖然不算胖，但是至少，他的肚子是裝過東西的。

這使老虎氣極了，他不再約束他的部下，聽他們強取四郊鄉民的食物。老百姓有向他請願的，他惡狠狠地說：

『你們定是暗中接濟城裏的人，不然他們那能守得這長久。』
但是老百姓發誓不承認，並且，還有人哀求他不止一次了：

『只要大帥待我們好，我們爲什麼不願意大帥到這裏來呢？』

然而，夏天的熱氣，他的大兵們的必然產物——大糞——上一堆堆的蒼蠅，以及那流得不暢的城濠裏的蚊子，更使老虎難忍受。他又想起，自己那邊的營房和那盼望着他的兩位夫人，他的忿怒又加重了。他不像以前那般的慈和，他的部下一天一天地放肆，他也不管了。

一天夜晚，月色很好，不過熱得真利害，老虎走到營外去納涼。他照向例，又望城上看，看見一個黑影攀在古城旁邊的一株小樹上，那影子向下移，到了地上，照在月光下，它確是個人。那人又揚着白旗走過來，老虎也教人拿了白旗迎上去。那

人見了老虎，跪下哀求，老虎一看，他雖然消瘦，但還不是餓瘦的，於是嚷道：

『你來把城降給我們嗎？』

『不是的，』那人說：『我們還有東西吃，我們的軍長一時也不願意降。只是老百姓已經餓得差不多，我們却也管不了這末些。我們現在還可以支持，我們祕密差人到南方請救兵，不久就要來到了。』

老虎聽得半信半疑，且忍住他的脾氣：

『既然不肯降，你來做什末？』

這時那人才說出他的真意。原來他是讀書人家的兒子，被劉門神收到軍隊裏，從來就沒有受過好待遇。他有百發百中的槍術，却被劉門神當着許多兵士的前面侮辱過，他心裏實在不甘，今晚暗下城頭，特來投効，願意在太陽剛出時，偷開

城門迎敵，事成不想別的報酬，只要帶着幾個親友，一同投到老虎的麾下。

老虎以為積怨是復仇的唯一動機，他深信那人的話，於是答應他：

『你如果能夠賺降全城的兵士，只要他們都有槍，他們都能免一死。那時我給你一個軍官的職位，送你二百塊洋錢。你帶來降我的人，有槍的每人兩塊錢。』

那人感激涕零地遵約而去了。這裏，老虎叫大家準備一切，排了六大排，每人手裏一根槍、一把刀，一陣喊殺，就衝過那淺水的城濠，直逼那扇門。老虎的幾位軍官還怕是計，攔住老虎，不讓他擋頭陣。但是老虎深信一個人受了另一個人的侮辱，是應該這樣做的，所以他毫無懷疑的意思。這時，太陽還未出，於是大隊只得守着。直到太陽露了他的頭影，那大鐵門果然開了一條小縫，那人的腦袋向外探望，門頭上映着一線陽光，他只喊了一聲，老虎的大隊一擁而前，便把門擠開，撞到城

裏的街上了。

老虎頂注意劉門神的巢穴，他帶人衝到那裏，却已空無人煙了。他接得偵騎的報告，說門神已從南門逃走，他好生氣，正想分兵追趕，却又覺得他的目的在城不在人，於是他就讓南門外那揚起塵土的一陣人馬安然地消逝吧。

他坐在門神的公堂上，來降兵的果然不少，不過個個瘦得不像人。他們跪下，伸出雙手，還獻上槍枝，老虎一體接受，每人賞了五塊錢。那偷下城牆的，真地送了二百塊，保持着昨晚的信約。

這件事又告成功，老虎仍須履行誓師詞上的條件，他讓部下有三天的自由。這三天裏，他自己困在一間屋子裏，周圍有幾百個衛兵，可是連他們也都不情

願，鬧着要出去。老虎沒法，才答應他們輪流地出去，不過這些人再度回去來時，個個紅眼睛裏冒着慾火，臉上也是深紅的，一股淫狂的樣子，藏也沒法藏。老虎掉頭不願看。他的姪少爺，在這當兒，也想試一試，老虎呵住了他道：『我自己的一家人難道也學這羣野人嗎？』他特意差他拿這個，取那個，讓他忙得走不開。那時遠處弱者的哭聲，送入老虎所在的深院，他更加氣了。這氣全發作在脫身不得的姪兒的身上。

實情是如此的。老虎不生氣的時候，總是慈藹的，這於軍閥是最爲不相宜。軍閥以殺人爲成功的途徑，他不能只在生氣的時候才殺人，他應該冷然地，不知不覺地殺着人。老虎這時也曉得他太軟弱了，他竟不能用仇敵之意待遇城裏的百姓。他自己說：他應該繼續恨他們，因爲他們太麻木、太頑梗，竟不會開了城門，讓他

進去。然而，他在瞎想的時候，他的兵士們進來纏住他，向他要東西吃，他心裏又氣又可憐，他答道：

『什末！你們搶了東西了，還要我來給你們東西吃嗎？』

他們的回答是：城裏連一把米都沒有，金子、銀子、絲綢又不好當東西吃，城外的鄉下人還害怕，不敢把田裏的東西挑進來。』

老虎要發作又忍住，他只得用十分粗暴的聲音說：他可以替他們向城外買食物。不過這當兒有一個兵又喊道：

『怎末這裏的娘兒們瘦得這般樣！就好像脫了毛的鷄鴨，一點意思也沒有。』
老虎覺得這日子真過不下去了，他避開他們，回到那間幽閉着的屋子，嘆了
一回氣，却又把自己的心腸硬起來。他只去想這次的成功，擴張他的地盤到兩倍

以上他又想有了這地盤，他兩個女人於他的將來更有大幫助，假如她們能給他養個兒子。這時他在心裏說：

『我爲了那個兒子的原故，不妨就讓此地的人遭上三天的殃罷！』

所以他硬起心腸過這三天，使他的誓師詞句句都算數。

第四天一清早，他就起身，喇叭吹過了，他擺出全副兇惡的神氣，檢閱全體兵士，末了，發現只有一個兵沒有到。他邁步出那鎖閉了三天的城門，恰好聽見路旁有疲弱的哭聲。這類聲音近來使他起了過於敏捷的反應，他便趕步上前，在一條小巷子裏，看見那個遲到的兵正在拉着一個老太婆，硬要她手指上的金戒指。老虎只聽她哀懇道：

『這戒指帶在我的手指上，已快三十年，現在怎好脫給你。』

這兵聽見喇叭已吹過，急着要回營，就拔刀砍斷老太婆的手指，她的僅餘無幾的血也還滴了幾滴在地上。老虎大叫一聲，抽出豹的刀直刺那兵，橫穿他的身體，他來不及喊就倒下，他的血也流出了，不過比那老太婆的紅得多，濃得多。那老太婆固然曉得這位將軍是來救她的，可是他這凶殘的舉動，駭得她不敢稱謝，用布裙包了傷口，就逃避開了。

他幹完了，帶着衛隊去巡行，他看見街上有一些可憐人，從房子裏蹣跚出來，沒精打采坐在門檻上，他們軟弱得連頭都抬不起。老虎一羣人在晴爽的秋陽裏走着，輝耀的刀槍也引不起他們的注意。他們就像是死了的、沈靜的、索然的。老虎心中說不出來的奇怪、羞恥和驚異，他只顧向前走，不和他們說什麼。他抬高他的視線在一家一家的店鋪上，那店裏的東西有許多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因為這城外

那條河直通海口，海外的商品可以直運到這裏，不過這些洋貨都是東倒西歪地陳列着，還蓋滿了灰塵。

有兩種東西老虎走遍城裏碰不到。市場上空空靜靜，一點食物看不見；此外，小孩也看不見。這是等他走在路上，聽不到任何聲響，覺得奇怪的時候才發現出來的。他真看不下去了，尤其是殘餘在城裏的男女的黑瘦、陰慘的面孔。然而老虎的行爲又何嘗超過一般的軍閥呢？他的行爲怎能算是他的罪惡？因爲除此之外，他委實沒有別種向上的方法。

老虎實在太富同情心，不宜幹這買賣。他一陣心酸，拆回門神的官署。他看見他的部下，只是咒罵，要他們離開得遠一點；他聽不得他們滿足以後的笑聲；他又看不慣他們吃飽以後的一雙雙的眼；他更恨每人手指上的金戒指、胸前的洋錶。

甚至於他的親信也戴着戒指，鷹的瘦指上是一個金的，屠戶的肥指上是一個嵌着寶石的，但屠戶的手指太肥了，那戒指只能套到手指的第二個骨節，就不能再往上面去，不過他就這樣地戴着。老虎覺得他和他們隔離得太遠了，他暗中罵他們是低級的、獸性的人。

他悶坐在房裏，有人走近他，總是一場罵，大家這才慢慢有些害怕，稍爲斂跡了。老虎也重新硬起他的心，他又告訴自己：打仗本是這樣的，他既已決定終身走着這條路，並且老天爺也既已叫他這樣走，那末他自然是要竟其全功的。於是，他又打起精神，洗臉、雞鬍子——這已經三天沒有做——換上新衣服，叫人去傳見城裏的縣長。

他升坐堂上，等了一點多鐘，這縣長才趕到。他生着一個書生臉，他手上的顏

色很可怕，像乾了一兩天的肝。他瘦得更可怕，皮的下面就是骨頭。

他先鞠躬，然後奉命坐下，正在皇皇不定的時候，忽然聽見老虎的一聲問：

『什麼！——你也挨過餓嗎？』

『是的，我的百姓都挨餓，並且這也不是頭一次，』縣長單面地回答。

『但是，他們第一次差出城來的那個人，怎末喂得很肥呢？』老虎問。

『是的，這是因為他們最初就讓他一人特別多吃點，』縣長說。『但老百姓都沒有東西吃，餓死的足足有幾千，老弱年青的先死。』

老虎嘆了一口氣說：『真的，我在隨便那裏都看不見一個小孩。』他呆望了縣長半晌，才說出他不能不說的話：

『你現在得聽我的指揮，地方的稅收都得交給我，每個月要有一定的數目。』

『我們既已聽你的命令，望你寬限我們一兩個月，好讓我們喘過這口氣。』縣長用低弱的聲音說，他嘴唇乾了，顯得他的牙齒太大、太白。『誰來管治我們？這本來沒有多大的關係。我們只希望管我們的能夠讓我們安居樂業，就是多納點稅，也未嘗不可以。』

這話老虎倒像聽得進。他叫人拿酒肉來請縣長吃，又叫傳令張貼佈告，四郊的鄉民早點把米、穀、蔬菜送進城來賣，讓城裏的百姓好早點恢復他們的原氣。

漸漸地市場裏的小販回來了，糧食也擺在攤頭上，街上的店舖又熱鬧了。人臉上的一層黑色也退去，身體慢慢地肥壯，養出來的小孩子吃着奶。老虎看了，心裏說不出來的快樂。那年冬天，他在這城裏盤算稅收和分配用途，整理地方上的事務，在百忙中却連自己都不曉得是什麼原故——他竟有回家的渴望。並且，也

是第一次，他真想着他的兩位夫人，於是他打算年底回家去。

他派去的偵探現在陸續回來，據他們講，南、北軍又大戰了，可是勝利還屬北軍。老虎聽了忙又修書，聯同禮物派人送予省裏的督軍，信上只說他已平復南軍的一支隊，佔據了這縣城。

督軍回信賀老虎的成功，晉給軍銜，信的末了却要他每年貼補省裏一筆軍費。老虎明白自己方在成長，無力拒絕，只好答應了。

年底到了，老虎結算到任以來的清賬，他發覺他的地盤已超過從前兩倍多，除了生產不多的山地外，其餘都很肥美，出着米、麥、鹽、花生、油、胡麻、和豆。並且他還添了一條通到海口的路，他可以不必再靠王二去買外國的軍火。

王老虎新近極想買幾尊外國的大砲，這是因為他看見劉門神留下的兩尊。

這兩尊砲是鐵的，質地極好，沒有氣泡，也沒有小洞眼，分量又重，二十個人使盡氣力，才能扛起一點來。

老虎看了好奇怪，因為他從來不曾見過砲。他總像放它一回，不過這砲並沒有帶彈子，而且他的部下也沒有人會放。最後在一間堆着舊東西的房裏，居然尋着兩個大的圓彈子。老虎以為這一定是那兩尊砲上的子彈，他叫人抬了一尊到一座舊廟前面的空地上，那廟後是一片荒場。最初沒人敢來試放這尊砲，老虎急了，懸了一筆很厚的賞金，最後才有一個應試者，他不是別人，就是那位上次獻城的小軍官。他曾經看過人家放這炮，他的手脚很麻利，先把一根火把綁在一條長藥辮的一端，再站得很遠，燒燃那火把。大家看見火把的煙起，一齊逃避得老遠，這他轟的一聲，地動天驚，黑煙同火四下潰射，就是老虎都發抖，他的心停了一剎那間。

的跳動。等到煙消火滅，大家看這古廟化成一堆瓦礫，於是老虎又是一陣無聲笑。他真高興，世間有這樣好的一件玩意兒，有這樣利害的傢伙。他喊道：

『以前我要是有了這個東西，我可以轟開這城門，何必還要圍它那末許多天？』他想了レ一會，問那小軍官：『你們當時爲什末不用這砲來轟我們呢？』

小軍官回答：『這砲是劉門神從上任的軍長手裏搶過來的。在那軍長的部下，我也當過差，不過劉門神卻不會放過這個砲，因爲砲彈始終沒有找着。』

但是老虎却十分愛這砲，他決定先向外國配置幾個彈子來。

老虎這才準備回家。他把新近收編的人一齊帶走，留下的都是舊部。他叫鷹和麻子留守。鷹雖然槍花多，不很靠得住，但是麻子最爲老虎所信任，可無後顧之憂了。他臨走，還祕密告訴麻子：

『如果你疑心他有毛病，趕緊派人飛報我。』

一切佈置好，老虎才奏凱歸去。

這裏，老百姓努力恢復。固然不久，一切總算有了戰前的光景，但是天老爺給他們的幸運，仍在他們頭上盤旋着。

二十三

老虎回家雖說以檢閱軍隊爲主要的任務，其實是要一探兒子的信息。在他離家的十個月裏，他那位知書識字的夫人也寫過兩封信，可是當時規矩嚴，信裏除了表示尊敬丈夫的適當的字句以及一些吉報平安的話外，什末也沒有。

老虎進了家門，正是滿院子的太陽，一點風也沒有。兩位夫人各抱一個孩子坐着，孩子由頭到腳穿的都是紅，在他們搖搖不定的小腦袋上，是兩頂紅的和尙帽。那不識字的女人在這帽上釘了一排小金佛，那識字的女人不愛這一套，所以

繡了一束花。除此之外，這兩個孩子看去好像不再有什麼分別。老虎當是自己眼花了，他也不會想到一生就生下兩個的，他高興得口吃了：

『什麼——什麼？』

那識字的先站起，她平素儀態就很好，說話常是很斯文，嘴裏露出一排白牙齒，她笑着說：

『這兩個孩子是我們給你養下的，他們由頭到腳都康健，』她把她的一個抱給老虎看。

但是，那位不識字的却也不甘落後，尤其是因為她養的是兒子，識字的只是個女兒。她於是也站起，搶着說，雖然她不是時常說話的，因為她有滿口黑而希落的牙齒，並且那口裏的氣味也不佳：

『我的是一個兒子，老爺她的是個女兒。』

老虎不響，站着望這兩個小動物，但是它們好像還沒有看見他，不，它們以為他是一向就在此地的，就好像院子裏的一顆樹，一面牆。它們在陽光下雲着眼，男的打了一個噴嚏，聲音可真響，這使老虎好驚訝，怎末這末一個小動物，會有這末大的聲音？至於這女的，只像小貓般張開嘴，打了一個大呵欠，所以只使她的父親注視了一會。老虎從來沒有孩子，他不曉得怎樣抱，他又不曉得在這當兒，和他兩位夫人應該講什末，因為他明白他自己只曉得作戰的事體。他只好是笑了，他的侍衛也歡呼，慶賀他，他笑着回答他們，表現他內心的真快樂：

『是的，我想女人總是要養孩子的。』

他回到自己的房裏，洗臉，吃飯，脫去軍服，換上一件深藍色的緞袍。那時天已

黑了，晚風難禁，房裏火爐燃得好旺，他坐着回憶他過去的全生涯，真覺上天無往不幫他的忙；他發展到了現在，他竟不曉得再去追求的是什麼？但是，他又想，現在自己既已有兒子了，那末，自己的慾望應該具有新意義，那就是：他今後的作爲，應當處處爲了這兒子。他於是又有新的目的了，他忘却以前一切的苦悶，他的心澎湃着，他大嚷一聲，突破周圍的沈寂：

『我既有了兒子，我要做一個真英雄！』

他正在高興的時候，忽又想起他的女兒，他對窗子理着鬚鬚，沈思許久，自然因爲是女兒的原故。最後，他才不能十分決定地向自己說：

『我想，我或者可以把她嫁給一個關軍人，只要有機會。我想我只有這一法。』

自從這天起，老虎發覺他的女人的新使命——多養兒子，多養他可以信託

得過的人。他今後不必再藉女人的身體排除自己心和肉的苦悶，因為他自看見兒子後，心裏已沒有苦悶了。同時，他只望兒子一天天多起來，親信的人也就多起來，他年老的時候，可以把身子靠在他們的身子上。所以，他的肉的需要轉為他的兒子的需要了。他很公平地分別到兩位夫人那邊，接受她們給他的秘密而溫存的競爭，他覺得她們各有其妙，又因為他的目的在求子，所以她們技巧的高下反而不成問題了。

新年上，老虎一家都快樂。他大賞三軍，也賞他的兩位夫人，主要的都是錢。不過新年剛過，忽然來了一樁不祥之事，但是總算它在年後才發生，沒有掃了過年的興致。這就是老縣長之死。他也許是鴉片煙吸得太多了，在夜裏昏昏地絕了命，

可是他的老妻跟着吞下鴉片煙，也一命嗚呼了。這消息並沒有引起何人的哀痛，因為他們倆的年紀已是差不多。老虎曉得縣長和縣長太太都不是本地人，特爲買棺材，殮好了，抬到他們的原籍去。

一方面他叫缺嘴帶了公文，上省呈報，臨走，他祕密吩咐道：

『你如果在那邊看見有機會，你一定要說我對於未來的人選，是要表示意見的。』

另一方面，老虎也不等下文如何，先同他的女人、孩子一齊搬進縣署的後院，住在老縣長的原處。

春天來到，老虎調查得近來各地稅收都很旺，軍餉發足，部下對他更有好感。他事事快心，便決定趕晴明前回到故鄉，一來修理王龍的墳，二來弟兄們團聚一

次。他先叫人送信回家，信上寫得很客氣，王大、王二復信也是一樣地客氣。

這天，天氣晴和，老虎一羣人出發。他騎着紅馬，在最後，後面兩輛驛車，分坐他的兩位夫人和男女兩個孩子，再後，還有驛車，坐着女僕人。在一片春光裏，碧柳、朱桃使他感得從來未曾注意的自然美，他看見山邊、谷口滿佈片片的新綠，他看見濕潤的櫻色的泥土，罩在春天的太陽光裏，他猛然記起他的父親，他記得每到春天，他父親總要折條新柳，摘枝桃花，回到土房子，插在門上。他想到亡父，他想到他新生的兒子，他才覺得在這一條生存的長線上，他是有一種地位的，他不是照他以前所想的那末孤零零的一個人。他第一次諒解他的父親，他覺得少時對着父親所藏的忿怒，現在好像被這和悅的春風，一齊吹散了。

老虎到家，所向都是一片歡迎聲。他雖然是老三，但他的威權，他的事業，他新

生的兒子却把他高高地抬起了，全家的人尊崇他，當他是位大貴客。

王大嫂和王二嫂爭着要留老虎住在自己的院落裏。王大嫂的理由是：老虎的大夫人是她和王大作媒嫁給他的；王二嫂的理由是：王大嫂念了這許多年的佛，吃了這許多年的素，終天和尼姑和尙來往，怎末還會招待這位闊客人？

兩個女人鬧了許久，解決不下，王大、王二着急了，又相約在茶館裏商議。結果，王龍原來那個院落，現在只有荷花住着，她如今年紀老得很，連牌都打不動，王三不妨就和他的侍衛們住在那裏罷；至於一切的費用，就由王大、王二平均担任。

這辦法使兩個女人都有機會盡力巴結王老虎，所以算是很公允的解決。

王龍晚年住過的地方，已經許久沒人進去過，現在特地開放大掃除。自王龍死後，荷花也從未到過這裏，只有她的婢僕們間或在這裏住過。荷花越老，身子越

臃腫，眼睛上長了一層薄膜，使他不見骰子上的點數，雖然這本是她所最愛的玩具。以前時常和她往還的老太太，現在都死得差不多了，只有她的女僕人陪她活在世界上。

她的眼力雖然一天一天壞，她的嘴却一天一天鋒利。她的丫頭受她的痛罵，已有兩個自殺了，一個吞下玻璃翠的耳環，一個就在廚房裏用條布把自己吊死。因為荷花不光是罵人，她還要咬人，不過却不是用她的牙齒。她的美雖然已經消滅盡，她那肥厚手指上的指爪，却漸漸地尖利，每一使勁刻在了丫頭們柔嫩的手臂上，皮裏的血都會變成紫顏色。有時她還嫌不夠，便把煙斗裏的餘燼，倒在了丫頭們的肉上，差不多只有杜鵑不會受過這種的優待。

杜鵑年紀也大了，她身子却比以前瘦得多，然而她氣力却還沒有消滅，她的

貪心也與年俱進。她一面替她主人防守宵小的偷取，一面乘老荷花昏昏然的時
候，拿她幾顆珠寶、幾件衣服。要是一旦被她發覺這些東西不在了，杜鵑還得看她的
態度，如果很強硬，那末便從自家箱子裏拿出來還她，否則，就用話去轉移她，使
她還是昏昏然。

杜鵑是有恃無恐的，荷花的一切事體都要仰仗她。荷花的體量一天天加重，
眼膜一天天加厚，她從牀上到一張紅木大椅上坐坐，也須杜鵑的扶掖。這只是在
中飯後，坐不多時，又回到牀上。她一雙纖小的金蓮，委實支撐不住她那碩大無朋
的身體，雖然金蓮和現在身子的前身——瘦同竹竿的身子，在當年都爲王龍所
疼愛。

這天，荷花聽見附近燥雜的聲音，一問才曉得老虎帶着太太們、孩子們回來

過節上墳，她好不高興說：

『我的地方不願意讓吃奶的孩子來胡攪。我向來就恨吃奶的孩子。』

這是真情，因為她一生沒有生養過，自然特別恨孩子。於是王大、王二一同進來解說：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把邊上一扇門打開，讓他們從那裏出進，可以不再走近你這裏。』

荷花又問：

『我已記不起老虎是我那老頭子第幾個兒子，他是不是以前時常望着我那瘦白的丫頭的那一個？他好像在老頭討了這瘦白的丫頭之後，就撇開了家，不知走到那裏去了。』

王大、王二聽了很不自在，生怕傳到老虎耳裏去，忙說：

『我們不曉得這些事，我們的兄弟現在做了軍長了，他要聽到這壞他名譽的話，他一定不肯甘休的。』

荷花笑着，一口痰吐在磚地上，喊道：

『啊！你們男子動不動要講名譽，不過，我們女子曉得很清楚，這名譽是用什麼醜東西做成的！』她說完，等着杜鵑的笑聲，果然杜鵑也發出像杜鵑似的喔的一聲來，這使方才忙得不亦樂乎的王大、王二更加窘了，他們掉過頭就出去。

老虎住下沒多天，就是王龍的冥壽。那正當清明前二日，不論王龍現在飄流到何處，他是九十歲的人了，很難得兒子們今天在一處替他做生日，盡那兒子的孝道。老虎做了父親後，滅盡以前仇視王龍的心理，他要自己做一個兒子的模樣，

方始可以確定在這一脈相傳的老子、兒子而又是老子、兒子的系統上。

王家開着酒席，念着經，和尚高下起落的嗓音，木魚沉着的聲響充滿了整座房子。

同天裏，王龍的兒子們又到王家祖墳上去禮拜、視察、獻祭。大家磕完頭，老虎在王龍的墳前把他的兒子的小腦袋也望下按了兩按，他和祖先的連繫便從這兒子身上，建立了基礎。

他們一路回來，看見別家的父親、祖父、曾祖、遠祖的墳頭上，也都有人做着同樣的舉動。王就好像受了從來未有的感動說：

『我們以後應該比以前格外尊敬我們的父親，因為再過十年父親一百歲，一百歲的人要把靈魂轉生在世間別人的身上，那時候，我們就想恭恭敬敬地

替他做壽也都不成了。」

老虎用父親的尊敬說：『是的，我們應該尊敬爸爸。如果我們希望他們當我們都像現在的爸爸時，也有我們今天這種的舉動。』

大家默然回家來，覺得血統關係，比以前密切得多多。

全家吃着團圓酒的那一晚，琥珀色的月兒彎彎照在天上，大家都到院子裏來賞月，於是不免驚動了荷花。不過今晚她忽然改變她的態度，她說：『我是個老寡婦，他們從來不肯靠近我，也從不把我當作家裏的一個人。』

所謂親密的血統今天既已和緩了他們對於王龍的感情，於是王龍的姨太太也得到他們相當的尊重。他們把酒席擺在她的院落裏，三位兄弟的女人，孩子一齊都來了，只缺梨花和她所照看的兩個人。荷花很高興，吃得特別多，但是她今

年已經七十八，所以席散之後，在中夜裏忽然翻滾來滾去地哼，這自然是酒性上來，油膩發作的原故。像石頭般的重量壓在她的身上，她的頭東西歪總是不舒服，一會要這個，一會要那個，但是還是不覺好。於是，忽然喊了一大聲，嚇得杜鵑連忙趕過來，荷花從她薄膜佈滿的眼睛裏望見了杜鵑嘴裏含糊地說了些話，她滿臉發紫，手足伸一伸，就此不動了。

這時老虎的斯文女人也聽得聲響趕過來，她的父親是醫生，所以她約略曉得點醫道，她叫拿生薑和熱水來，又配了些藥，無如荷花已經不覺得什末，她的牙齒闔得好緊。最奇怪的，就是她年紀這末大，牙齒一個沒有壞，而且又白，又整齊。假使她脫落了一兩個牙齒的話，這藥水還可以灌進去，然而這一點終於無望了。

她只從鼻孔噴着氣，吸着氣，又拖了半天，才算完了。臉上紫色消滅，變成黃而

且白的腊色，一席團圓酒竟結果了她的老命。

她的身後由王大、王二來料理。棺材得定做，因為她老人家的身體太寬大，現成的睡不進，所以，她死後又躺在牀上兩三天。

杜鵑此時很傷痛，雖然她同時還去搜她老主人的箱匣。她把稍微值錢一點的都拿了，從一扇後門送出去，等到她主人大殮的那天，大家都奇怪，怎末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大家更覺得不可解，這位老人家晚年不打牌，這錢化到那裏去了呢？杜鵑偷了荷花這末許多東西，却又真正哀悼着荷花。當棺材裏放下了石灰，她滴下平生未曾滴過的眼淚。不久，棺蓋釘死抬了出去，她跟在後面走，她蹣跚的步伍，緊緊不離這棺材，直到它被放在廟裏一羣的同伴中。她這才回到她自己家裏，不再上王家去，但是她的哀痛却是真實的。

老虎住在這裏快滿十天了，他的血族關係漸漸淡下去，他看見大哥、二哥的兒子們終天閒散的生活，他看見二哥的兒子在街上滾銅錢，在爸爸的店裏譚閒天，大哥的兒子只是講究吃，講究穿，不過胃口並不強，每次在飯桌上，一碗飯菜換了又換，把奴僕們忙個要死。老虎看見這些，又氣又好笑。

一天夜晚，他獨自走過王龍以前所住的院子裏，聽得一個女人吃吃的笑聲，接着一個女孩子在他面前跑過去。老虎捉住她的手，厲聲問道：

『誰在那裏笑？』

這小女孩還想掙脫，但是老虎捉得這般緊，她一動都不能動，她才低了頭低聲說：

『少爺把我的姊姊拉住了！』

兒子們

福地之續編

二七七

老虎又問：

『在那裏？』

這小女孩用手指着隔壁院裏一間空房子，老虎連忙丟開她，搶步到那裏。只見這房子的門虛掩着，留下一尺多寬的一道縫，從黑暗暗的房裏送出一陣陣甜蜜的笑聲，男性喉管發出的熱得喘息不過來的低語聲。老虎的老毛病——討厭熱情的老毛病又要發作了，不過他立刻又自己想過來：

『隔了多少年，也在這所房子裏，竟又出了同樣的一樁事，這叫我怎末辦呢！』

他於是心灰意懶地折回去，他的好奇心却還支配着。他在自己的院子裏踱來踱去，等候那遲遲升起的月亮。沒有多大的工夫，隔壁天井裏，那黑暗暗的房間裏，一個女人溜出來，她只在石榴樹下停了半晌，把褲帶束緊，在月光下可以看見

她臉上的甜笑。在這當口，老虎心裏的滋味是一半兒苦一半兒甜。

又隔一會，那位青年才出來，老虎這時真地忍不住，喊道：

「你是誰？」

一個懶洋洋的卻又很好聽的聲音回答了：

「叔叔是我。」

老虎細看，竟是王大的大少爺。他正待發作，忽地想起王大的二少爺的死，他於是把一切都制止，退回自己的房裏。

他要排解方才的抑悶，他走去看他自己的兒子。到了那裏，他那鄉下女人和兒子都睡了，那女人睡得尤其着，就像一般的鄉下人，她的嘴張開，呼出一般難聞的氣味，老虎俯身去看他的兒子時，不得不掩了自己的鼻孔。但是他睡着的兒子，

却恬靜得真可愛，他一面看，一面下了決心，將來絕對不能把兒子也弄得像他那位堂阿哥一個樣，不，他的兒子，自小就應該多嘗些艱苦，將來好做一個武人。

第二天，老虎帶了自己一家人回轉他的防次。在餞別席上，他覺得這次回來，他和王大王的感情還沒有什麼進步。他看見王大睡態的、平靜的、鬆浮的肉，除了女人從不發光的眼睛；他看見王二越來越窄的臉，越來越深密的目光；他想他們只是瞎子、聾子、啞子，他們不曉得自己是什末，也不曉得他們的兒子們是什末。但是，老虎和他們分手時，表面上還是十分客氣的。

回來以後的老虎益覺自家兒子的重要。每天晚上，這已是春天的晚上，一般人固然很易想到愛的問題上，老虎却想他的兒子，雖然他根本不曉得如何哄小孩。他總叫奶媽把兒子抱進來，他指定奶媽某種的坐法，使他可以看見這兒子兒

子這時已漸漸會走了，老虎的快樂不是他的心所能盛放了。他常乘房裏沒有別人，院子裏也沒有人時候，用條帶子綁着兒子的腰裏，他手提着這條帶子，讓兒子喘息不止地在房裏學走路。

老虎這樣疼兒子，不久就引起一樁奇事。一天，他那斯文的女人，特地把她的孩子——老虎的女兒，打扮起來，抱到老虎這裏來。她用和悅的聲音說：

『我們這個小女兒也很想你理會她，她不見得比你的兒子身體弱一點，相貌醜一點。』

老虎除了輪到和這斯文女人同牀的夜晚外，平常便一點不曾了解她。今天聽這話，一時竟沒法應付，他只好客客氣氣說：

『女孩子有這樣的相貌，總算是美了。』

但是女孩的母親覺得不滿意，因為老虎說那話時，並沒有向着女兒看。她進一步說：

『不是這般講，我的丈夫，你至少要望望她，因為她不是個平常的孩子。她比你的兒子早三個月就會走，她現在已經會講話，好像是個四歲的，雖然她還不滿兩足歲。我今天特來請你，把你如何待遇兒子的辦法，照樣地給她。』

這使老虎更加驚異了：

『我怎末能夠也把她訓練成爲一個兵！』

她不惶不忙說：

『即使不做兵，學校裏去學一樁能耐，又有什麼不可以？我的丈夫！』

老虎忽然聽得他女人對他的稱呼，不是『我的老爺』，而是『我的丈夫』，他

更有些狼狽。他真地不曉得怎末好，他說不出話，他只得望了女兒一眼。他這才發覺女兒果然是很好的相貌，圓圓肥肥的臉，小紅嘴唇輕輕地動着，露出微笑，眼睛又黑又大，小手很肥，指甲整齊清淨，腳上穿雙緞鞋，被母親握在掌心裏。母親看見父親真地看着女兒了，她溫和地說：

『我不打算替她裹腳，我們且把她送到學校裏，造成一個現在隨處可見的新女子。』

『那末，將來誰會娶她呢？』老虎駭極說。

母親靜悄悄回答：『我相信像她這種的女子，可以自由結婚的。』

這又使老虎想了一下，他一面又看看他的女人。這女人從來沒有經他細看過，因為除了滿足他那某種需要外，她不會引起他任何的注意。今天這一看，使老

虎看出她臉子很不錯，她的態度表示她是十分有主意，并且她被他看着的時候，一點也不害怕，她反而回看他，也沒有鄉下女人的傻笑，或低頭。

老虎漸漸尊敬她，他站起來說：「等她長大，那時候只要你以為是應該做的事情，我決不拒絕就是了。」

這次談話的結果是：以後斯文女人一聽老虎叫人把兒子抱進來，她也立刻叫人把女兒送過去，而老虎却並不叫人把女兒領出去。起初，老虎很怕她的一套話，所以就聽這女兒在屋裏；後來，他時常看看這女兒，也真覺得有不少可愛的地方，他竟去弄女兒的小手，當她用發亮的眼睛望着他。

二十四

老虎現在總是盤算兩樁事。他想自己的將來，如何可以借一場司空見慣的戰爭，再抬得高點；或者如何乘南方水旱兩災的當兒，帶兵去割據。然而幾年來國裏雖算得不平靜，元首更迭的頻仍造成散亂的局勢，然而這亂却總嫌不夠大，還不會有過一個軍閥所能利用的時機。

他又想到自己的兒子。他恨不得兒子一跳就跳到成人的時期。他預定的計畫是把兒子放在自己的位子上，他自己退下來做個小官，以了他的天年。但這計

書只藏在心裏，從不講出來。

他要實行這計畫的初步，所以先在兒子六歲那年上，把他帶在身邊，和他終日在一處。老虎的意思是，想隔斷母親的接觸，避開女性的影響，然而兒子年紀究竟太小了，這隔離不是他所能接受的。不過，他也不說什麼，一天只是沉靜、忍耐，永沒有露出過笑容。他聽見老虎喊他，他立刻就去，見面先行個軍禮。他跟一位老夫子念書，除了該說的以外，便不再開口了。

一天晚上，父子倆吃飯，兒子低頭望着飯碗，只是吃不下。老虎問他爲什麼，他也不做聲。老虎好着急，他想起近來爲他耗去的精神，真覺凜然了。他想起：他時常帶兒子上陣去閱操，一次，他叫兒子看那些兵士放鎗、放砲，壯壯小胆子，然而兒子的視線却超過陣裏的兵，而望到陣後遠遠的一片田；他問兒子那邊有什麼好看

的，兒子用手指着一個牧童，老虎一看那牧童渾身精赤，被太陽曬得焦黑，正跨在一條水牛背上，望着這邊的兵操。兒子說了：

『我真想做個放牛的孩子，躺在水牛的背上。』

老虎一聽好不高興，他很認真地說：

『兒子，我想你應該做一樁比放牛孩子高點的事情。』

今天，他從兒子的不開口，聯想到這一次的事情，心裏害怕起來了，不過他又怕兒子或許是生病，他握着兒子的手問：

『你覺得發熱，還是有什末別的不舒服？』

但是手的確冷冰冰，又有點潮濕，兒子只搖頭不回答。老虎真急得了不得，覺得兒子的脾氣怎末這末難對付，於是噉缺嘴進來告訴他：

『把這小傻子領出去，問他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這時候，兒子竟哭了，把頭垂下去，用手遮着臉。老虎還坐着，氣得也快要哭出來，臉上一陣陣兇怪的樣子，手不住摩鬍子。缺嘴舉起孩子，抱在手上走出去，老虎只望着兒子今天不會碰過的那碗飯，直到缺嘴一個人回來，他才大聲叫道：

『快說！一點不許瞞！』

缺嘴半吞半吐地回答：

『他一點病也沒有，他只是覺得一個人跟着你，委實過不慣，他想他的媽，他的小姐姐。』

『但是像他這個年紀，怎好閑着過日子？怎好常和女人在一起？』老虎情不自禁地說。

『不然，』缺嘴泰然說，因為他曉得老虎的脾氣，一絲不怕他。『有時候，他應該回去看他媽，他的姐姐也應該常到這裏來和他玩，他們本來還是小孩子，要是不這樣，他或許不久真要生病了！』

老虎在怒之外又添了妬。以前他的女人，豹的女人，他不愛他而愛已死的豹，引起過他的妬忌，今天兒子不愛他而愛媽，他一樣地不樂意。他理解了許久，結論還是世上的女人真可恨。他從座位上跳起來，向缺嘴大聲嚷道：

『我的兒子如果真是個柔弱沒用的人，就聽他回去吧！他如果也像我兩個是哥哥的兒子，我又何必再去管他呢！』

但是，缺嘴還很溫和地說：

『大帥，請你不要忘記，你的少爺現在還是個小孩子。』

老虎又坐下，嘆了幾口氣，才說：

『好了，好了，我不是已經跟你說過，讓他回去嗎？』

從此以後，兒子每隔五六天就回到母親那邊。他回去的期間，老虎總是悶坐着，咬自己的鬍子，兒子回來，他總要問：

『他們在那裏幹什末？』

兒子總是帶驚帶怕地回答：『爸爸，沒幹什末。』

老虎總要追着問：『他們打牌嗎？縫衣服嗎？說人家的閒話嗎？』

兒子想了一想，鎖住眉頭回答：

『我媽替我的妹妹做件紅花布的襖子。我的小姐姐——她的媽不是我的媽——坐着讀一本書。我頂喜歡小姐姐，因為我和她說話，她都明白。她笑都有意

思的。她有的大眼睛，她的頭髮垂到腰上。不過，她也並不是整天讀書的，她喜歡活動，喜歡說話。』

老虎心坎裏又起新的妬忌，她爲着兒子，竟把自己也和全家人隔離了。他竟不到兩個女人那邊去，這或許也是因爲她們幾年來不很生育，他看看第二個兒子是根本無望了；並且他終年和兒子一牀睡，三更半夜去找他的女人，也有點不方便。他真地不像一般軍閥的姬妾充盈，他的錢都省下來買軍火，付軍餉。他只留下一部份，預備將來萬一有什末恐慌的時候再動用。他自己的生活的真簡單，除了和兒子在一處外，他可說是單獨生存着。

不過，有常時斯文女人的女兒，老虎的大女兒也進來和她的小弟弟白相。她穿件漂亮的小斗篷，插朵白迎春，或者紅石榴在她的頭髮上。她一來，兒子的眼裏

就有了笑意，嘴唇也張開，表示着歡喜。她能夠引起兒子的興致，使他在院子裏跑來跑去地玩耍。

老虎更不能把他的心整個兒交給了兒子，不能不消滅他以前對於女兒所僅存的情感。他很高興地答應斯文女人的要求，把女兒送到學校裏，他以為這才能夠使他獨占他的兒子咧！

這兒子自從小姐姐去後，便成孤零零地一個人。老虎乘他還沒有受着別的引誘時，儘先跟他講：

『兒子，我和你都是男人，我們不要時常到女人的身邊去，因為和女人在一起，最容易消磨可貴的光陰。就是你的母親、你的姐妹那邊，你也不要時常去，她們都是些蠢貨，什麼也不曉得。我現在要你學習各稱的武術，新的、舊的都得學，我的

幾個親信都能教給你。屠戶拳頭和腳上的工夫好，缺嘴的刀棍也不錯。我新近還去請了一位深通新戰術的教師，他曉得洋人槍炮的用法，他來了先教你，有空才讓他教我的軍隊。

這番話說了，老虎定住眼睛看兒子。那兒子還像尋常一樣，一聲也不響，臉上什麼表示都沒有。老虎等了好一會兒，他才說：

「爸爸，我能離開這個房間嗎？」老虎只好點頭，嘆了一口氣，雖然他當時還想，就連這一口氣也要抑住的。

這位新教師終於來到了。他年紀輕輕的，身子很矯健，戴着眼鏡，能跑又能跳籬笆，還會放外國的槍炮。兒子早上跟缺嘴屠戶學，下午跟他學。到了晚上，他空着老虎便來找他。譚些新戰術，一譚總要到深夜才分手。老虎的軍事知識本來很有

限，這一來他才曉得劉門神的兩座大砲算不了希罕。他現在懂了許多殺人的新法，比方說：死既可以從天上掉下來，死又可以從海裏冒上來，死還可以一飛就是多少里，在敵人還沒有看見時，就把他們幹掉了。

老虎在這許多殺人的法子上盤算了好久。一天，他向教師說，他的地盤怎樣好，他對於兒子的希望怎樣大，他更望教師能同時好好地教他的部下，以便將來好受兒子的新統治。

教師滿臉笑容，表示願意地說：

『我已盡力教過你的部下，無如講句老實話，他們竟像是一大羣的無賴，整天只想吃喝。不過，如果你能添置新軍備，限制他們每天的工作，那末我是很願意訓練他們，看看結果究竟怎樣。』

老虎聽了這句老實話，心裏有些不樂意，因為他在這上面確已下過多年的苦心了。我侷促不安地說：

『不過你還得先教我的兒子。』

『他到了十五歲，我才好教他，』這位青年教官說。『並且，如果你肯讓我上一個條陳的話，最好是讓他到南方進學堂。』

『什末！打仗還要進學堂嗎！』老虎驚奇地問。

『這類的學堂自然有，』教官回答說。『打這學堂出來的，馬上就好做軍隊裏的小軍官。』

老虎聽到這裏，便很不客氣了：『我的兒子將來自己有軍隊，何必要投到別人的部下，去做小軍官。』又過了一會，老虎接着說：『並且，我很懷疑南方會有什

末好東西。我小的時候，也會在一個南軍軍長的營裏，他是個好色偷懶的畜生，他的部下個個都像小猴兒。』

這教官曉得老虎漸漸不高興，笑了笑，興辭出來了。老虎坐着癡想，他想自己體貼兒子，真算十二萬分的周到，他又想還有什麼事應該替兒子做的。他最後想出來，他自己小的時候曾愛上一匹小黑馬，所以第二天他真地買了一匹蒙古大平原上出產的小黑馬。

可是對於這匹裝配得非常講究的馬，老虎的兒子還保持他向來的嚴肅。他看了馬，定心地說：

『謝謝爸爸。』

老虎再等他的下文，却沒有了。他也不去拉那韁繩，也不撫那馬鞍，他竟在等

着父親許他走開去。

老虎氣極了，回到房裏，關起門，托着頭又想了許多。他最後決定，索性叫那教官儘量加重兒子的功課，不管他吃力不吃力。到了夜晚，老虎心事上來睡不着，却聽見臥室裏兒子平靜的呼吸，他於是自己這樣想：

『我一定還要替他再做一點事——我一定要想出還有什麼事情，我須要幫助他。』

老虎終日沉思，都爲着兒子。那未來的決鬥戰，和未來的目的反而離開他的腦海了。

一天，正春裏，爺兒倆坐在一株開着花的石榴樹下。兒子這時已有十歲了，他

對着碧油油的新葉只是發呆，他忽然嚷道：

「在我，真覺得樹上的新葉比一朵朵的花還要美。」

老虎也望着石榴葉，正要猜想它們何以會引起兒子的愛好，忽然麻子從外面急喘喘地奔進來。他剛從馬上下來，那馬已連日連夜跑了幾天的路，那滾滾的沙塵填滿麻子的麻子，所以格外兇得怕人。他說：

「鷹在反你了。他佔了我們圍困多時才得到手的那座城。他和劉門神結了同盟，截留你的稅款。我都打聽清楚了，我最先不敢聲張，怕他會暗中殺害我。」

老虎的黑眉又鎖起，壓在眼睛上，那眼睛好像要從他的額上滑下來。他叱道：「這個狗賊——我把他從一個小兵升到今天的地位！他該欠我的，說都說不完，他今天反我，真是條惡狗。」

老虎作戰的兇勇又回到他的心上。他於是忘了兒子，他傳令五千人，在午前聚齊，聽候出發。不久，他又下來一道令，內中有一點最重要，就是：大家如果肯替他賣命打下那城，他特許他們可以洗劫；此外，每人還加一個月的恩餉。

鷹比劉門神聰明多，他料到老虎不甘休，不過他想不到麻子託病回去，告發他自己的私謀。他把四郊的糧食、燃料都運到城裏來，他委實有堅壁清野的策略。老虎一路而來，直至到了城門口，都看見老百姓運糧、運煤，向着城裏去。他心下有點不自在，他又想起劉門神的兩尊洋大炮現在該到鷹的手上了，他要是使用那傢伙，這次攻城便着實不容易。

然而由於麻子傳報得快，老虎出動得也快，所以兵臨城下，鷹的準備還沒有完全。老虎在火頭上傳令，一到就進城，果然他沒有遇到許多抵抗，就直趨縣署而

來了。

鷹看看老虎的人數比他多，並且已經進城了，曉得末日就在眼前，便溜之大吉。他溜到廚房裏，藏在一大堆的稻草中，他雖藏在這裏，身子却一些也不抖，因為他畢竟是大胆。

很不幸，他藍色的衣服露了一角在外面，老虎的兵看見了，去喊來足足有五十多個人，一擁而前，壓在草堆上，他於是被擒住，一帶帶到老虎的面前。老虎坐在大堂上，一把佩刀像條細銀蛇盤在他的膝蓋前，他怒目看鷹，率然地說：

『我把你從一個小兵提拔到今天，你怎末背叛我？』

鷹看着那條銀蛇，也是很兇地回答：

『你以前不是教過我，怎樣背叛一位將軍嗎？並且，你是個什麼東西？你是個』

背了父親逃走的兒子，不虧那位將軍，又有誰把你提拔到今天的地位？」

老虎聽他的話真利害，便高聲傳令：

「我本想用我的刀，直取他的心，但是讓他這樣死，未免太乾脆。你們把他抓下去，把他的肉割成一條條的，就像那些不孝的兒子、不忠的人臣所該遭受的。」

鷹一聽這話，忙從自己懷裏掏出一把小刀，直統進自己的肚皮，再把刀轉了幾個向，鮮血奔流，他還掙扎着，狠狠地望着老虎說：

「我不怕死。再過二十年，我又是條好漢子。」他這才倒在地上，那小刀還深深插在血肉模糊的肚子上。

連老虎都看得發呆了。他的怒竟消滅了。他真可惜，這末一個勇士竟落了這末一個下場。他靜默一會，最後低聲說：

『你們把他的死屍抬去就埋了，因為他是個孤身漢，我不曉得他有沒有父親，或者兒子，或者家。』又隔一會，他接着說：『我一向曉得他勇，但是我不曉得他有這般的勇。快買口好棺材，把他放進去。』

老虎的心暫時軟化了。城裏商家結隊捧着銀子向他請願，不要放縱部下在城裏的行動，這筆銀子就算慰勞費。老虎收下，取消出發時候的允諾。

他現在覺得一般人不能相信，連這城裏的老百姓也不忠實了。他在比較下，留缺嘴坐鎮，把那兩尊大炮和鷹的部下都帶走，因為他這次來才發覺城裏的鐵匠店，已受過鷹的囑託，替他做炮彈的壳子咧！

他想到最後，世上最靠得住的還是他的兒子，他班師的時節，一心只是念着兒子。

麻子回到家，把他報信之大功，逢人就說，王二聽了說：

『有句話真很對，三十六計走爲上計，逃得好，總勝過打得好。』所以兒子的溜煙地從鷹那邊逃回來，是他所頂頂嘆賞的。

王大所見就不同，他所起的反應只是一片妒忌心。他一面聽着，一面不是要茶，就是要煙斗；一會兒又是什末太陽下山，天氣冷，要穿他的薄皮袍。至于王大嫂只顧做活，一些不理會。麻子後來看出了，才走出去，他走了沒多遠，聽見王大嫂說：『我真喜歡我們的兒子沒有一個去當兵，當兵真是下賤的生活，好好的——個年輕人，一當兵，就粗得真討厭。』

王大好像沒有聽見地回答：『啊——我想我也該上茶館裏坐一會兒去了。』

不過，王二嫂聽了真高興。她替麻臉兒子定了親，新婦就是隔壁一家紡織廠裏東家的女兒，生得還不壞，什麼養蠶、採桑、一桿子的事，她都弄得來。在麻子當然不需女子有這類的能耐，他今年二十四歲了，性慾着實強，一看她的模樣兒便同意結婚跟着就來，雖不會鋪張，却也不能算蹩腳。他帶了新娘在婚後不久，就回到老虎那邊。老虎因為他報信的大功，升了他一級。

二十五

老虎本來每到春天總有躍躍欲戰的意思，但是自從他的心整個放在兒子上，他不再有這種的精神。不過事實近來也結他一個解脫：全國此時盡是小軍閥，還沒有一個露出頭角，值得去挑戰，所以老虎覺得還是潛伏着，保存實力之爲妙。如此地又過了幾春。

有一個春裏，兒子已經十三歲了。王大、王二忽然差人來，說是王大的兒子坐到牢監裏，請老虎替他向省裏想法子。老虎一想，這樁事可以測驗出他自己現在

究竟的勢力，便欣然答應了。

王大的大兒子今年二十八，還沒有娶親，這固然是奇怪。據說，他小時在城裏一個新式的學堂裏，學會了許多東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婚姻須要當事者自己決定，不該依從父母的意志，並且，當事者還須被此先認識，譚過話，發生了愛情。所以，每次他的父母向他提起他們倆所同意的某家的姑娘，他總鬧着不答應。王大嫂說：

『你怎末能夠把一個女人看得這般清楚？你怎末能夠和他譚了幾次話，就會曉得你喜歡她？還是不喜歡她？你的爹娘養出你，曉得你的意思，你的脾氣，替你選擇個女人，一定不會錯誤的。』

這青年一面分辯，一面把長的綢袖口倒捲在雪白的手臂上，又把他烏黑的

頭髮撩起在青白色的額頭後，他嚷道：

『媽媽和爸爸只是懂點舊禮教，那曉得南方現在的青年男女都已自由結婚了。』這時他看見父親、母親互相呆望，父親用袖口揩着眼睛，母親鼓着嘴，他更進一步了：

『我的話爸爸、媽媽要相信，如果再逼我的話，我就要脫離家庭了。』

這一下子把他的父母真地嚇住了，王大連忙說：

『那末你快告訴我，現在有誰是你的愛人，我們可以商量這事能辦不能辦。』

但是，當地的女人常在極廉的價格上交換着，王大兒子那裏看得上，所以他雖唱着自由戀愛，直到現在，却還不會有過一個愛人。他這時攥着他的朱唇，眼光對着他那秀美的指甲，只是不作聲。王大又像一向的辦法，安慰他說：『那末暫且

不提罷。」王大嫂等兒子快快去後，埋怨王大說：

『你整天在外荒唐，所以兒子也想學你。正經人家的女人他不要，他只想堂子裏的花姑娘。』她說着，用袖子擦眼淚，王大站起來，預備走出去，還很和氣地分辨；

『你該曉得我年紀大了，這些地方我已不去了。兒子的親事，我很願和你商量，只要你有辦法，我總聽你的。』

現在給王大最多安慰的，就是他的二夫人。她服侍他，做那用人所不做的事。當他從田上回來，她替他泡熱茶，在夏天替他切開井裏吊着的西瓜。他喫的時候，她還替他扇扇子，她又替他提桶水，給他洗腳，又給他拿鞋襪。對於他，王大時常吐出肚裏的牢騷。

今天，他爲了兒子的事，又受了太太的一場氣，於是全盤地告訴她說：

『我想你是頂好的男人，我相信太太既不知道一般男人是什麼樣的，也不曉得你比他們好在什麼上。』王大總算找得些安慰，然而他的心還是充滿着苦味兒，他走到街上去散心。

當父親在街上一壁走一壁沈思的時候，兒子却溜到他的一個朋友那邊去。這人是警察總監的兒子，王大兒子找他，是想鬥牌取樂的。

他踏進客堂，不一會門開了，走進一個非常美麗的少婦。她見了王大兒子並不詫異，却仔細周詳地望着他。她真十二分的大方，王大兒子反倒弄得不好意思，把頭低下去。他偷偷看她，她是新式地女子，頭髮剪了，一雙大腳，一件新式的旗袍，那袍子是鵝絨色的，恰合暮春的氣氛。

王大兒子近來所醉心的，就是這個模型的女子。但是，他一向只在新小說上傾倒着，並且這類的女子或者也只生存在小說上，現實中是很難遇到的。今天他既遇到了這末一位，當然心火燃着，頭昏目眩了。那女人走過之後，他的朋友才出來，他頂先就問：

『方才走過的一位是誰？』

他的朋友毫不經意地回答：『那是舍妹，現在在一個教會學校裏念書，這次是因爲春假回來的。』

王大兒子的話頭收不住，不過還是很不自然地問：

『她還沒有配親嗎？』

她的阿哥笑着回答：『還沒有。她很任性，父母給她找的人家，她都不情願，她

要自由戀愛咧。」

王大兒子一聽這話，有醍醐灌頂，周身舒服。打牌的時候，他心不在焉，便託辭出局，趕回家，把房門關了，覺得他已被她纏得動都動不了。他又想，他決不經過父母媒妁便和她相識，就是她的阿哥，他的賭友也不必驚動。他於是在發熱的燥急中，翻出他的書籍，要尋出以前的英雄們，寫怎樣的信給他們的愛人。他照樣也寫了一封。

那封信的開頭都是些客套話，接着他說：他自己有自由的魂靈，所以才能看見她，所以在他看來，她是太陽的光、牡丹的色、笛的聲音。他又說：只在一剎那間，她已摘取了他的一顆心。他把這信差人送去。那人回來，說是回信不久就到，這更使他焦急。他等得不耐煩，覺得家裏一切都討厭，他隨意打他的弟妹，罵他的傭人，連

王大和溫和的二太太都說了：

『你近來像條快瘋的狗。』她叫自己的孩子，不要接近他。

到了第三天，回信才來。他已有三天，倚着門癡望。他接了信，返身就跑，到了自己房裏，急着撕開那封信，但是他真太急了，他把信封的兩頭都撕掉，才把信掏出來。只見信上的筆姿，表現着勇氣和美麗，一開頭也是一套客氣話，客氣話完了，她證明她也是有愛情的，有勇氣的。她寫道：『我也有自由的精神，我也不願聽受父母的制裁。』

王大兒子喜出望外，情書投報，從此密切。雙方化錢買好僕人，不要聲張。兩人在房子的邊門幽會，心裏總還有些怕，但是熱一天天地高，最後在第三次會面時，他很熱熱地講：

『我不能再等了，我一定要和你訂婚，我要把這話告訴我的父親了。』
她也說：『我也要告訴我的父親，如果父親不答應，我就告訴他我要毒死我自己。』

結果，王大看上那女人的家世，不反對這樁事。那警察總監却堅決地反對，因為他手下有許多偵探，使他曉得王家的情形，所以他明明白白告訴他女兒：

『那人是個執袴子，終天不幹正經事，只在罈子裏面過日子。』

他叫人把他女兒鎖在屋子裏，直到開學才放出。他女兒向他分辯時，他只裝不睬，一味哼他的手裏的一本書。後來，他女兒急了，說出一些一位小姐所不應該說的話，他掉過頭來跟她說：

『我早就曉得我應該把你關在家裏，不要進學堂，現在的學堂只會糟糞好

好人家的小姐。我真想你一字都不識，也像你母親那末安分，現在我還有機會可以這樣做！」他的話越來越兇惡，她才嚇得不敢往下講。

苦悶失望的情書送來使去，只把僕人養肥了，而王大兒子消瘦得很，王大真擔心。一天傍晚，王大兒子又徘徊在警察總監的後門，那門開了，一向給她送信的女僕向他招呼，他提心吊胆地走過去，從門縫望見院子裏站着他那有決心有主意的愛人。現在他們雖然面對面，他們的話却不容易講出口，遠不如通信的自由，因為他生怕被人發覺他到了他所不應該到的地方，但是她却真隨便，她只想貫徹她的主張。她說：

『我管不了二老。我和你就此逃亡罷。他們若見我們走了，他們或者會覺得難爲情，允許你我的婚姻。我曉得爸爸喜歡我，你呢，又是你爸爸的大兒子。』

正在王大兒子難下決心的當兒，警察總監忽然也站到院子裏。這是因爲那位送信的女僕人，被另一底下人所嫉妬，把這樁祕密告訴老爺了。這時，老爺叱道：

『把他捆了，送到監裏去，他毀了我女兒的名譽。』

左右一齊下手，把王大少爺拖出去。總監的小姐哭着，叫着，抱着少爺的手臂，死不肯放。她喊道，她決不再嫁第三者，她還要吞她的戒指。

但是，這位冷靜老人，她的父親，只向人們說：

『好好地看守着小姐，要是她背人有些好歹，我要找你們算賬的。』

老人吩咐完畢，好像一點沒有聽到女兒哀號似地，就走開去了。

王大得到這好消息真着急，他女人連忙念經。王大奔到警察總監的家裏去道歉，想就此把這事和緩了，殊不知總監擋駕，說是家庭遭此不名譽的打擊，心裏

苦痛，不便見客。王大快快回來，只有先請王二來商量。王二進來，臉上若無其事，雖然這消息早已傳到他耳裏。他聽王大們把經過一五一十地講完，他明白阿哥的意思，是要向他通融一筆錢。他說：

『本來在官場裏，錢是可以通神的。不過，看目前的情形，兵力好像比財力又要好一點。我們不妨暫且一個大都不化，我們找三弟出來說句話，請他向省裏的高等法院疏通好，只須一紙公文，下到此地的警廳，那怕你的兒子不放出。這樣一來，就是要化錢，也決不會化得這麼多。』

王大十分佩服，他覺得真奇怪，怎麼自己就想不出這樣一條的計策。他忙差人給王三去送信，老虎接到信，倒很高興試一試，因為他也想借此曉得自己的聲勢，究竟怎樣？

經過幾次的手續，王大兒子居然恢復了自由。不過，他對她的愛，好像在獄中消滅了幾分熱度。

至於她，却比以前格外胆大了。她又向父親要求着，這一趟父親却不是以前的態度了。他吃過眼前這次虧，才曉得王家的三少爺有兵力，二少爺有財力。他便派媒人去向王大說：

『就讓我們做親家，維持我們彼此的友誼罷。』

於是兩家的親事急轉直下，就是王大少爺都不曾夢想到。他只覺得以前的熱情又回來一部份，一時很滿意。他的未婚妻更是充滿着戰勝的精神。

至於老虎對於這樁事，沒有多大的興趣。不過他已測驗出自己的實力委實不算小，他心裏的確很歡喜。

春天到夏天，他接着由南方回來的探報，曉得局勢還是很混沌，他決定再靜守一個年頭。

他空暇的唯一娛樂還是他的兒子。他新近發覺兒子嘴唇上和眼睛上的沈默遲緩，都像他的母親阿蘭。他想起臨死的母親的慘白的面色和他兒子紅紅的臉不相同。他發覺他兒子和他母親間的相似，他格外鍾愛他的兒子了。

二十六

老虎的兒子服從管教，要他怎樣，他便怎樣，不過他對於這些工作，好像一點樂趣都沒有。一天，老虎問教師，兒子近來的功課怎樣？教師遲疑一會才回答：

『我不能說他的功課不好，因為我所教的，他都一絲不錯地做到了。不過他總不能超過這一步，他又好像心不在焉的。』

這話使老虎很煩悶，因為他早已覺得兒子既沒有深藏的怒氣，也沒有對於事物的愛憎，他只忍耐地、莊重地做着事，一個軍人決不應該如此的。老虎以爲一

個軍人要有精神，會生氣，會放任，他現在很着急，不曉得以後要怎樣教導兒子，才能改了兒子的特性。

一天，老虎坐在一旁看兒子練習打靶，兒子雖然手法很快地舉起槍，描準，撥動槍機，但是老虎看出他那光潤的孩子臉上，表示他內心的受約來的。放槍是他的職責，他本人是不喜歡放槍的。老虎於是喊他到面前，和他說：

『兒子，你把心放在打靶上，這才好使我高興呢！』

這孩子趕緊望着他父親，那槍機還在他的手邊冒着烟，他眼睛露出一種奇怪的神氣，他張開嘴唇，好像想說話，但是老虎的態度無論如何總不能使他曉得半點的溫和，例如黑而濃的眉毛，和硬的黃鬚下面的一張嘴。於是，這孩子又把眼睛轉了向，輕輕嘆口氣，勉強說：

『是的，爸爸。』

老虎望着兒子，心裏又起一陣無從名說的憂愁。這時他外表堅強，內心溫和，他也嘆一口氣，一切忍耐地看這場功課做完了。於是兒子有點害怕似地要求道：

『我可以去了吧，爸爸。』

老虎平素總差人跟着他的兒子，提防他的行動。今天，他想起兒子有沒有到過他所不應該到的地方，不覺有點嫉忌兒子的意思，使用在他算是十二分溫和的聲氣問道：

『你要上那裏去呢？兒子。』

兒子遲疑半晌，底下頭，最後才說出還帶一半的害怕：

『不到那裏去，爸爸，我只愛到城外邊，在田裏走一會。』

如果兒子愛上妓寮一類的地方，老虎還不覺得很失望，現在他真驚愕得不得了：

『一個當兵的，能夠在田裏碰到什末？』

兒子兩眼望着地，手指摸着他的皮腰帶，低聲說：

『田裏沒有什末希罕的——只不過我愛那裏的清靜，尤其是果樹開花的時節。我有時也喜歡和鄉下人譚譚話，曉得他們怎樣種田。』

老虎從小恨的就是鄉下人怎樣種田，他十二萬分地失望，他漸漸動怒了，他說：

『你喜歡這樣就這樣，本來和我不相干。』他還悶着坐在那裏，不過他的兒子竟像小鳥得了自由，一溜煙地去了。

老虎沉思許久，好生苦痛，但是他後來想到，兒子雖然不愛武，却還沒有酒色淫亂的嗜好，他的心才暫時得到了寬解。

這一年兒子十四歲了。南邊的戰訊又傳來，說是南邊學校的男女學生都學着要打仗了。老虎要問此中的原故，他的探子都說不出，他好生納悶，他終於這樣解決了：學校裏的先生一時荒唐，教錯了學生去打仗。

但是老虎非等到新的局面發展到勝負可分的時候，不願意表明態度。然而人們有了無論如何好的事業，老天總要和他們搗一下子的亂。老虎固是軍閥中最爲順利的一個，可是到了現在，也不能免掉這一場，這就是：當他兒子十四歲的那一年，他正打算明年送他去進陸軍學校，忽然老虎的整個地盤裏，來了一場大

水災。

那年春天，應有的雨下過後，却不收束，一直下到夏天，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麥子沖倒，飄在水上面，終於沉到水底下，所有良田都成儲藏泥湯的池塘，一條小河本來只是一個平靜非常的水道，現在竟聲震天地奔流著，衝潰兩旁的土堤，蔓延到堤後的大平原，又把平原上第二道堤衝倒，於是毫無阻礙地掃過一切的村莊，最後把地面層層的泥都捲到海裏去。至於老百姓，先還住在家裏，把牀、桌放在飄浮水面的木版上，但是不多久，水就沒過屋頂，泥牆倒了，他們又遷居在船上，或是水盆裏，撐到還露在水面的堤墩上。還有些爬到樹頂上，暫時住着，但是樹頂上不光是有人，還有野獸，和田裏的蛇，它們掛在樹上，就像開着的花朵，它們和人混居，也不覺得害怕，而人也漸次分不出，誰是比較地可怕了——流着

的水和爬着的蛇。然而，恐怖還不止此，水多時退不下，飢荒接踵而至了。

這恐怖使老虎最恐怖。他的財源告罄。鴉片煙不再運進來，因為老百姓那裏吃得起；鹽井都埋在水裏，鹽既產不出，也就沒有鹽稅了；酒的原料都淹掉，酒也產不出，酒餉更是譚不到。這幾種主要事業的停頓，使老虎無法徵稅，去開發他部下鉅額的軍餉。他勉力應付，到了那年末了的一個月，真絲毫沒有辦法了。他接密探的報告，說他的軍官們已經說明白，非等軍餉發下來，他們不再打仗了。他心裏好難過，他覺得在過去的幾月中，老百姓餓死不知有多少，他的部下還能按月領餉，不會拖延過，現在剛有點拮据，他們便講這種話。他一時氣急，他決定把平素的私蓄——爲着一朝不好逃命時候好用的私蓄——全數保存，一文不給他的部下，雖然他最近本來有過一個意思，要分出若干化在他部下身上的。

水災老是沒有了，弄得一片乾土都沒有，死屍無處埋，都在水上飄，內中有不少的孩子。這原因很複雜：第一，孩子爲了不曉得什末原故沒有東西吃，餓得不住哭，這哭聲有些人聽不慣，索性就在深夜裏，把他們掉在水裏了；第二，有些人確在可憐餓得哭喊的孩子，覺得與其如此，還不如早點結果了他的命；第三，又有些人完全爲了自家食糧的日少，也就爲了自家，不得不如此，並且等到孩子掉下水，他們自己的中間有時還在暗中盤算，誰的身體比較強！

到了新年，誰都不記得。老虎給部下半於平常的吃食，他自己不吃肉，只喝幾口粥。一天，他坐着默想他可怕的將來，他的一個衛隊進來報告，外面有六個兵士要見他，他們自稱是全體兵士的代表。

老虎問：

「他們都帶傢伙嗎？」

守衛回答：「我却沒有看見有沒有，但是現在的人心誰曉得。」

這時候，老虎的兒子正在一旁一張小書桌上念書，老虎看看他，想叫他先出去，那孩子却也就在這當兒站起來要走。老虎看出他的意思，心腸又硬了，他兒子學了這末些年的本事，也應該曉得怎樣幫他去對付這般人，所以他嚷道：

「等着！」兒子於是慢慢坐下了，好像絲毫沒有主意似的。

老虎回頭跟那守望講：

「先傳我的衛隊都進來，一齊帶着槍，預備放，然後再傳見那六個代表。」

老虎坐在一把舊的交椅上，椅上鋪着一幅老虎皮，衛隊分站在左右，他伸手摸着自己的鬍子。

六個代表進來了，年紀都很輕，好像反應很靈敏，胆子也不小。不過他們見了主帥和主帥左右的槍林，便很恭敬地行了禮。內中一個算是專任發言的，說：

「我們被大衆推舉，前來向大帥請求，可否多發一點糧食。實在的，我們現在原也不好講到軍餉了，年頭這樣壞，我們也不敢希望將來發欠餉。但是我們沒有東西吃，一天天身子虛弱了，我們的身子一不行，我們怎好算是兵。我們現在每天只有一塊餅，所以特來請大帥想法子。」

老虎曉得他的部下多半沒有知識，凡事一嚇就可以解決，並且他此時不禁想起，他以前待他部下的恩厚，從未讓他們打過兇惡的仗，他又想起他如何違反良心，讓他們在克復一處地方後，大搶三日，他又不曾欠過軍餉，他自己如何儉約來應付他們的請求：他自己對他們有這末許多的好處，而今天不過剛剛有點

不如意，他們便這樣地對待他，他真地越發動氣了，他大聲喊道：

『你們來拉老虎的鬍子嗎！難道是我要你們挨餓的嗎！我以前可曾讓你們挨過餓！我已經向外洋訂買許多糧，馬上就要到，這是我的計劃，說出來你們又不肯相信，你們真是些叛徒！』他鼓起他所有的氣，向着左右大喊一聲：『給我斃了這六個！』

這六位代表連忙爬下，磕頭求命，然而老虎不敢鬆一鬆，因為這一鬆要危害他自己，他的兒子，他全家，他整個地盤裏的老百姓。他嚴申法紀，才能控制他部下，所以他又嚷：

『我的衛隊快向左右射！』

於是衛隊開槍了，屋子裏滿是響聲，滿是煙，等到煙向屋頂升去了，六個死屍

才看見。

老虎立刻傳令，把這屍首抬到推舉他們的一羣兵士裏，告訴他們，這就是他給他們那個要求的回答。

然而，衛隊正要俯身去搬運這六具屍體時，一樁奇事發生了。老虎的兒子平常總像是不大理會他周圍的一切，現在却像失了羈絆似地撞過來，俯身細看那些死了的青年，他看了這個，又看那個，還用手去挨次地撫摩，又看那已經支解的手腳。末了，他竟走到父親的面前喊道：

『你殺他們——他們都已斷氣了！這一個我認識——他是我的好朋友！』
兒子把一雙絕望的眼對準父親的，父親猛不提防，竟有些害怕了。他向地下望，用話來粉飾：

「我也萬不得已才這樣幹，否則他們要引起全體對我的反抗，那時我們豈不就算死在他們的手裏嗎？」

兒子聲音硬住了，喃喃地說：「他們要求的只是麵包；」忽然間，兒子哭了，接着向屋外跑，父親眼睛都氣直。

衛隊還是照着老虎的命令做。大家去後，老虎連房裏的兩個衛兵都遣出，他獨立坐着，雙手抱頭，沈思了一兩個鐘頭，他嘆氣，他不再能忍耐，他叫人把兒子喚進來。不一會，兒子果然慢慢走進來，垂着頭，不望父親看。老虎叫他站得靠近些，握着他瘦而有力的一支手，一面撫摩一面低聲說，雖然這是他從來未有的表示：

「方才我是爲着你。」

兒子不回答。對於他，兒子的心也硬了，只冷靜地接受了他的愛。老虎長嘆一

聲，又放他出來，因為他當時委實無法使兒子了解他心裏如何愛着他。老虎一陣心酸，覺得世界雖然大，他竟成了一個孤獨者。他有一兩天的確好難過，大概到了第三天，他的心又硬了。他讓過去永成過去，他想新法子，去挽回兒子對他已逝的感情。他想他不妨替兒子買支外國錶，或者一管新式槍，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於是老虎又覺得很舒服。

六個代表雖然算是完了，但是老虎也不能不守他的信義，因為他所謂向外洋買食糧，壓根兒只是句謊話，他現在不能不想法子去籌劃。這樁事又使他想到了王二的身上去，他覺得在這樣的荒年，兄弟應該合作的。

老虎選一隊精強的衛兵，留守他的家，他和兒子，帶了其餘的衛兵，僱船出發。船靠在露出水面的堤岸，他們換馬前進，但是堤的兩邊是水，堤上是難民，還有老

鼠、蛇、以及許多的獸，擠在人羣中，想佔僅足容身的乾淨土。難民雖在奄奄一息中，然而爲了爭奪地盤，還能惡狠狠地驅逐着這些野獸；這或者就是他們的生命之唯一表現了。有時，他們餓得昏過去，蛇在爬着，他們也不再與之爭鬥。然而，老虎的一羣穿過這入獸雜居的道路上，進行不得不遲緩，雖然他們騎着馬。

老虎幸虧帶了衛隊，帶了槍，因爲不然，難民就要向他不客氣了。但是，他所經過的地方，常有一個男人或一個女子，抬起身子，在靜默無聲的絕望中，盤繞着他那匹紅馬的馬蹄，表示最後一次的掙扎或希求。老虎總算是仁慈，他勒住馬，不讓它踐踏了難民的身體，直到他的侍從趕上來，扶開了難民，他才不再掉頭地往前去。有時候，難民被扶開了，就躺在那裏，有時候他會狂叫一聲，跳下水裏，就此了却他自己和他的慘痛。

兒子一路上總在父親的身旁，他一句話都不講，老虎也不響，因為六個代表之死，使父子之情格外冷淡了。不過兒子不時斜眼去看兩旁的餓殍，他臉上露出恐怖，這使老虎忍不住向他道：

『這些都是平民，他們每隔幾年就要這樣的，像他們的人，現在委實地不少，有成千成萬的數目，那些死了的，不上幾年就補足。』

兒子忽然說，他的聲音像雛鳥：

『不過我想，他們也不是輕易就好死的，正同我們這般做官的。』他講的時候，原想不讓他的嘴唇動得太利害，但是那當前的慘劇，終於使它震顫，他哭了。老虎真不愛聽這類話，因為既經做了軍閥，便不能中道改行，去向苦痛的人表同情。他恨兒子心太軟，但是他要想起些安慰兒子的話，一時又沒有。他望着飛繞

水上的鴉羣盤着一個個的大圈，他只能這樣說：

『老天終是殘酷，我們的境遇還不都是一樣嗎。』

二十七

在路上，老虎不讓兒子離開他，因為他怕兒子走在那六個死者所激怒了的，他的一羣的衛隊裏。同時，他又預先害怕，到了故鄉，他哥哥的家庭也和兒子不相宜，因為那裏闊少爺太多了，還有一味愛錢的商人，以及羈迷男子的女人。他於是分別囑咐跟着出來的教師、缺嘴，以及十個保過險的老兵，要時刻看守他兒子的行動。他自己又勸兒子到了故鄉，得和在自己家裏一樣地用功讀書。不過有一句話他不敢和兒子講，那就是：『我的兒，你不要上有女人的地方！』因為他還不

曉得兒子是否已經懂得這類的事情。講到老虎的兒子，雖然今年十四歲，卻不會親近過女人，除了母親和妹妹。就是到了母親那裏，身邊也從沒有離開一位侍從。老虎爲兒子的保障，要算得周密了，他對兒子有種姑息心，或者還超過男子們爲了爭奪美人兒而起的醋意呢。

老虎心下雖然時刻在惴懼，却也有甜蜜的時分。他進哥哥的家門時，兒子和

他騎馬并行着；裁縫來替兒子裁軍服，那軍服穿在兒子上後，兒子簡直就是老子的雛型——鍍金的釦子、鍍金的肩章、帽子的徽章，他們倆個都相同；此外，還有兒子十四歲生日那天新從蒙古買來的好馬，馬毛也是紅的，比老虎的小一點，他們倆并肩騎着，走過家鄉的街上，老虎聽到使他十分感到甜蜜的音樂，當街上人停步看着他們說：

『看啊，老軍長和小軍長，就像一個人嘴裏的一對大門牙。』

他們倆到了王大的家門，兒子從馬上下來，像老子，把手放在刀柄上，也像老子，走進門時的莊嚴，又像老子，但是兒子却自己不知道。老虎最急着要看見的，就是王大的兒子，他看見了，他看見那孩子趕不上自己的兒子，他才放下心。

王大兒子現在已經和那警監女兒正式結過婚。他漸有父親的風度，因為他那秀長的身子上，現在已生了薄薄一層的肥油，他的肚子也有一些圓鼓鼓的了。但他的臉上帶着憂愁，因為他女人過門後，和那位念經婆婆弄不來，他女人常對他說：

『什末——我是應該做老狂婦的僕人嗎？她難道還不曉得，我們年青女人現在已是解放了，我們不再為婆婆服務嗎？』

不過，王大兒子的苦悶，還不僅爲此。他的女人制止他的分寄多方的感情，他一出門，要想和他舊日的相好會會面，他女人總秘密跟在他後面。他女人如此地開通，什末地方都敢去，這一來，真地把他的舊緣都斬斷，就連向着一個好看的女僕人望一下，也都在違禁之列了。他如果這樣做，那末這小家庭內就要聽到叫號的聲音。一次，他的朋友勸他說：

『討個姨太太威脅她——女人最怕的是這一來。』

他果然想要這樣做，但是他女人一些也不怕，她睜圓了眼睛罵道：

『在現在的時代，我們婦女誰還能讓丈夫幹這事？』

他還來不及回答，她已撲到他面前，用雙小手抓他的兩頰，就像隻小貓。他臉上登時起了四道痕迹很深的紅線條，這使他有四五天不好意思走出門。他又不

敢向人說明白，因為她的哥哥是他的朋友，她的父親是當地的警察總監，又是當地的權威。

然而，到了夜晚，他還愛她，因為她能如此美妙地盤着她的身子誘取他。她一些沒有白晝的剛強，他又怎能不一心去愛她，聽她一切的忠告呢。

她的所謂忠告，就是他應該向他的父親要一筆錢，然後夫妻可以脫離這惡劣的環境，搬到都市裏，過新式的生活。她伸開她皓腕摟住他，取媚他，她忽又生氣哭了，或躺在牀上，不肯起來，也不肯吃東西，弄到後來，他沒法，只好答應了他去跟王大說，王大從那一雙沈着的老眼裏，望着他說：

『我那裏有這一筆錢？我怎好答應你？』他接着就昏昏睡去。過了一會，他又清醒，他說：『一個男人總要受女人的氣，因為就是頂好的女人，也免不了好強的

脾氣讀書和不讀書的都有這毛病，但是讀書的更壞，因為她什末都不怕。我不是時常說，「讓女人管家事，男人才能脫身，去從別處找安逸，」我想你現在也該這樣辦。」

但是王大媳婦那裏肯罷休。她逼她男人一次一次去找父親辦交涉。王大是愛安靜的，他最後不能不輟化，他答應可以想法子，他的法子當然就是賣去他現在所僅餘的一些地。這媳婦才聽了一半的答應時，她便和她男人講那都市的繁華，都市的快樂，她說那裏女子的衣裝怎樣美，她現在的衣履只好在鄉下穿穿，將來到了那邊，便算是破布了。她講了又講，果然她男人也起了很濃的好奇心。

講到王大的三兒子，現在也成年了。他很像阿哥，他所渴求的就是他也要有他阿哥所已經有了的，他祕密地崇拜他的嫂夫人，他暗中決定他兄嫂走出後，他

要跟着他們，去到那新生活的都市，找尋一位和嫂嫂一樣的新女子。他既已神遊到那裏，所以現在他最鄙棄的就是故鄉的一切。他連老虎的兒子都看不上眼，老虎看出了，非常地恨他。

但是在商人王二的那邊，年青人的氣焰并不大。他們晚上從店裏回來，半個屁股坐在凳子上，目光一齊注視到老虎的兒子，他們看他的光亮的佩刀，他有時特意解下去，讓他們隨意看，還好用手摸。老虎在一旁看見，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樂。

老虎高興的時候，又忘記了兒子對他已有的冷淡。他拿王大、王二的兒子和自己的兒子比較過，他們雖然年紀差不大，但是他兒子粗黑的皮膚、直挺的腰背、紅紅的臉，那裏是那些孩子所能及，他怎能不高興。

老虎在住居此地的整部時間裏，一刻兒也沒有放鬆他對於兒子的注意。他和兒子一同坐着吃飯時，酒倒過三次，就不許再倒了。堂兄弟們喚他去白相，那教師、缺嘴、和十個老兵總得一起去。晚上他睡下了，老虎還得親自去看過，只留一守衛在門口。

雖然，王氏的故鄉不曾呈露任何的災象，但是地主王大，商人王二心裏十分明白這離故鄉不遠的災情。一天，軍閥王三開口說明他這次的來意：『你們就是爲了你們自身的幸福，也應該救我目前的困難，因爲我要有兵力，我才能夠保護你們的安全。』商人、地主聽了，也曉得是實話。

在城外，災民已經不少了。他們有許多恨着王氏的兄弟，他們恨王大，是因爲

他們大家終日工作着，他却絲毫不曾勞動過自己的身體，而田裏的收穫，現在就是這般苦，他却還要分取他們的大部份。他們以為，他們不論寒、暑、不論晴、雨、俯身在田間，那田的收穫，應當全部屬於他們的，他們在豐年的時間，要把農產送到住在城裏大房子裏的一個人，心裏已經不願意，何況是當現在呢。

但是，在王大一方面，他却又感到地主也不容易做。他自己這般軟弱，他的用度又這般大，他幾次賣地，他所餘的委實不能供給他的需用了。但是，他總以為每次田間的收入少，是因為農人把實數打了折扣欺瞞他，他因此格外仇視他們了。他們看見王大，便仰面朝天，喃喃地說：

『他一出來，天又要下雨了。』

他們有時竟公然罵他：

『你不是一個好兒子，你不像你爸爸。你爸爸就在做了閻老太爺的時候，還不忘記他自己曾經種過田，嘗過苦滋味。他真仁慈，從不逼着我們要田租，也不在開荒的年頭，硬問我們要米糧。你生來就做閻少爺，慈祥從沒有生在你的心裏。』

這仇恨使王家的兩扇大門在夜晚封閉得真緊。門外總有人來敲，敲不開，就倒身在塔石上，嘴裏哼道：

『我們快要餓死了，可是你們現在還有的是米，你們吃不完，拿去做酒了。』路過門前的人就在白天也喊道：『啊，我們該殺了這些有錢人，把他們搶了我們的，重行奪回來。』

年頭越過越壞，搶案真地出了不少次。這城裏閻人也有幾家免不了，只有王家畢竟因為和當地警察總監是親家，王三爺又是靠近這裏的軍長，大家害怕，一

時不敢就下手。

就是田上泥房子裏的梨花，也還沒有遭危害，這是因為她的可憐，大家都知道。並且因為大家也曉得，她的糧食是從城裏王家討來的，他們於是不時坐船或木盆，撐到她那裏，請她分一點，她總答應的。一次王二親自來向她說：

『現在這般危險的時候，你還不進城來住嗎？』

她仍然很沈靜地回答：

『我不能夠，我一些不害怕，並且，此地還有許多人靠着我過活。』

但是，不久天寒水凍，無情的風一陣陣吹過來，他却漸漸有些害怕了。那些災民還是縮在船裏，或躲在樹頂上，不過他們一看見梨花手裏拿着東西給那兩個殘廢吃，他們就當她的面說：

『這兩個人還該吃東西嗎？強壯的人反倒應當餓死嗎？』

這類的煩言一天天利害，梨花才慢慢害怕，正打算把兩個殘廢送到城裏去，忽然一天，那傻子高興走到門外去白相，雖然她現在已經五十二歲了，她不曉得堤外是水，以爲是乾土——是她一向常坐的乾土，於是她掉在水裏了。梨花聞聲趕出來，她已受着冰塊的寒氣所侵襲，發了一陣冷，過了幾點鐘，就死了。真的，她的死和她的生，是一般容易的。

梨花送信給王大要棺材。那時，老虎已回來，兄弟三個一齊來了，他們等着看傻子入殮才回去。傻子躺進了棺材，方始有點模樣兒，她不像生前那末傻，也比生前像個大人了，這都是死賜予她的。只有梨花一人真傷痛，她低聲說：

『死把她的傻氣醫好，她現在才和我們常人一樣了。』

他們大家坐船，運着棺材到王家墳地，檢了一塊較低的地，把它葬埋了。

一切辦完，他們又回到泥房子，老虎第一次和嚮地向梨花說：

『姨太太，你現在怎樣呢？』

梨花知道自己頭髮已經白了，臉上也沒有以前那末光滑，那末細嫩，所以她也第一次大着胆，抬起頭回答了：

『我早就替我自己打算過。我和附近道庵裏的尼姑，相識多年了，我今後必心和她們在一起，我曉得這樣歸宿，定能使我十分快樂的。』她又回頭向王大說：『你那駝背兒子，我也早就替他找定一座寺院，那裏離我們的庵不很遠，我還可以不時去看他。因為我已有這般年紀，和尙和尼姑每天早晚要在一處念經的，我一天可以看見他兩次，我和他就是不講話，也沒甚要緊的。』

於是，兄弟三位把眼對着駝子。他正依在梨花的身旁，他已是個成年人，在他們注視下，慘然地笑着。老虎一看自己的兒子又高、又大、又強壯，再看駝子的模樣，心中倒有些觸動，他向駝子很和善地說：

『我望你以後總安好，你要不是駝背的話，我早就帶你到軍隊裏，跟你的堂兄弟享同樣的福氣。但是你既不得好，你也只好是住到廟裏去。我可以多給廟裏一點錢，現在的世界有錢就好買地方，廟裏也未嘗不如此。至於姨太太，我也願意多幫忙。』

梨花溫柔地謝却了：

『我在庵裏，有無相共，她們的就是我的。倒是駝子的這一份，我很願代他向你來領取，因為在他，這是很需要。』

老虎最後望駝子說：

『你除了和尙廟，還想到別處嗎？』

駝子把眼光從老虎高大兒子的軀體，轉到自己短小的身材上，慢慢地說：

『我既然如此，我不想上別處。一件和尙袍，或許可以藏了駝背的。』

他又望老虎的兒子，望他的光亮的佩刀，他越看越難耐，他低下頭，跛着走出門去了。

當晚，他們一羣回到城裏的家中。老虎又去巡查他兒子的臥室，兒子在牀上熱烈地問道：

『今天去過的泥房子，就是我祖父的房子嗎？』

老虎詫異道：『自然是的，連我都是在那裏長大的。』

兒子這時把頭枕在交叉的手臂上，望着父親說，充滿了熱情：

『我愛那所房子，我希望也能夠住在田裏一所和它相像的房子裏。四面也要一般的清靜，有樹林，還有幾匹牛。』

老虎聽了真發火，他說：

『你不明白你自己說什末！我曉得，因為我曾是田裏的小孩子。那生活真是沒味道，我當時沒有一刻不想離開的。』

但是兒子還不肯屈服：

『我真喜歡這生活——我明白我是真喜歡。』

這話是用充分熱忱說出的，老虎感得心裏起了說不出來的微怒，他怕自己要暴發，起身走出兒子的臥室，當下兒子睡在那裏，只一味做他回到鄉間的甜夢。

梨花進了庵，駝子進了寺院，許多年住着三個人的泥房子，一旦都空了。王龍一家人現在總算沒有一個住在他的田上，那裏，只剩下當年替他種地的一對鄉下老夫妻。這鄉下老婦人有時檢得地上的乾菜，藏在手巾裏，送給尼姑庵裏的梨花，因為在過去許多年中，她很愛梨花溫和、馴良的性子。此外，她只要找得什末可以吃的東西，她總拿到庵裏去。她向穿了灰布袍的梨花低聲說：

「我有一個新下的蛋，我特地帶給你。」

於是，她從懷中掏出一個小雞蛋，握在手心裏，到在梨花的手上，一面撫慰梨花道：

「你吃了罷！我敢說尼姑們很多吃蛋的，就是和尚也儘有喝酒、吃肉的。你就

站在此地，乘沒人看見，吃這剛下的蛋——你的臉色真難看。」

但是，梨花不願意，她發誓吃素，原是出於真意，她搖那罩在炭色道冠下面的光頭，她輕輕推開鄉下老婦人的手，說：

「你吃了這蛋罷，你比我還要應該吃這蛋。我在此地吃得很飽的，即使我不飽，我也不能吃這蛋，因為我已發過誓。」

然而，鄉下人的心也很直，她把蛋硬塞在尼姑交叉着的衣領裏，返身下了木盆，搖開去了；梨花追趕不及。隔不及半點鐘，一個餓得快死的母親，抱了一個而無人色的小孩，在她的一度想來很是圓滿的胸膛裏，從水邊爬到庵前，向梨花哀求道：

「請你看看我的奶子，以前圓滾滾的，那像現在這樣子？我的小孩以前也肥

得像個菩薩。』她一面說，一面又逼視那貼緊了空空的奶房的小孩子。梨花一陣心軟，就把那蛋從懷裏重又掏出，送給這母親。

梨花以後的生活，多半都是這樣甯靜的，老虎也不再和她有見面的機會了。現在只有商人王二的確可以幫軍閥王三的忙。在這樣壞年頭，他的米糧輸運到潤人家和市場上，銀子接着就從那裏輸運到自己的手中來，他再用這銀子的一部，去買米糧，甚至去買鄰近的外國的米糧。但是他累積的銀子實在太多了，急於找尋出脫的方法。他是商人，他不喜歡田，然而他倘若要用這一大筆資本去放貸，那抵押品也只有地皮，淹在水裏的地皮。他於是不得不冒險，貪高利，把錢借出去，那抵押是將來水退之後，所有某塊地上的農產，都倒入王二的倉庫裏。但是沒有一個人看出王二究竟有了多少錢，因為他的孩子手頭還是非常緊，沒有零

用錢，他自己在他們的面前，裝出一副苦臉子，把他們一齊留在店裏當賬房，當管事，惹得他們個個都在夢想着王二死期的降臨，他們好離開商店，去白相一回，並且穿那王二一向禁止的好衣裳。

然而，王二畢竟很聰明，他曉得嫉恨他的委實地不少，他又明白，老虎既然已做了軍閥，於他一定有用的，所以他對於老虎的要求，相當地答應了。他奉送一大批的米糧，又借一大筆銀子，利息不很高，一塊錢不過兩毛錢。那天，在茶館裏簽字，王大在一旁長嘆一聲道：

『我的小兄弟，我真想我自己也能像二弟這般闊，可是我竟做不到。我一年年地窮下去，我不像他，我沒有好好的生意。我只靠借來的小小一筆錢，還有父親遺下來已經快要賣光的地。不過，我們兄弟中有一個濶的，究竟是樁好事情。』

王二禁不住冷笑說：

『如果我算稍微有點家私的話，那也不過是因為我肯做事情，我能管孩子，不讓他們偷懶，不讓他們穿好的；並且我只有一个太太。』

王大曉得這話是罵他，因為他新近經不住大兒子的糾纏，又賣了一大塊地，好拿錢給兒子和媳婦一齊到都市去享樂。他先還悶住不發作，最後他才大聲說：

『不過我相信父親總是要養活他的兒子的。我只不過稍微愛惜他們點，所以不願意他們把好好的日子，都消磨在商店的櫃台上。我不把孩子們餓死，這也是我的責任，不過我讓他們過那潤少爺的日子，這或許是我的不是了。』他不能再往下講，他一陣咳嗽，痰湧上來，塞住他的喉嚨。他半晌沒說話，他只坐着生氣，眼睛陷在肥厚的兩頰裏，臉上通紅，直漲到粗粗的頸項上。這時，王二的瘦臉上露

出微笑，他曉得王大已覺得自己被人責備着，他也不必再往下講。

借據要蓋印簽字了，老虎嚷道：

『什麼——我們難道不算是兄弟嗎！』

王二像似抱歉得很地說：『這是爲了我的記性不太好——尤其是近來。』
他一面把筆遞給老虎，這意思是：老虎不能不簽名在這張借據上。他又笑着

說：

『你的圖章帶在身邊嗎？』

老虎於是又不得不從腰裏掏出一方石章，蓋在借據上。王二接過借據，審慎地藏在自已腰裏，老虎眼看這種舉動，心裏真恨，他向自己發誓：一定要努力擴展他的地盤，他不能再像過去幾年的蹉跎，時常要依賴王二的幫助。

然而，目前總是王二救了王三了。王三準備一切，好回到原防。那時已是春天，水漸漸退去，難民也就忘記冬天的光景，忘記死者的光景，爭着要用新種子，種到水已退去的田地裏。大家對於新春都有無限的希望。

老虎臨行，吃了王大、王二的餞別酒，他又帶兒子到祖先靈位前，上香、磕頭。兒子的頭磕下了，他心裏很高興，覺得他養了這末一個好孩子，總算對得起王氏的祖先。

香燒成灰，堆在香爐裏，他跨上他的馬，兒子也跨上兒子的馬，還有護衛們，大家一齊走在乾路上，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二十八

在兒子十五歲那一年的一天，老虎在院裏閒步，兒子的教師進來跟他說：

『將軍，我把我的一切都教給小將軍了，他現在應該進陸軍學校，在那裏他可以多找幾個同志，一齊練習作戰的技術。』

老虎曉得這一天遲早總要來到的。他叫兒子進來，不一會，圓洞門裏走出一個碩長精悍的青年。老虎看看兒子，雖說只有十五歲，臉上已有皺紋，口也不開，倒像個大人。他記得兒子以前還是嬰孩的時候，他怎樣着急想他快點長成人，現在

他又覺得兒子從孩童時期轉到成人時期，竟像一跳就跳過。他一面嘆口氣，一面自己想：

『我只希望這學校不在南方，我只希望兒子不和一羣矮小的南方人在一起。』於是向着那位手摸鬍子的教師，老虎說得很響：

『你不是以為他一定要進你從前所說的那個學校嗎？』

教師點頭。老虎又望着兒子，一種可憐的聲音問：『你自己也願意上那個學校去嗎？』

這是老虎最後一線的希望了。他想如果兒子自己不願去，他便可以推掉教師的請求。兒子那當兒正在看院子裏一朵百合花，他回轉頭來說：

『如果我能夠到別一種學校去，我就非常喜歡了。』

這回答還不能使老虎高興，他忙問

『除了陸軍學校外，有什末學校你可以進？你將來既要做軍人，讀了許多書，究竟有什末用？』

兒子羞怯地說：

『我聽人講，現在有種學校，專教人怎樣種地，以及和地有關的許多學問的。』
老虎覺得太奇特，他從來就沒有聽見過這種的學校，他叱道：

『這太渾蛋了！世界上真有這種的學校嗎？這樣說來，鄉下人都得學着耕地、下種、割稻子了！我還記得，我父親跟我說過一句話，「種田不必學，只須看看旁人怎末幹就行了。」接着，老虎的話非常之粗暴而又非常之冷了：『但是種田與你有什麼相干？我們是軍閥，你要進學校，就得進陸軍學校，不然，索性就連什麼學』

校都不進！你只須在此地跟着我，等我死了，你來帶我的兵。」

兒子也嘆氣，勇氣減了一大半，他沈靜而又忍耐地說：

「那末，我就進陸軍學校罷。」

這忍耐的神氣也使老虎不痛快。他還想向兒子再說得明白些，可是他曉得那些話說出來，定要惹他生氣的，於是他不再追問，只大聲說：

「那末你就預備一下，明天一定要動身。」

兒子一聲不再響，走出去了。

那天晚上，老虎想起南方壞人那麼多，兒子隻身前去，實在不放心。他叫缺嘴進來告訴他，陪着兒子進學校，那缺嘴回答得使老虎好驚異：

「大帥，別的事我都服從你，這樁事我可不能聽命了。少帥進學堂，我可以精

選五十名衛隊陪他去。講到我在你的軍營中，實在太重要，假使我走開，你部下對你的不滿，你就聽不到，並且，近來謠言更利害，南邊戰事又要爆發了。」

老虎的回答却是很堅決：

「你把你自已看得太值錢了。我不是還有屠戶嗎？」

缺嘴臉上好怪樣，他說：

「他——他那個傻瓜！他的本事只能捉那天空的蒼蠅，我得先教他打誰，什麼時候打，那末，他打出去的那個大拳頭才有用。但是，他自己一點立意都沒有。」
缺嘴意思真堅定，絲毫不聽老虎的話。老虎對他也沒法，這在別人是從來未有的。最後，缺嘴說了好幾遍：

「我甯願死在我自己的刀上——我甯願死在我自己的刀上。」

老虎只得屈服了。

五十名兵士選定，缺嘴向他們叮囑一番，末了說：

『你們好生侍候少帥，將來每人都有賞，因為老帥的心腸最好，我可以替你們去說的。』五十人一齊喝彩，答應一切都聽缺嘴的指揮。

早晨，兒子要出發了，老虎和他并馬走一程，忽然向他說：

『我的兒，自古有句話，「送君千里，終有一別，」現在我和我的分別，既是免不了，我們就此再會罷。』

老虎穩坐在馬上，接受兒子的服從；他看兒子跨上那匹蒙古馬，帶了五十名兵，一位教師，逕自去了。他勒轉馬頭，回到一切像似空虛的家裏，他不再回頭望他的兒子。

足足有三天，老虎什末事情都懶做，直等沿途的探子回來，報告兒子經過的情形，他才稍微覺得好一點。一人說：

『少帥在路上好像比在家裏高興些，他下了兩次馬，走到田裏和鄉下人談天。』

老虎驚問：

『他和鄉下人講什末？』

那人忠實地回答：『少帥問鄉下人種的是什末？他看那種子，又看牛是怎樣地耕田？衛隊都笑他，他也不管，只釘着兩眼，看那牛身上怎樣捆了一架犁頭？』

老虎不高興，又問：『你還有別的話可以報告嗎？』

那人想了一會說：『到了晚上，少帥住在一家客棧裏，他很吃得下，他吃饅頭、

肉、白米飯、和魚，他還喝了一小杯酒，此外沒什末別的可以報告了。」

那人去後，又有人來報告。那些消息都只是關於少帥的起居，他們一直報告到少帥到了海邊要上船的時候，才停止，此後兒子的消息，要從信裏得到報告了。

兒子去後，有兩樁事分散了老虎的心思。第一是，南方回來的密探報告：

「我們聽得南方不久要打仗，叫做『革命戰爭』，和以前的內戰完全不相同。」

老虎露出輕視的意思說：

「這種戰事算不得新鮮，我小的時候也曾加入過革命軍，他們幾個巨頭聯合，打過幾次勝仗，推倒了帝制，他們彼此還是分離，內戰重又發現了。」

探子却異口同聲說：

『不是的，據說這次打仗的叫做「國民軍」』

『老百姓怎好打仗呢？』老虎回答得好響，兩道濃眉望着這幾個探子。『他們那裏來的槍？他們單憑木棍、木板、叉子、鐮刀，就能打仗嗎？』他逼視着他們，他們互相望了幾下，咳着嗽，態度很不安，最後有一個探子說：

『這不過是我們聽人講的話。』

老虎才饒了他們，臨走還說：

『聽人家的話固然是你們的責任，不過這次聽來的話，未免太過荒唐了。』
第二使他分心的事，發生在他自己的地盤裏。

水災過後的氣候很純正，田裏種的東西長得也真好，不過離收成還遠，秋後

這一段的日子裏，還有很多的老百姓，不能不挨餓，結果，他們結爲匪羣，到處滋擾，惹得老虎的探子連報告都來不及。一個說：

『昨天土匪向北燒了秦家莊。』又一個說：

『三天前，一羣土匪搶幾個生意人，還殺死了好多個，他們帶着的綢緞、鴉片烟，都沒有了。』

老虎氣極了，下令凡是緝獲一名土匪，賞洋一塊。一羣兵奉令開拔去，不過土匪本是吃不上飯的農民，他們專搶鄰近的地方，一見官兵來，就回到田裏去工作，和良民一些分不出。但是兵的意思只在那一塊塊的洋錢，所以剿了幾次，看不見什末土匪，心裏着急，便隨意殺了幾個老百姓，提着頭顱，去向老虎要賞錢。

一天，是在五月裏，高粱長得好高，土匪利用做屏障，搶劫完了，就躲藏在這裏。

老虎得了報告，說是這高粱田裏的土匪，就是靠近那邊一個村子的農民，他們村子的地勢太底，水至今還沒有退盡，一樣東西不能種，所以就四出搶劫了。老虎怒不可遏，叫把那村子圍起來，他親自出馬，跑到村子裏，一共捉到一百七十三個人，老少都有。他叫一齊捆起來，押到村長家裏那塊打穀場，他騎在自己的馬背上，看那一百多個人，有的哭着發抖，有的臉色像灰土，有的曉得沒有生望，索性一點不怕地站看。

然而，老虎殺人之心却不像以前那般濃厚了，這也許是上次槍斃六個代表後，兒子對他那副神氣的結果。他教訓他們說：

『你們每個都該死！你們難道這些年來還不知道在我的境內是不許槍劫嗎？不過，我不是一個兇惡人，我念着你們的父母，你們的兒子，這一次我不殺你們，

我放了你們，警戒你們的將來。」他於是傳令叫圍住的兵士，拔出刺刀，把一百多人的耳朵都割去。老虎看見每人臉旁流下兩道血，他說：

『這是你們的紀念。』

老虎勒馬回去，一路想着他這次未免心太軟，他年紀大了些，怎末就這樣地無用。不過他最後又寬慰自己道：

我爲了兒子才這樣幹，將來總有一天我要告訴他，這次都爲要使他高興，我不會殺死那一百七十三個人。

二十九

收成到了，土匪漸漸少。老虎派出一部人馬，跟着他四下巡查，要把災後的地方好好整頓過。他新近決定要把兵權一起交給他兒子，他自己想退休，只須一小隊衛士保護他就夠了。這計劃大概在他自己五十五歲、兒子二十歲的那年，就能實現的。做着這個夢的老虎，巡查他的地盤時，他的眼睛內向，看見他兒子的兒子，他的眼睛外向，他注意到人民、地方、租稅、和收成。水災去後，土地恢復它的生產力，但是人和地究竟還留着那荒年的遺迹。地沒有充分生產，人還有兩頰陷下的，就

是小孩子也還接不上，但是老虎看見生氣的萌芽，便向自己說

『上天下了這場大雨，是要鍛煉我的志氣的。我有一個兒子，他一定能繼續我的志氣。』

假使老虎比他的老父王龍聰明點，他不相信土地的神，然而他還相信上天的幸運，他相信生、死、存、亡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天早就注定的。

在這年的九月裏，老虎開始他的大巡閱。他人馬所過的地方，城裏人多半表示着歡迎，田裏的農民多半把頭回過去。有些兵上前去問他們，他們時常回答得很奇怪：

『因爲馬蹄攪起這末許多塵土，我們的嘴受不了。』

但是老虎對於這兩種不同的態度一些不介意。

他路上經過劉門神的舊地，那地方早已畫歸麻子駐守了。老虎特意去看他的治理怎末樣。

麻子現在也是成年人，他自從娶了那絲廠女人，來此居住後，生活很平靜，地方又不出什末事，他漸次習爲安逸，脫去軍衣，穿上華美的絲綢。他並且身子養肥了，又漸有商人的氣概，他和當地的富商很要好，他一面徵稅，一面中飽，這也是商人道德的常態。他有時還假借老虎的名義，徵收許多特別稅。

麻子對性的須求還不算強，除了應酬的必要外，他總和自己的女人一床睡。他宴會很多，這因爲他在縣城裏面的地位，也因爲他那講不清話的一張口，到了酒席上，會引得大家開開心，所以是所向歡迎的，尤甚當他吃醉時。

那天，他聽說老虎快到了，連忙從箱子裏拿出他多年不着的軍服，他把兩條

肥腿塞到褲統裏。他肚子太大了，釰子釰不上，裂開一個大口，着實不雅觀，他只好用條寬皮帶捆在腰裏，遮了這裂口。他又傳令召集他的兵士，那些兵許久不上操，並且一半都像做了他的僕人了。

老虎來了不久，便看出這些破綻，他心裏暗喜：

『我的兒子不像他，他畢竟還是一個生意人。』

他對麻子一毫也誇獎不來了，他只告訴他：

『你替我代管的這些兵，連槍都不會拿，他們真得上戰場了。明年春天，你何妨帶着他們出去打一回仗。』

麻子聽了，半向不作聲，滿頭都是汗，這因為他多年沒幹這交易，他已不再能夠駕御他的部下了，老虎看出麻子的爲難，一陣冷笑，把手按住刀柄猛然說：

『姪兒你們這裏日子太舒服，地方一定太有錢。我的兒子在南邊用錢也不少，我得在此地加抽一重稅，讓我好去貼補他。』

麻子早就和當地富商說好，只要老虎向他多要錢，他就替他們哭上一陣窮。於是他就向老虎講了許多的窮話，無如老虎洞曉此中的奧巧，他毫不客氣地說：『這裏的情形我都明白。反叛我的法子多得很，不單是應的舊法子。不過，我的治法却只有以前那一種。』

麻子沒法，快把這話告訴商人們，商人們親自來向他請願：

『大帥要加的稅，不是我們唯一的担負。我們已經有了地方稅，又有省裏稅，而大帥的一筆，數目更比上面兩種都要大，那末，我們的生意委實做不下去了。』

但是老虎明白這是應該露出我的白刃的時候了。他等他們說完，很粗魯地

回答：『話雖如此，不過權力在我，我向你們客客氣氣要，你們如果不給我，那末我只有強取的一法。』

這使麻子站不住，老虎毫不費事，收回他的勢力，那一縣重入他的掌握了。

他回去後，他的雄心重又活躍，他計劃春天一到，開始征討，要能把全省佔了，將來交給他的兒子。

但是，在春天還未到來的冬天裏，老虎又感到苦悶了。他不願向着女人尋安慰，他對自己說：

『一個人人生在世，那有許多時候幹這些事——我忙得很——我沒有時候陪女人。』

但是他覺得孤獨的時候，是在嚴冬的深夜。他對着火盆只是發呆，他向燒紅

的煤苦笑，他摸着鬚子，一壁想道：

『或者沒有一個人曾經想到那裏，就能做到那裏。』隔了一會，他又想：

『我覺得一個人要是有了兒子，能在未死之前，替下面三代的子孫打主意，就已經不錯了。』

這時候，缺嘴捧了一壺酒，一盆鹹肉進來陪他所一向忠心侍服的主人。老虎吃些酒，覺得稍稍舒服點，隨即睡下，他未入夢前，這樣想：

『算了罷，我既有了兒子，我今生所做不了的，兒子總能替我做。』

這一年的冬天，老虎不知不覺地增加了他的酒量。他的老僕缺嘴看見他酒吃得多，心裏很安慰。有時老虎把酒壺推開了，缺嘴總要誠摯地安慰他：

『大帥還是喝酒罷。一個人老了總得有些解悶的東西，大帥實在太苦了自

己了。』

老虎表示器重他，便不再拒絕了。所以，就在這寂寥的冬令，老虎還能一晚晚地入睡。他每當吃醉的時候，他一生的熱望都寄在兒子身上。他竟已忘記兒子和他是怎樣地不同；他決未想到兒子的夢是什末，他只一味盼望明春的來到。

但是，有一晚，在春天還未來的時候，老虎坐在自己屋裏：周身溫暖，還有一半入睡了，他的酒在那靠近他手邊一張桌上冷了，他解下他的佩刀，放在酒罈旁。

忽然，穿過這冬夜的非常寂靜中，一陣人馬紛擾的聲音送進他的耳鼓，却又停在院子裏。他雙手扶着椅背站起一半，他不曉得這是誰的兵，他疑心或者是做夢。但是他還沒有走出去，一個人已經跑進來，很高興地喊：

『將軍，你的兒子回來了！』

老虎今晚喝得太醉了，一時醒不過來，他只摸着自己的嘴，模胡地說：

『我想這是夢，來的是我的仇敵。』

他把睡魔驅逐了，他站起來，走到院子裏，許多人手裏舉着的火把，把院子照得好亮，在光亮的中心，站着他的兒子，這青年已從馬上下來，立在那裏，等着父親了。他一見老虎就鞠躬，但是鞠躬的時候，把表示一種奇病而又帶着仇恨的神氣。老虎禁不住冷，身體發抖，忙拉緊他的外衣，猶豫一會兒，才問道：

『你的教師怎末沒有來——你回來做什末？』

兒子好像嘴唇都沒有動，就回答了：

『我們許久不見了，我已離開他。』

老虎覺得這裏不是講話的地方，他叫兒子走進屋裏，除他們爺兒倆，什末人都出去。老虎站着，兒子也站着，老虎先打量兒子的全身，最後才問他：

『你穿的軍衣好生樣別緻！』

兒子抬起頭來說，神志很堅強：

『這是新興革命軍的軍服，』他不再往下說，專等父親的話。

這時候，老虎已經明白兒子幹了些什末，他現在是什末；他又曉得這新軍服就是近來謠傳向北而來的南軍的軍服，他於是叫道：

『革命軍是我的仇敵。』

他默然坐下，因為氣哽住他的喉嚨，他覺得那消失在槍斃六位代表之後的怒意，重又恢復了。他拔出他的刀，他嚷道，那聲音一些不異於以前：

『你是我的仇敵——我應該殺死你，我的兒子。』

老虎開始氣喘，他的氣直冒上來，使他受不住。他還在抑制，但他自己不覺得。不過這青年不像以前，受了威脅就退後，還站着，很鎮靜。他用手解開他的軍衣，露出那光滑的胸膛在父親的面前，他用淒苦的聲音說：

『我早就曉得爸爸要把我殺死的——這是爸爸的老法子，也是爹爹唯一的法子。』他把眼睛對準着父親的臉，他非常和平地說：『那末，就請殺死我。』他站着等，在燭光下兒子的臉，表現得很清楚，是非常難看的。

但是，老虎不能殺兒子，雖然他曉得殺兒子是父親的權利，並且，任何人都殺不孝兒子的權力。他覺得一道泉流從心坎裏衝出來，他把他的刀丟在磚地上，用手掩着口，向着自己低聲說：

『我太軟弱——我總是最軟弱——總之，我太軟弱，不夠做一個軍閥。』

這青年看見父親用手掩着口，刀丟在地上，他便蓋起他的胸膛，再和父親講。這次，他用了充分的理知：

『父親，我想你還沒有明白罷，凡是老年人都不很明白。父親不會看見整個的中國，也不會曉得中國是如何窮，如何受外國的欺凌——』

老虎聽到這裏，却笑起來了，他讓笑聲逐步高起來：

『你難道不曉得以前像這類的話，就不會有人講過嗎？我年輕的時候——年輕的人一向總很多，不能只有現在的你們才算年青人。』

於是老虎更使那不自然的笑，盡量放出來。這是兒子有生以來從未聽過的父親的笑聲，那笑聲又像一件奇特的兵器，望兒子直刺過來，激起兒子萬難隱忍

的怒。這怒也是父親所從來未見的，這怒使兒子忽然嚷起來：

『我們彼此不相同！你曉得我們叫你做什末？你是一個叛徒——一個強盜頭！如果我們的同志知道你，他們就要說你是反革命——但是他們現在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因為你才只是小地方上的一個小軍閥。』

以前一向忍耐的兒子，現在居然敢向父親說出這樣一番話。他又望父親看，但是在這當兒，他自己覺得慚愧了，他不再講什末，臉上冷紅，一直紅到頭頂上，他低頭，解了皮腰帶，讓它慢慢拖在磚地上，帶上裝配着的槍子，碰着磚地，發出聲響，他不再說話了。

但是，老虎也不講什末，他默然坐在椅子上，雙手仍然蓋着口。兒子一番話透入他的理解，他的某種能力開始永久地衰弱了。是的，他只不過是個小軍閥——

是的，他只是——一塊小小地盤上的小軍閥，他於是向着自己的手心說：

『但是，我從沒做過強盜頭。』

兒子現在更羞愧，連忙說：

『沒有——沒有——沒有。』他又好像要文飾他的羞愧，他說：『父親，我應該告訴你，等到南軍乘勝打到這裏來，我得躲起來。我的教師這幾年中把我教得很好，他在指望我將來的成功。我已做到我的軍長了，他決不讓我還隸屬在爸爸手下——』兒子的聲音低下去，他向父親霎一眼，露出一脈的温情。

但是老虎不回答，他坐着好像沒有聽見這番話。兒子接着往下說，不時望着父親，好像向他要求什末似的：

『田裏還有那所泥房子，我可以去藏身。他們如果來了，找着我，他們只當我

是個種田人，決不是軍閥的兒子。」兒子說到這裏，微微一笑，想要博得老父歡心。但是老虎還是不作聲。他不懂兒子那句話『我還隸屬在爸爸的手下，』究竟是什麼意思？老虎呆坐着，他一生的苦味透過他的全體。在這當兒，他好像一個人從層層濃霧中，忽然走出來，從自己的大夢中清醒過來了。他看見眼前的兒子，他覺得是個初次相識的人，真的，老虎夢中只是兒子，他照夢中忠實地製造他的兒子，然而今天晚上，兒子站在他的面前，竟像初次和他認識的人，一個種田人！老虎看着兒子，覺得一種以前時常感到的窘困又來侵襲他，這就是他少年時候那所像似牢監的土房子所給與他的窘困。老虎的父親、地裏的老人再度出現了，他把那支帶着泥土的手，放在兒子的身上。老虎看着一旁站定的自己的兒子，又在自己手心裏，向着自己說：

『——不是軍閥的兒子。』

忽然間，老虎覺得他的嘴唇顫着，他的手都按不住，他不能不哭了。他當時一定免不了，假使沒有他那忠僕缺嘴走進來，捧着一壺酒，燙得正熱，冒着熱氣，香味撲鼻。

這老年的忠僕照例望着他的主人，他看見桌上的酒杯又空了，他連忙上前把酒倒在空杯裏。

老虎把手從口邊移開，去拿那杯酒。他舉起酒杯，那酒直送下喉嚨。酒真好——又熱，味兒又好，他舉着空杯低聲說：

『還要點。』

——老虎畢竟不願哭。